



—本國畫—

红色的矿山

（长篇小说）

辽宁人民出版社

www.duxiu.com

紅色的矿山

潘喜廷等编写

王重敏 吳海寿 插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4 $\frac{1}{2}$ 印张·94,000字·印数：1—5,000 1962年10月第1版
196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611 定价(6)0.60元

序

《紅色的矿山》是一部本溪煤矿工人斗争的史书。书的前半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掠夺矿山的罪行，描写了矿工们对敌斗争的经过；后半部歌颂了广大矿工翻身后当家作主，积极建设矿山的英雄、模范事迹。

作者在占有比较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煤矿的罪行，它将给研究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史提供宝贵的史料。同时，作者又进一步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矿山的疯狂的掠夺，不仅使煤矿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也对中国广大矿工进行了血腥的奴役。

但是，本溪煤矿的工人，并没有被这种残酷的统治所吓倒，相反，激起了民族的义愤，向日本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特别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均极大地鼓舞了本溪煤矿工人的斗志，斗争的烈火越烧越猛，使斗争走向了新的阶段，并为中国工人运动斗争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在旧社会，煤矿工人的生活是最痛苦的，不仅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还要受封建把头的层层剥削，书中有诗云：

大把头吃人肉，
二把头喝人血。

全身只剩一把骨，
監工還要骨榨油。

这就是旧社会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吃苦中苦，哪知甜中甜，翻身了的矿工們，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苦尽甘来的道理。因此，解放后，本溪煤矿的工人，真正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主人翁的责任感，繼承和发揚了过去的革命傳統，鼓足干劲，意气风发，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表现了工人階級的偉大本色。

《紅色的矿山》通过真人真事，具体而形象地描写、刻划了解放前后煤矿工人的許多英雄人物。讀后，将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从而进一步发揚勤劳勇敢、发愤图强、坚苦奋斗、团结友爱等工人階級的优秀品德。因此，这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讀。

《紅色的矿山》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潘喜廷等几位同学，在党的领导下集体編写成的。在編写过程中，他們深入矿井，先后訪問了好几百名新老工人，并訪問了当时曾亲自参加地下斗争的不少老同志，还召开过多次較大的工人座談会，广泛征集了意見。辽宁大学同学为本溪市煤矿职工和广大讀者，写出了这样一部富有历史性和现实教育意义的本溪煤矿史，是使人深感兴奋的。为此，我們特向辽宁大学参加編写《紅色的矿山》的同学，致以謝意。

中共本溪市委第一書記 任志远

1952年3月

目 录

序	
一 悠久的历史	1
二 初期的斗争	5
(一) 魔爪的伸入	5
(二) 层层压榨	7
(三) 第一次罢工	11
(四) 八月的风暴	15
三 地下怒火	22
(一) 疯狂的掠夺	22
(二) 矿山血泪	25
(三) 世界采煤史上最大的惨案	32
(四) 中共本溪特别支部的建立	37
(五) 特殊工人	41
(六) 矿山自卫队	43
四 黎明前的战斗	49
(一) 接收大员的“振兴”	49

(二) 国民党的“仁政”	52
(三) 万盛客棧	55
(四) 大鬧白樓	59
(五) 战斗到天明	64
五 解放了的矿山	67
(一) 当家作主	67
(二) 万象更新	71
(三) “煤矿号”雄鹰	76
(四) 大快人心	78
(五) 起宏图	82
(六) 走在时间前面	85
六 跃进的时代	91
(一) 力争上游	91
(二) 青年常胜采煤队	100
(三) 巧夺技术关	106
(四) 开路先锋	111
(五) 爱矿如家	115
七 幸福的生活	123
(一) 愉快的劳动	123
(二) 文化还家	125
(三) 幸福生活	129
后 记	136

一 悠久的历史

廣闊的松辽大平原的东南部，是綿綿不絕的群山。在峰巒起伏、濃烟籠罩的群山深处，太子河两岸，有一座雄偉秀丽的城市，这就是全国馳名的“煤鉄之城”——本溪市。

本溪名胜本溪湖，座落在大堡后山西麓，一泓清泉，水平如鏡，清彻見底，幽雅宜人。湖边的岩石上刻有“本溪湖”三字，本溪就是由此得名。这里还有清朝道光年間的題字“溪湖盛境”，可見其风景的秀丽了。

本溪不只风景秀丽，而且是祖国有名的重工业城市。在环绕本溪的群山中蘊藏着非常丰富的矿藏，这些宝贵的资源現在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發揮威力。其中本溪煤矿的低磷煤，粘結性强，火焰短，火力强，是最好的煉焦原料。

本溪煤田的历史是悠久的，大約在六千多万年以前就形成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我們的先人就发现了这个煤田。那时，散在附近山区的居民，曾經把露在地面的煤块撿回家去燒飯取暖。虽然当时因为科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还没有能力开采，但是急欲征服自然，打开宝山大門的願望却在人們心中燃燒着。关于本溪煤矿的开发，至今还流傳着美丽动人的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漫无人烟。远看山間，

白天霞光万道，采云繚繞，好象太阳就住在这个地方；晚間金光閃爍，群山映紅，好象用一顆顆發光的宝珠子砌成的樓閣。誰也不知道这里埋藏着什麼宝贝，都想揭開这个謎，但是誰也不敢走近她。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个勇敢的小伙子，他提着一柄大斧，神采奕奕地向山里走去。只見他爬到山頂，把大斧高高举起，狠狠地猛劈下去，就听得轟隆一声巨响，霎时，天搖地轉，山崩石裂，宝山的大門被打开了，露出了光亮晶瑩的“烏金”。这段傳說听起来虽然有些神奇，但也的确反映了本溪煤矿悠久的历史。

在一千多年前的辽金时代，我国的劳动人民，就用他們的智慧和双手，打开了这座宝山的大門，掏出天賦的“烏金”，使沉睡千万年的宝藏，醒来为人类造福。元朝时，因为苛政盘剥和連年对外战争，使采煤业逐渐衰落。明朝重視了矿冶业的发展，煤矿又得到开发。当时本溪附近的威宁城有“鉄坊百戶所”，就用本溪的煤来炼“骸炭”（即焦炭）。明末，后金（清）在东北兴起，連年战乱，就又沒有人开采了。

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維護它的統治，在全国範圍內普遍地实行“矿禁政策”，以防止反清志士和各族人民聚众山林进行反抗。加之东北地区又是他們的发祥地，有他們祖宗的陵寢，长期以来被視為“宏基宝地”，唯恐开矿会破坏了“风水”，挖断了“龙脉”，更严禁向东北一带移民开矿。乾隆年間，关內各地土地兼并，尤其山东、河北等地更加严重，大量农民失地破产，逃来东北謀生。因此关內缺乏劳动力，土地荒蕪，賦稅收入减少，国库空虛，財政非常困难。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才不得不放宽矿禁尺度。当时，这里滿、汉、

鮮各族人民所开办的窑业已經有所发展，制造陶土器皿迫切需要用煤燒炼，也促进了煤矿的开发。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盛京將軍弘晌奏請发放“龙章标”^①，清政府表面上允許人民开采，但实际上却为当地的少数滿族貴族、官僚、豪紳、地主所占有。他們招募临时工人进行开发。当时是用极原始的土法开矿。矿坑只有半人来高，黑洞洞的，伸手不見掌。設備也很簡陋，主要生产工具只有鍬、鎬和耙子，照明依靠昏暗的豆油灯。工人劳动时，跪在低矮的窑洞里，借着微弱的灯光，一鎬一鎬地刨煤，把刨下的煤用耙子攪到一起，裝进筐里，再慢慢地爬着拉出来。因为生产方法陈旧，产量很低。从嘉庆到道光初年，以本溪为中心，采掘附近庙儿沟、牛心台、火連寨和八盘岭的鉄矿石来炼鉄，本溪逐渐成为辽南鉄器制造的主要供給地。由于冶鉄业的发展和需要，就使煤矿呈現較为繁荣的景象。

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鴉片战争，打开了清朝閉关自守的大門，不久清政府就和英国簽訂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約——南京条約。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1856年，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同意开放十个“通商口岸”。其中牛庄（后改营口）离本溪很近，交通方便，外国廉价的洋鉄便經牛庄輸入东北南部，本溪土鉄受到排挤，产量大減。本溪煤矿在資本主义国家的排挤和生产技术落后的限制下，就漸漸地衰落了。

到了清末，在外国資本主义的刺激下，又有了发展矿冶业的要求。同时，清政府接連不断地鎮压人民起义，扩充軍

^①“龙章标”是开采煤矿的執照。

备，需要大量煤鉄，加上对外战争失败的赔款，迫切地要求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这样就由原来的消极开发政策，一跃而为奖励开发。本溪煤矿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本溪煤矿的开发，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功績。但因清政府腐败无能，从日俄战争以后，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就窃夺了这座宝山，酿成了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不但使我国的宝贵资源遭受损失，而且中国的广大矿工也遭到日寇的鉄蹄蹂躏，过着悲惨的生活。

二 初期的斗争

(一) 魔爪的伸入

日俄战争后，帝俄在我国东北南部的权益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攫取。随着日寇魔爪的伸入，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乘机来到东北。他看到本溪丰富的矿藏，认为有利可图，用巨款贿赂窑主的“龙章标”，窃取了开采权。1905年，大仓喜八郎拟定了掠夺本溪煤矿的计划。当时由于遭到当地人民强烈的反对，加上五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者犹有余悸，这样，日本驻辽东督军政府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大仓喜八郎的掠夺计划。同时，清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派本溪县知事杨书升和盛京将军赵尔巽出面和日本交涉，照会日本领事禁止单独开发。当年5月，大仓喜八郎来奉天进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又商讨开矿问题。结果，清政府用二分之一的股金，买回来一块“合办”的招牌，创立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贪得无厌的日本强盗，得寸进尺，魔爪越伸越长。1910年又窃取了本溪附近庙儿沟铁矿。大仓喜八郎又在那年再次到奉天，面谒东三省总督锡良，把原来的牌子换成了“中日合办本溪湖

煤鉄有限公司”。这样，日本强盜就在这块“中日合办”幌子的掩盖下，毫无顧忌地掠夺我国的宝贵资源。

当初，“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鉄有限公司”，从表面上看好象平等，股金中日各占一半，高級职员人数也大体相同，但实际上“公司”大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中国人只不过是装潢門面，作为平等的点綴。清政府只能从人家的殘羹剩飯中捞点油水，从不敢过問“公司”里的大事。从“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鉄有限公司”成立的那天起，就明显地暴露了它的本質，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工具。日本强盜利用本溪煤矿的低磷煤、庙儿沟的低磷鉄矿石所冶炼的鉄，制造杀人武器，用来进行侵略战争。他們为了掠夺更多的原料，1915年1月和1917年2月，先后在太子河畔建立了第一、第二炼鉄爐；同时，又建立两座二十吨的小爐，使鉄产量激增。由于冶鉄的需要，对煤矿的掠夺也随之扩大。1918年掠夺原煤为三十七万四千多吨，1919年就增加到四十一万六千多吨。这样的掠夺远不能满足日本强盜的胃口，为了更大量掠夺原煤，他們极力扩大生产規模，不断增添設備，以满足他們貪婪的兽欲。从公司資金的迅速增加，和二十多年来掠夺的数量，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10年公司的資金不过二百万元，1919年就达到七百万元，連矿山設備在內，不下二千万元。不过九年間，資金竟增加了十倍。从1906年到1930年，仅二十五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从本溪煤矿共掠走了原煤达七百多万吨，可見其掠夺竟猖狂到何等地步！

(二) 层层压榨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时期，公司当局和封建把头相勾结，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广大矿工，使矿工陷于贫困和饥饿的境地。本溪煤矿的工人，除一小部分是当地居民外，大部分是由山东、河北等地骗来的破产农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天灾人祸造成土地荒蕪，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啼饥号寒的劳苦大众，为了寻得一线生存的机会，不得不忍饥挨饿四处奔波，这就给矿山掠夺廉价的劳动力，提供了市场。老工人陈天福，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受骗的经历。

陈天福谈论起当年的事情：“那是1917年的夏天，本溪煤矿设在济南的‘招工公所’有一个麻脸、姓郭的把头，大伙都背地叫他郭大麻子。当时他就大肆宣扬矿工的食宿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米白面，牛羊鸡鸭，工资够花，还能养家’。这些鬼话，把不少人的心都说活了。我那时才二十二三岁，还不大懂事，就回家去和我爹商量，想要报名。没等我说完，我爹就不愿意听了。可是，后来年成越来越坏，地里颗粒不收，我弟弟柱子当时才三四岁，爹瞅着我们两个没了娘的孩子，也怪可怜的，就狠了狠心，报上了名。当时领到了三块钱的报名费。不过，画了押若是再想不干，势比登天还难。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人被‘招’到了矿山。一路上受的罪就没法说了。上车时有五十七个同乡，装在一个‘闷罐车’里，在路上连喝带饿，就死了六个，临到下车，只剩下五十一个人了。

“一下車，就被押送进大房子（工人住宅），屋里面黑漆漆的，臭气熏人。夏天悶热，蒼蠅、蚊子到处乱飞，臭虫多得染紅了墙。一到冬天，四壁結滿了霜，冻得整夜不能入睡，我們爷三个摞在一起，那个惨景，正象大伙說的，

房上裂縫露着天，
炕上无席鋪着磚，
睡覺枕着膀膊睡，
身蓋乱草难防寒。

“在大房子里睡覺的时候，象摆餃子一样，一个挨一个。不到十米长的床位上，睡三十个人。晚上怎么躺下的，第二天就得怎么样爬起来。因为我們是新来的工人，鬼子怕我們逃跑，就被赶到‘楼上’（二层格上）去睡。一到夜里，就把梯子撤走，还有打更的監視。有一回，我想大便，知道沒有梯子，就偷偷地往下爬……‘啪！’一只大手打在我的臉上，立时觉得有两股热流从鼻子里冲出来，‘真他媽的捣乱，你下来干啥！’虽然我的耳朵嗡嗡直响，还能听出这是打更的‘孙紅眼’的声音。我連头也沒敢回，就又爬上了床，逼得沒办法了，就把大便便在飯碗里。”

陈天福只是被騙来的千百个工人中的一个。当时公司在沈阳、天津、济南等很多地方設立这类“招工公所”，不擇手段地到处騙人。仅1917年夏天，把头郭大麻子一次就在济南騙来了一百七十多名矿工。这些被“招”来的矿工，从此就走进了人間地獄。

矿工們在这里，不仅要受老板們的超經濟剝削，而且还

要受大小把头、监工，甚至管賬先生的层层盘剝。其中最恶毒的要算大把头，每个大把头往往統轄数百名工人，有的甚至千人以上。他們的剝削方法和巧立的名目，真是无奇不有。任意克扣工人工資，是把头的慣伎。当时一般工人只掙三四角錢（高粱米是一角錢一斤），最多的也不过七八角，新来的工人甚至掙不到一文錢。就是这样微薄的一点工錢，月末发薪时也很难拿到手。把头楊福权就是以放高利貸出名；月初借給工人一元，月末就得还一元二三角錢，这种鬻打滾式的重利盘剝，到月末結賬时，有的工人不但拿不到工資，甚至还欠了他的債。貪污勒索更是把头的拿手戏，公司每年发給工人少許的配給品（其用費从工資中扣除），把头总要从里撈一把油水。罪大恶极的把头楊发有，每次都要貪污配給品一半以上，然后再拿到他在大房子里私設的小卖店里去出售。小卖店里的商品价格往往要高于市場的二三倍。工人掙的少，吃不飽，只好到这里来除賬。

此外，把头們也經常用賭博、吸毒的手段来榨取工人的膏脂。二把头龐飞万，就用設賭抽紅的办法引誘工人賭博，連蒙帶唬，賭來賭去，結果贏的是把头，輸的是工人。龐飞万看到工人刘克孝，多年来辛勤劳动，节衣縮食，不賭博，又不喝酒，身边稍有几个积蓄，就打上了主意，乘刘克孝有病的时候，假惺惺地說：“唉！这个年头真和咱們穷人作对，越穷还越来病，瞅着你实在可怜。我这倒还有点葯，你就拿去吃了吧！”說着从兜里掏出两个用油紙包好的大烟泡，递过来。他看刘克孝还楞楞地不敢接，忙着塞到他手里，假仁假义地說了一大串：“拿着，拿着！沒关系！誰出門在外，还背着房子扛着地，就算兄弟的，往后沒錢，就先欠着吧！”

就这样，一来二去，刘克孝渐渐上了烟瘾。不多久，身上的几个铜板就抽光了。庞飞万看看他再没油可榨，马上露出狰狞面孔，把脸一翻，冲着他說：“哼！刘克孝，俗話說，‘杀人的偿命，欠債的还錢’，我庞飞万可不是財神爷，养不起你，咱們丑話可說在前头。”說着伸出三个讓烟熏得焦黃的手指，晃了晃：“限你三天，若是再不清賬，可別怪我姓龐的手黑！”可憐的刘克孝，已抽得身无半文，哪里还有錢还債！結果三天后，便被光着身子赶出公司，淪为乞丐，在一个大风雪的夜里，冻死在街头。

这就是把头 and 监工們的罪行！除此以外，就連公司里管賬先生，对工人也不輕易放过。老工人張才还记得当年来矿后，第一次領到工錢时，管賬先生李九如就嘻皮笑臉地对他說：“嘻嘻，你身边这几个錢，不如讓我給你保管，什么时候花，就什么时候来拿。大房子里人多手杂，要是讓別人拿去，可就白掙了。”讓他保管的結果，就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沒回路。

工人們每天用血汗換来的一点工錢，就这样，又被他們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层层地勒索去了，正象当时流傳的一首歌謠所說的：

大把头吃人肉，
二把头喝人血。
全身只剩一把骨，
监工还要骨榨油。

这就是工人們对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封建把头、监工

等野蛮罪行的有力控訴！

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共同的命运、共同的遭遇，使工人们結成了患难相共的阶级弟兄，使他們不再感到孤独无力，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斗争力量，满怀信心，向騎在自己头上的吸血鬼进行斗争！

（三）第一次罢工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①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哪里的压迫最残酷，哪里的反抗也就越强烈。当时的煤矿工人受压迫最深，生活最痛苦，所以他們反抗斗争的烽火燃燒得也就更加猛烈。

自从本溪煤矿中日“合办”时起，矿工們就一直不断地对中外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不过，当工人沒有取得党的领导之前，斗争还是自发的，一般常用的斗争方式是磨洋工、破坏工具和逃跑，后来逐渐地引向罢工斗争。

本溪煤矿工人第一次罢工，发生在1919年11月。工人因为挣的少，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物价又飞漲，贫穷和飢餓使工人难以忍受，普遍地酝酿着反对公司的怒潮。最后，终于在11月2日晚間爆发了初次罢工斗争。大家首先推选几个識字的工人，拟出增加工资的請求书，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按时增加工錢五成；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17頁。

- 二、每月休息两天，不扣工錢；
- 三、奖励多出煤的工錢增至四成；
- 四、每月訂于28日发放工錢；
- 五、在适宜的地方設立廁所。

这几点經濟上的低微要求，却被公司当局蛮橫地拒絕了。工人忍无可忍，3日早晨，天剛蒙蒙亮，在附近的小山上就聚集了数十人。后来，人越来越多，有的拿着鑿把，有的拿着鋤、木棍。罢工正式开始了。那些平日专门鎮压工人的守备队，一看工人人多势众，都畏畏縮縮地站在山脚下，不敢上前一步。工人乘势就大喊着“找总办算賬去”，冲下山来。守备队一看工人冲下来了，拔腿就跑。工人罢工队伍浩浩蕩蕩地奔向公司办公处，把公司包圍起来，提出若不滿足他們的要求，就不上工。公司当局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被迫同意每天給工人增加一角工錢，罢工斗争的头一回合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罢工，发生在1925年11月22日。罢工发生的头一天，一个新来不久的年輕工人，因为誤走禁止通行的隧道，被日本监工古野連打帶踢，竟打成了哑叭。这一暴行激起了工人同乡們的憤慨，当天晚上就有几十个人在茨沟清真寺开了秘密会，决定把古野打死，报仇雪恨。

第二天下午，工人們就前往公司抗議交涉，在公司的鉄門外高喊：“把古野交出来！”“增加工資！”正当工人搖撼着鉄門要进去找总办交涉的时候，大把头馬瘸子由里边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見了工人又点头，又哈腰，干笑了两声才說：“弟兄們！有話好說好商量，何必这样……总办的意思，是要大家举两位代表，到里面来談談。”說到这里，他又

笑嘻嘻地补充了两句：“兄弟我向来讲义气，重交情，总办不答应，我姓馬的担保。”工人当时不知道悶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讓曹洪和老魏随着馬瘸子进去了。他們刚到总办办公室的門口，岩賴就滿臉堆笑地站起来，把他們讓到沙发上坐下，茶桌上摆着他俩叫不出名来的糖果。馬瘸子在一边又倒茶，又敬烟，可从来沒見他对工人这样殷勤过。

“諸位为公司效力，辛苦得很，生活上的困难，理当从速解决……我决定三天后給大家每天增加工資半角。”岩賴先发制人地把話題点破了。曹洪和老魏一听岩賴的話，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很和緩，又答应增加工資，也就平靜下来。他們把同乡被打成哑叭的事实說了一遍，岩賴也假装暴跳如雷地激憤起来，馬上把古野叫来，还没等古野站稳，就“啪啪”两个嘴巴，一边打，一边咕噥地罵“八嘎呀路”。他俩一見古野挨了两个耳光，憋了一肚子的怒气早就消了一半。老奸巨猾的岩賴一看他的苦肉計成功了，又回过头来假装抱歉地說：“昨天的不幸事件，完全是出于古野一时的誤会，我代表公司表示歉意。”随着向馬瘸子递了个眼神。馬瘸子連忙取出五百元奉票^①往老曹腰里塞，还假装慈善地說：“嘿嘿！这是总办的一点小意思，請两位不必客气，拿回去，給那位被打伤的小兄弟治一下。”

曹洪和老魏就这样被两个老狐狸精一顿花言巧語欺騙了。可是，事过不到三天，曹洪和老魏就被加上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逮捕起来，其余参加罢工的矿工也被开除出矿，罢工流产了。

^① 張作霖在东北发行的一种纸币。

这次罢工因为事先沒有很好地組織和准备，工人遭到了老奸巨猾的敌人的欺騙，罢工失败了，但是工人却从这里吸取了很大的教訓。他們認識到要想罢工取得胜利，就得紧密团结起来，进行更大規模的斗争。

第三次罢工发生在1926年春天。那时物价上漲，可是工資却分文沒有提高，工人的生活更加沒法維持了。同时，因为坑道里沒有照明設備，水多路滑，容易出危險。于是，工人們結队前往公司，提出他們的要求。馬瘸子又想要过去的花招，似笑非笑地說：“弟兄們！安靜点……总办的意思叫大家先回去上班，至于諸位的要求，公司当局一定尽力而为。”从前工人上了一次当，現在再也不受騙了。大家喊着：“少說廢話，增加工資！”……馬瘸子一看这一招行不通，馬上板着猙獰的面孔恫吓工人：“哼！你們这帮穷骨头，給你們臉，你們不要。不上工，小心打了手里的飯碗！”工人們一听，肺都要气炸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关里人，一个箭步躡上去，一把抓住馬瘸子的脖領罵道：“好兔崽子！我叫你罵人！老子今天非揍死你不可！”接着就是一拳，把馬瘸子打个四蹄朝天。他在地上打个滾爬起来就跑，这时他的那条瘸腿，比好腿蹦得还有勁，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边跑还边罵着：“臭煤黑子！騎毛驢看唱本，走着瞧吧！早晚讓你們知道我姓馬的厉害。”大伙非要砸死他不可，不少工人到他的家門口去等着他，吓得他躲在破鉄車里，一夜沒敢回家。第二天，天剛亮，他就哭丧着臉子去找岩賴。岩賴一看他渾身連泥帶土的狼狽相就都明白了。

岩賴看到工人再也不上他們的圈套，就阴谋策划以更毒辣的办法对付工人，企图用飢餓压服工人，强迫工人复工。

可是坚强的工人，忍着饥饿，一天，两天，……罢工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井下连一块煤也没出。岩赖眼巴巴地看着公司的损失一天比一天大，无计可施了，又加上害怕工人罢工会引起更大的风暴，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7年前，本溪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还没有取得党的直接领导，但它是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发生的，不仅给中日反动当局以有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同时，每一次罢工，都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宝贵的教训，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四) 八月的风暴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和一切革命群众。党为了保存实力，就转入地下领导人民继续斗争。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沈阳建立，先后在东北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中共支部，领导着工人运动，使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仅大连、沈阳、本溪三个地方，就发生罢工运动三十多次，形成了罢工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满洲省委为使富有革命传统、经历几次罢工斗争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26页。

炼的本溪煤矿工人，明确斗争方向，就派人深入到工人中去，直接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五月初，矿上新来了两个青年工人，一个姓孙，一个姓石。两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儿，对人倒挺和气，只是白净的面皮配上那两套破窑衣，显然有些不太相称。工人们都躲着他俩，背地里还叫他们“腿子”（指当时化装成工人的暗探）。可是过了几天，大伙都渐渐地熟起来，不过，总还有些不大敢相信。有的人叫他们两声“老孙”“老石”，也不是那样亲热、自然。

五月节要到了，一年已快过去一半，可是工人一天也没有歇。过节的头一天，大伙刚刚回到工房子里，就听那个姓孙的工人说：“哎！又当了半年牛马，明天就要过节了！”躺在角落里的那个姓石的工人说：“牛马！牛马还有个年节！咱们连牛马都不如！”这两句话一下子说到人们心里去了，大家渐渐由铺上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越说越气愤。只听一个老工人说：“对！常言道：法不责众。明天咱们谁也不去上工，看马瘸子能怎么样！”结果大伙推那两位新来的工人，给大把头马瘸子写去个便条。第二天大清早，马瘸子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大房子，一看工人一个个躺在铺上，气得把瘸腿一跺，破口大骂：“妈的！你们这帮穷骨头，吃饱了撑的。啊！要是今天不下坑，明天就都给我滚！滚！”姓孙的猛地站起来，顶了他两句：“你放明白点，今天歇工可是大伙的意思。”接着姓石的说：“大过节的，还得给你卖命！”说着大伙都爬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吵上了。马瘸子一看自己人单势孤，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穷小子们！他妈走着瞧吧！”就骂骂吵吵地退了障。

从此，大家就自然地和这两个新工人亲近起来。原来这两个人，就是中共滿洲省委派来的孙林、石云两同志。他们就这样在工人中扎了根，开始进行革命宣傳工作，把工人团结起来。

一天，大伙坐在掌子里听孙林講：“把头欺压咱們旁哥們，还不是仗着鬼子和官府的势力，咱們要对付把头，就得大家齐心攥成一股繩，拔它的老根……”正說着，只听巷道口一个工人沒命地喊：“放炮了！快跑哇！”工人們都站起来，跑到巷道口好象准备看什么熱鬧，只見馬瘸子在离巷道口不远的地方，抹身就跑，加上腿又不好使，連滾帶爬，边跑边罵：“王八蛋，他媽的你怎么不早点喊！”守在巷道口的工人詼諧地說：“媽的，早点喊？早点喊給誰听！”逗得大伙哄堂大笑。工人們就用这种办法監視着把头。

另外，工人們还經常在井下磨洋工，使得采煤量一天比一天减少。狡猾的日本总办岩賴，看到这种情况，馬上連續召集了几次公司“要員”、把头的紧急會議，最后制定了毒辣的“新工資制”，規定每个工人的采煤量，迫使工人无法繼續怠工。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天，往往因完不成定額，得不到工資，引起了工人們极大憤怒。同时，又值物价暴漲，“奉票”贬值，工人要求把“奉票”換成銀元，遭到公司无理拒絕。这时，孙林和石云两同志就号召工人們組織工会，团结起来和公司斗争。不久，就在大房子周圍、电綫杆子上出現了“成立工会！”“取消新工資制！”等标語。岩賴也預感到罢工的来临，一面下令不許工人組織工会，一面召开秘密會議，策划武装鎮压工人。于是引起工人更大的憤怒。就在8月21日，召开了工人大会，由孙林、石云两同志起草

四項要求：

- 一、允許成立工會，每人每月拿一角錢作救濟金；
- 二、提高工資，改善生活；
- 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 四、不准打罵工人。

結果，公司不但拒絕，而且扣押了工人代表。這樣一來，工人們個個摩拳擦掌，準備要和公司拚命。就在這緊要關頭，孫林、石雲兩同志号召工人起來罷工，於8月23日下午揭開了這次大罷工的序幕。

8月23日下午5時50分左右，正當交接班的時候，工人們都在焦急地看着燈房子。突然，燈房子上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不停地揮舞着一個纏有白布的鎚把。“罷工了！”從上千人的口中，一齊迸發出來的喊聲震撼了山谷。提着燈，拿着鋤、鎬、棍棒的工人，迅速地從坑口，大房子……四面八方擁向燈房子，人越集越多，轉眼間就集合了三四千人。這時，突然從人群中喊出：“弟兄們！咱們不能餓着肚子賣命，公司不答應咱們的要求，咱們就堅決罷工！”站在南山上的工人們，搖晃着塗着紅色的安全燈，齊聲高喊：“罷工了！”煉鐵廠、煉焦廠、洗煤廠的工人們聽到罷工信號，馬上集合前來參加罷工。雨點般的礦燈從四面八方飛向燈房子，接着就是一片清脆的玻璃的破碎聲，夾雜着人們的吶喊聲，叫罵聲，混成一片。全副武裝的日本守備隊整隊沖上來，隊長羽山舉起戰刀亂砍，“啊！”一聲慘叫，一個工人倒在地上。還沒等這個強盜來得及捧笑，就被後面飛來的一把大鎬砸得腦漿迸裂……“啊！”另一個守備隊長荒木的右臂上挨了一鋤，他扭頭就跑，守備隊的陣容

被冲乱了，鬼子們拖着战刀沒命地往回跑。工人們击潰了守备队，就分兵两路，一路直奔矿务科，一路在張书坤、田冠忠的率领下直奔发电所。“打倒帝国主义！”“增加工资！”“成立工会！”工人們高喊口号，冲出了公司大門。发电所的铁門紧閉着，高高的院牆上圍着一层电网。工人們冲到院牆下，迅速地搭起人梯，上面的工人用斧子砍断电网，翻过院牆，冲入了发电所，馬上关闭电閘，切断电綫，頓時，本溪陷入了黑暗。

总办岩賴的办公室灯光也立时熄灭。岩賴咆哮着从沙发上跳起来，敲打着桌面大喊：“来人哪！”一个日本人，慌慌張張地闖进室内，粗野地喘着气，結結巴巴地說：“总……总……”“八嘎！赶快向連山关、鷄冠山、奉天发电告急，派兵保护我大日本侨民！”

各地守备队接到电报，連夜整队开往本溪，距离最近的連山关守备队当晚就赶到了。

深夜，人們都入睡了，周圍一片死寂。月亮隱沒在云端里，星星象魔鬼一样眨着眼，黑暗和恐怖籠罩着整个矿山。凶狠的日本鬼子，端着寒光閃閃的刺刀，从四面八方大房子逼近。“鬼子来了！”“鬼子杀人啦！”“救命啊！”呼喊声、惨叫声，不断傳來。紧鎖双眉的孙林，猛地揮动了一下手臂，果断地下令：“退往南山！”“南山”两个字象长翅膀一样傳遍了各个大房子，人們都陸續地退往南山。孙林和石云指揮大伙把山下的石块搬到山頂，人們都无言地忙碌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和鬼子拚个死活。鬼子上来了，人們瞪大眼睛看着这群越来越近的野兽，胸中燃燒着复仇的怒火。“打！”孙林一声令下，石头象冰雹一样砸下

去。接着山下发出一片鬼子的惨叫声。鬼子接連两次进攻，都被工人打退了。最后鬼子改变了羊群战术，分三路包抄上来。石头已經擲完了，人們拿起了鋏、鎚和鬼子搏斗。但由于寡不敌众，工人們遭到了殘酷的屠杀。孙林和石云二同志在工人弟兄們的掩护下，突出重圍，安全地轉移了。他們虽然离开了本溪煤矿，但是党领导工人階級斗争的英勇形象却永远活在矿工們的心里。

在軍閥統治下的旧中国，日本强盜公然胆敢在我国領土上，肆无忌憚地屠杀中国矿工四百人之多。奉天軍閥政府竟不加理睬，地方当局也不聞不問，激起了广大工人和爱国同胞的憤怒，紛紛提出强硬抗議。然而，軍閥政府却热衷于向日本討取賠款，結果，賠款几乎全部落入了他們的腰包，可見他們卑鄙到何种程度！

党为了使此次罢工得到广泛的支持，使各界人士了解慘案的真相，召集了“反对日人殘害我同胞外交后援会”，与会的死者家屬紛紛登台控告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憤，大家一致强烈地譴責日寇殘害我同胞的罪行。在全国人民的抗議下，日本不得不宣布撤兵，增加工資，釋放所有被捕的矿工。党还发起了“罢工后援会”，捐款撫恤死难者的家屬。

这次本溪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共滿洲省委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持續很久，經過二十多天才复工。这样的罢工运动，在当时的东北还是空前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奉天麻袋厂、滿蒙毛織厂的工人都先后举行罢工，以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正抗議。这次罢工与前几次罢工相比，它已不是單純的經濟斗争，而且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在党的領

导下，矿工們破天荒地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保障人权，組織工会，并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等响亮的政治口号。矿工們在党的教育下，認識到了无产階級要想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須起来进行頑强的斗争。

三 地下怒火

(一) 瘋狂的掠奪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富饒而美丽的东北，垂涎已久，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这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卖国贼蒋介石，却无耻地奉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迫使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好河山淪落敌手。从此，本溪人民和东北三千万同胞一起，在日寇铁蹄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人間地獄的生活。

1932年，日寇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手扶植了伪滿洲傀儡政府，作为长期奴役东北人民的工具，自己当上了太上皇，控制着整个东北的政治实权和經濟命脉。

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东北变成繼續侵略中国和进攻苏联的軍事基地和原料供应地，于1932年制定了“滿洲經濟建設綱要”。在这个总的、全面掠奪的“綱要”指示下，依照他們所謂“一元制”的方針，于1934年建立了搶劫煤矿的壟斷組織——“滿洲煤炭株式会社”。从此，对东北丰富的煤矿資源，便开始在更大規模上进行了瘋狂掠奪。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大仓喜八郎这个掠夺成性的强盗就暴露出凶残的面孔，乘机撕毁“中日合办”的幌子，吞并了中国股金，驱逐了中国的管理人员。自此，早已名存实亡的“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就完全为日寇所霸占，变成大仓喜八郎的私产。到1935年，狡猾的大仓喜八郎又标榜所谓“日满协和开发矿业”的招牌，勾结伪满洲傀儡政府，将资金猛增了一千多万元。同时把“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改为“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公司的独占、资金的激增，标志着日寇对本溪煤矿资源掠夺的扩大。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进而施展其独霸世界的野心，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举向华北进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出一致对外的抗战宣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抵抗。平型关大战，首战告捷，揭破了日寇“武运长久”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军队风起云涌，深入敌后，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使得日本侵略者十分惶恐，急于扩大军火生产，因此，对本溪煤矿的掠夺就更加疯狂了。在短时期内，又相继扩建了四、五、六坑。1938年5月，“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由大仓喜八郎手里并入“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改为“鞍山制钢株式会社本溪湖分社”。从此，便开始直接为日寇扩大侵略战争而生产。

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的侵略目的，又先后从国内调派来大批的地质学家、勘察队、工程技术人员，对本溪矿藏及资源分布状况，进行空前规模的调查、勘测。他们强占附近民田，立标桩，围上铁丝网，把大批农民从自己的家园

赶走。在扩大煤矿规模的同时，又运用了新的洗煤技术，安装了溜槽式洗煤机、包姆式洗煤机等，并在中央大斜井采用了大型皮带运输机，因而使采煤量迅速上升。1937年产量为七十万吨，1938年就达到八十六万吨，到1941年，仅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采煤量就猛增加到两倍多，可见当时的掠夺是何等疯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张牙舞爪，气焰万丈，妄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全部亚洲，以便实行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野心，因此，就对本溪煤矿开始了空前的大掠夺。只要能够多出煤，哪里煤层厚，就从哪里着手。本溪煤矿只有十七层煤，而一层和二层煤，不仅厚而且好采，于是在“大出煤炭”的口号下，采用了“吃五接，翻二接”的掠夺方法，把矿井挖得乱七八糟。更可恶的是鬼子把支撑煤层的“保安柱”也挖掉，这不仅使煤层遭到严重破坏，被弄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同时也使矿工的生命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对劳动力也公然采取了野蛮的掠夺方式。他们通过伪傀儡政府的“勤劳部”组织所谓“协和义勇奉公队”“国民勤劳奉仕队”；把大批青年学生骗到煤矿，每年还要从东北、河北、山东各地，强行抓来一万多名农民、市民到矿坑当“劳工”，他们到矿后，便在日本法西斯的电网、警犬、刺刀、棍棒的包围下，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遭到非人的待遇，从事着奴隶的苦役。

在日本法西斯残暴统治时期，对本溪资源的掠夺是无法计算的。仅在1931年至1944年，不到十三年时间，就从本溪一地掠走原煤达一千六百余万吨。这些低磷炼焦煤，除一部

分供本溪、鞍山煉鐵煉鋼外，百分之七八十被盜運到日本國內，供八幡制鐵所、海軍工廠、大阪炮兵廠等處使用，用不了的扔到海里儲藏。就是現在日本煉鐵所用的煤，有的仍然是二十年前從本溪掠奪去的。

日本法西斯就是這樣用強盜的方式掠走中國的煤，大量製造殺人武器，然後再來屠殺中國人民。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高唱的所謂“日滿協和”的強盜本質！

在日本帝國主義黑暗統治下的十四年，就是瘋狂掠奪的十四年。日寇所搶走的每一塊煤都滲透着中國礦工的血汗，不僅盜走了我國豐富的資源，而且也欠下了中國人民一筆永遠還不清的血債！

(二) 礦山血淚

人們常說地獄苦，但在日本帝國主義血腥統治下，本溪煤礦工人的生活，比地獄還要苦三分。

談到礦工過去的遭遇，任你隨便問到哪一位老工人，他都會懷着血、淚、仇的沉痛心情，這樣告訴你：說一千道一萬，歸根到底一句話，礦工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吃的陰間飯，干的陰間活，四塊石頭夾塊肉……真是倒出苦水能行船，落下眼淚滴成河。

舊社會，礦工受盡大小封建把頭的層層壓榨。日寇佔有了本溪煤礦後，礦工的脖子上，又增加了一條民族壓迫的鎖鏈。殘暴的法西斯統治，無情的政治迫害，瘋狂的掠奪，簡直把這座富饒的本溪煤礦，變成一座人間地獄。

礦山的周圍，滿布着層層電網；崗樓散落在每個角落，機槍終日對準着礦工。巡邏的日本鬼子，五人一小隊，後邊

牵着一群狼狗，每隔半小时巡查一次。在大門口，端着枪的鬼子哨兵，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两旁还蹲着两条专门执行“天皇”圣旨的狼狗。矿工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这里排成长串，猫着腰，举起双手，遭到“搜身”的侮辱。只要看到哪个工人不随他们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八嘎”“八嘎”地咕嚕不停。有时竟凶殘地唆使狼狗撕咬工人，把人咬得浑身稀烂，鮮血直流，而鬼子却在一旁取乐。所以工人中流传着“上工下工鬼門关，要想吃飯拿命換”的伤心語句。

1943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北风呼嘯，席卷着漫天大雪。在风雪中一群衣服襤褸的小孩，穿着单褲，光着脚，背上背着大过身子一半的破筐篋，正在大門西側爐灰山上撿煤核，一个个冻得紧縮成一团。这时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鬼子牵着两条狼狗，踉踉跄跄走来，其中一个向着小孩一指，两条狗縱身一跃，狂吠着向孩子們奔去。顿时从爐灰山上傳來一陣恐怖的尖叫声。人群被冲散了，两个小孩被狼狗扑在底下，其余十几个，扔下筐篋，边跑边爹呀媽呀地叫喊，拚命地向家中跑去。鬼子看到这种情景，立在一旁发出猙獰的狂笑。

这时工人剛好下班，三坑工人高福祿，剛走到門口，便听見孩子的一片惨叫声。他抬头望去，猛然心中“格登”一跳，清清楚楚看到那被狼狗撕咬着的小孩，正是自己八岁的大女儿，身旁四岁的小儿子正拎着姐姐扔在一边的破篋，两只手冻得象紫銅色，哇哇地哭喊着“姐姐！……”大老高看罢險些气炸了肺，他一手推开門警，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狠狠地照着两个鬼子“砰砰”就是一頓鉄拳，打得鬼子抱头喊叫。两条狼狗看鬼子被打，松开小孩，向老高扑去，

守門的鬼子也随后赶来，又放出两条狼狗相助。四条狼狗和老高撕成一团，老高終因身单力薄，活活地被狼狗咬得稀烂，躺在血泊里。大女儿、小儿子因連咬帶吓，不到两天也都死去了。

請看！中国矿工的命运，在鬼子的魔掌里是多么凄惨。他們，成年累月挖煤的矿工，自己却没有煤燒，只好叫那些刚刚脱离媽媽怀抱的孩子，过早地負起生活重担，在风雪里拾煤核。然而，这些不懂人事的小孩，也要遭到鬼子兽性的蹂躪，日本法西斯的殘暴，是何等駭人听闻！

日寇对本溪煤矿工人的政治迫害，是极其殘酷的。因为这里工人集中，而工人的反抗斗争也很激烈。鬼子也深知工人的厉害，把这里视为“危險地区”，严加防备。鬼子的宪兵、警察和他們豢养的便衣、走狗整天監視工人的行动。日寇在矿里又設立了地下監獄、刑室、狼狗圈、“矯正院”等杀人机关，这是专门来对付工人的。为了消灭矿工的民族精神，不准說自己是中国人，而說什么滿洲人。平时工人只要稍有不滿，就說你通八路、“思想犯”，被扔到狼狗圈里活活咬死；再不，就送到那些杀人机关里，惨遭灌凉水、灌煤油、火燒，压大杠、坐老虎凳子的酷刑。不知有多少工人，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惨遭杀戮。矿工們满怀憤怒地說：“矯正院是閻王殿，进去容易出来难。”每当入夜，不断傳來凄惨欲絕的呼救声，这是日本强盜的狼狗正在撕咬着我們的同胞！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多出煤，滿足他們的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貪欲，是不擇任何手段的。当时，矿井底下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坑下污水沒腰深，通风設備很差，又没有良好

的安全装置，阴暗，潮湿，闷热，叫人喘不过气来。不用說在里边干活，就是站一两个小时也受不了。可是鬼子却强迫工人，每天干十六七个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成年累月看不见太阳，根本得不到休息，再加上吃不饱，身体枯瘦，很多人干着活就昏倒在水坑里。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加上安全设备差，瓦斯爆炸、片帮、冒顶等大小事故，层出不穷，每次都要夺去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的生命。世界采煤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1942年瓦斯大爆炸，就发生在这里，使两千多名矿工丧失了生命。

这种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人生命朝不保夕，每天都是“腰里别着脑袋”下井。所以，矿工们常常是“活着下去，死了回来”。这种凄惨情景，正是：

四块石头夹块肉，
把头喝人血，
石头吃人肉，
都是爹娘生，
葬在石头里。

这是一篇强硬的抗议书，是一篇愤怒的控诉词。抗议和控诉那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和封建把头的盘剥下，矿工累断了腰骨，而所得的工资却是极其微薄。就是这点微薄的工资，鬼子和把头还要巧立各种名目，从工人身上巧取豪夺，真是：

采煤工人生活难，
說起苦楚泪漣漣。
白天黑夜不得閑，
月末不進一文錢。

不進一文錢，也許有人不相信，認為有点“言过其詞”。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老工人赵春林沉痛地回忆道：“1942年冬天，我病倒在家里，半个多月起不来。家里三四天沒燒一把火，沒見過一粒米星。大人还好办，餓了就多喝点凉水，再不就躺在炕上睡覺，可我那剛滿四周岁的三小子鎖柱，餓得在炕上打滾叫喚，‘爹呀媽呀！飯……餓……’叫得我心里如刀攪一样难受。可那年月，哪里来的米！‘米’比珍珠还貴！就这样連餓帶冻，把我那活蹦乱跳的鎖柱，活活餓死在炕上。”老矿工談到这里，眼泪象雨点般落下来，看了一眼又說：“这是当时我們矿工共同的命运。每月領到可怜的一点工資，往往都自身难保，哪有能力撫养自己的儿女。甚至有的孩子媽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剛生下来的亲骨肉，忍痛放在路旁，希望被旁人撿去得以活命。然而，在那吃人的年月，又有誰来撿这个孩子呢！結果，有的却被狗吃掉了。”

矿工終年沉重的劳动，加上飢寒交迫的严重摧殘，个个面黃肌瘦，未老先衰。生活和劳动条件又极端恶劣，工人們每天下班后就都挤在东倒西歪的臭油房里，又矮又潮。冬天四壁透风，滿墙冰霜；夏天，阴湿悶热，蒼蝇滿屋乱飞；而当风雨季节到来，时时有被摧垮的危險。那时候，矿工們吃

的是苦涩的橡子面，发臭的烂土豆；就是这些东西，也还是有限的，有时饿了，只好弄些野菜、树叶、草根来充飢，因此，許多人都患上胃病、气管炎、黑痰病等疾病。这些可怕的疾病，时时都在折磨着工人的身体。

日寇名义上設立了“小医院”，实际却是一个吃人的“閻王殿”。病人进去不但治不好，反而死得更快，还没等咽气，就被这些吃人的魔王把衣服扒光，扔进冰冷的“太平房”里。就是好人，連冻带餓也得活活折騰死。当时矿工們說：“小医院挂号，南天門①报庙。”不少矿工就在这个“济世救人的医院”里，丧失了生命。

老矿工齐永发的死，就是其中最悲慘的一个例子。一次齐永发因和日本监工頂撞了几句，鬼子就把他帶到警卫室里，严刑拷打。經矿工再三求情、下保，才把他解救出来，但他已被打得象个血葫蘆似的。工人又气又恨，但为了救命要紧，就把他送到“小医院”急救。可是沒想到，进去不滿两天，老齐头因流血过多而“休克”（假死）过去，一时昏迷不醒，不知人事。狠毒的日本医生硬說他已經死了，不能得救，就把衣服扒下来，光溜溜地扔进“太平房”里。第二天，就把他装进运死人的木箱子里，运到野外，活活地扔到万人坑里。矿工們痛恨“小医院”說：

小医院，閻王殿，
只見活人进，
不見好人还。

① 南天門是扔放死人的地方。

人死不知数，
白骨堆成山。

矿工的尸体，扔在山上，无人埋葬。每当春天来临，雪化冰消，尸体腐烂，臭气冲天，便成了传染病的温床，因而一到各种传染病盛行的季节，便给矿工带来了可怕的灾难。

1940年至1942年间，连续发生了几次可怕的鼠疫病。得上这种病，十有八九不能活，因为人死得多，矿工们就把它叫“大家瘟”。的确，当时因这种病而被夺去生命的人是无法统计的。大把头卢殿臣手下的一千五百多名矿工，全因患了“大家瘟”而死去，只剩下把头、管账先生等几条狗命。更惨的是有一批从山东抓来的“劳工”，好几百人挤在一间大房子里，因为大房子里有的工人得了“大家瘟”，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不但不给治，反而用电网把大房子圈起来，撒上白灰作为“禁区”，断绝饮食，不准出入。结果把这些人饿死在里面。更凶残的是，鬼子又以防止“蔓延”为名，把发生传染病的地点，连人带房子一起烧掉。

在那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妖魔（日本帝国主义）、穷魔、病魔，时刻在残杀着工人的生命，其悲惨的景象，已达到极点。在一首《头字令》的歌谣中，悲痛地描述了工人一生的遭遇：

鬼子残暴没有头，
把头欺压“穷骨头”，
身上披着麻袋头，
鞋破露着脚指头，

鋪着半片破席頭，
枕着半塊破磚頭，
吃着橡面窩窩頭，
病倒扔進“萬人坑”裏頭，
成羣野狗啃骨頭。

這就是礦工血淚生活的真實寫照，這就是礦工悲慘生活的控訴！

在日本帝國主義血腥統治的十四年里，使這富饒的煤鐵之城，變成了“天天有死人，處處聞哭聲”的人間魔窟。二萬多礦工的生命，被這座魔窟所吞噬。礦工的屍體，填滿了“太平溝”，白骨滿山遍野，把這座秀麗的本溪城，變成了荒涼恐怖的世界！

（三）世界采煤史上最大的慘案

從本溪湖西面，穿過柳塘隧道，向西南半山腰看去，一眼就會看到一個六尺多高的石碑。碑身立了一個巨大的土丘前面，這個土丘就是駭人聽聞的“肉丘墳”！墳裏面埋葬着兩千多死難的中國礦工的屍骨，這是二十年前日本法西斯強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每當工人看見這座令人心酸的“肉丘墳”，悲憤之餘，就會很自然地勾引出一段沉痛的回憶來。

1942年4月26日，在本溪煤礦，突然發生了一次慘絕人寰的大慘案！這是令人悲憤的一天，也是礦工們難以忘却的一天。

這天一清早，外面就淅瀝地落着雨，陰霾的天空中，濃

墨的黑云，犹如咆哮的怒涛，从四面八方翻滚扑来，象要把整个矿山吞噬了似的。阴晦的天气也好似在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

这天下午两点零八分，猛烈发出一声震撼山谷的巨响，霎时，不知道山崩还是地裂，震得邻近的房屋、树木、建筑物都剧烈地摇晃起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慌忙地从屋里跑出来，只见一团团浓浓的黑烟，从柳塘坑口喷出，烟柱直冲云霄，随后整个矿区就沉入烟海之中。

“瓦斯爆炸了……”

“瓦斯爆炸了……瓦斯爆炸了！”

顿时，矿工家属——老人、妇女、小孩一齐拚命地向矿里奔去，凄惨的哭喊声连成一片，真是“哭声直上千云霄”。

人们跑到坑口一看，离坑口十几米远的地方，一位卖香烟的老头，被喷出来的瓦斯崩得骨碎身裂，脑子和碎肉挂在树枝上；小房也被炸得稀碎，木板满地都是。还有一个老头，被坑口喷出的瓦斯抛到五十米外的墙上，摔得成了“肉饼”；坑内的铁轨被炸得扭成了“麻花”，矿车也被崩得成了一堆堆碎铁片，散落在四处。坑内坑外到处充积着血和肉。稍微能辨出尸体轮廓的，也都被烧成焦炭一样，散发出一股火燒的腥臭味。

这时候，矿工家属越聚越多，不一会坑口就挤满了几千人。老人、妇女、小孩哭天号地，悲声震野。妇女们跺脚捶胸，喊着自己的丈夫；小孩扯着大人的衣襟，哭叫着爸爸；老人泣不成声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子……

然而，凶狠的鬼子，在事件发生后，为了封锁消息，掩盖罪恶，并怕引起瓦斯继续爆炸，毁坏矿井，影响开采，于

是，立刻調动了全矿的警备队，把坑口堵死。极度悲憤的矿工家屬，一个个急得直跺脚，恨不得一下子飞过去，把自己的亲人从火坑里救出来。人群开始騷动了，接着便象决堤的江水，汹涌地向坑口冲过去。然而，殘暴的鬼子，竟用棍棒、刺刀，威逼着手无寸鉄的家屬，不准向前一步。一些妇女被逼无奈，披头散发地向电网直冲过去，破开喉嚨喊着亲人的名字，結果在电网上撼动了两下，发出一陣慘絕的叫聲，当即被电死在那里……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亲手制造的世界采煤史上最大的一次慘案——瓦斯大爆炸发生时的悲惨景象！

饒幸沒有遇難的老矿工姜清林，是这次慘案的見証人。瓦斯爆炸的当时，他由于从气眼里爬出来，才从死里逃出。他揭露鬼子的罪恶时說：“瓦斯爆炸后，若不是鬼子馬上堵死坑口，有一些人还可以逃出来，可是灭絕人性的日本强盜怕燒掉煤，竟不顧几千人的生命，立刻把坑口封死。那些沒死的工人，都挤在坑口，但是他們毫不理睬。結果，这些本来可以活命的矿工，就这样被活活地悶死在里边了。”

事故发生十一个小时以后，鬼子逼着工人下坑清理死尸。当工人发现还有沒死的中国矿工时，都急欲上前搶救，却橫遭鬼子的阻拦和毒打，强迫工人必須先抬日本人的尸体。被炸死的中国广大矿工，生前受尽了折磨，死后連口棺材都不給。工人就这样含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在矿井下整整清理了三天三夜，才把两千多名階級弟兄的尸骨忍痛埋葬起来。“肉丘坟”就是用这两千多名遇難矿工的血肉堆成的。

事后，大量无可辯駁的事实，揭破了造成这次大慘案的真相，証明是日本帝国主义不顧矿工的生命安全而造成的。

只要稍微有点采煤知識的人都懂得，在井下采煤，沒有充足的新鮮空气是根本不行的。这天下午，雷电交加，大雨傾盆，坑內停电五六小时。因为沒有电，沒有送入一点新鮮空气，因此，坑內的瓦斯大量增加。这样不仅工人呼吸非常困难，而且随时都有发生瓦斯爆炸的危險。当时，矿工們三番五次地要求升坑，日本鬼子却蛮橫地拒絕工人的合理要求。矿工們只好冒着生命危險，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繼續劳动。由于井下缺少新鮮空气，矿工們吸入大量毒气，个个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已經无法再支持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电所送电了，可是無論如何也送不到井下边。日本鬼子也不去檢查故障，仍然强送电，結果，使馬达高热，发生电火花，点燃了瓦斯，終于引起了可怕的瓦斯和煤尘大爆炸。

这次令人悲痛的大慘案，不知給多少矿工的家庭造成了悲劇，不知使多少孩子失去了父亲，也不知有多少妇女失去了丈夫！現在还是讓我們看看工人李志克的家庭遭遇吧，李志克死后，他那年迈的老母，由于想念儿子，哭瞎了眼睛。他那六十多岁的父亲，也因儿子死去，終日喝不下一口水，咽不下一口飯，整天到山上跑来跑去，呼喚着自己的儿子：“志克呀！你在哪儿……”“儿子呀！快来叫爸爸看看……”老人的双脚跑遍了山崗，老人的呼喚，足有千万遍，可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却只是从山谷傳回来的凄慘欲絕的呼声。几天以后他就瘋了。

老两口，由于过度思念儿子，不到几个月就都先后离开了人間。

、这次亘古未聞的大慘案，震惊了全世界。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蒙蔽世人耳目，減輕它的罪責，便假惺惺地在“肉丘坟”前，立了块沾滿血迹的石碑，美其名曰“殉职产业烈士之碑”，“紀念”死亡矿工。同时，又假惺惺地装出一副“慈悲”的面孔，給死难家屬几十元撫恤金和一块“更生布”。請看啊！强盜杀了人，想立一块石碑，給几元錢了事！这就是法西斯刽子手“仁义道德”的實質！是何等的无耻！

碑文上刻着“一千三百二十七名矿工遇难”。这个数字也純屬捏造。这是日寇害怕自己的法西斯罪行才故意抹煞慘案的真相，把两千多死难矿工写成一千三百二十七名。事后，据当时幸免于难的老工人說，在清理尸体的时候，鬼子只把能够保存下完整尸体的人記下来；那些被瓦斯崩碎的、被燒成灰烬的已經辨不出完整尸体的遇难工人，还要有一千多人，鬼子根本沒有把这些人算在內。

此外，我們从事件发生当时，伪庄河县长就死亡人数問題与本溪煤矿当局进行交涉中，也可得到旁証。本来庄河送到本溪煤矿一千五百名“劳工”，在这次瓦斯爆炸时，全部遇难；但鬼子在通知庄河县时却說，只死了五百人，对其余一千人的死亡，避而不談，企图隱瞞自己的罪行。伪庄河县长对其余一千人的下落沒法交代，就直接上訴伪新京高等法院和煤矿当局进行交涉。从中我們便清楚看到，鬼子仅对庄河一县就隱瞞一千人之多，其他各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些材料充分說明，日本强盜屠杀两千多中国矿工的罪行，已經是鉄証如山，无可抵賴的了。

在碑文中又恬不知耻地說什么“筑神祠以妥幽魂，諸君九泉有想当含笑瞑目也”。两千多名矿工丧失了生命，抛下了白发蒼蒼的老母、怀抱幼儿的妻子……这些孤苦无依的死

難矿工家屬，他們以后的生活如何維持啊！這怎么能使亡者“含笑瞑目”！

1942年的瓦斯大爆炸，日本帝國主義又奪去了中國兩千多名矿工的寶貴生命，這是一筆無法償還的血債！日本法西斯這一慘無人道的罪行，將永遠逃脫不了人類歷史的譴責！

鮮血染紅了矿山，仇恨激起了反抗的怒火！

（四）中共本溪特別支部的建立

1931年日寇侵占我國東北後，為了進一步擴大其侵略範圍，便獨霸了本溪煤矿。從此，日寇對本溪煤矿的統治更為嚴密，更為殘酷，特務組織星羅棋布，“特高系”和“矯正院”無時無刻不在殘害工人。在這種統治極端殘酷的情況下，黨為了加強對本溪煤矿工人運動的領導，在1932年中共滿洲省委遷哈爾濱後，沈陽、本溪、撫順等地黨的地下組織便由中共奉天特委領導，同年建立了中共本溪特別支部。

9月中共奉天特委派李兆麟同志（化名李烈生）到本溪任支部書記。李兆麟同志深入到工人中去組織抗日救國會，進行抗日宣傳工作。不久兆麟同志因病調轉奉天，從此，支部書記就由孫乙泰同志擔任。

1932年10月的一天傍晚，一列由奉天開來的快車，緩緩地駛進了本溪車站，終於停在站台旁。旅客們紛紛下車，走向出口。人群中夾雜着一個青年農民，他不時地環顧周圍，似乎想發現些什麼。突然，眼前一亮，便直向一位穿得破爛不堪的老工人走去，到了面前有禮貌地問：“老大爺，借光，我打聽一下，這裡有個茨溝嗎？”“啊，有！”老人瞅着他微微有些激動，又補充了一句：“我就是茨溝的，你要找誰？”

“找一家姓王的。”“叫什么？”“人家都叫他山东王，他是我叔叔！”老人仔細地端詳着这个年輕人說，“你，你是子名？”“二叔！”老人感叹地說，“唉！十多年沒見面了，你看，咱爷俩見了面都不認識了！”爷俩唠着家常走出車站，直奔茨沟。到了家，老人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說：“王同志，这回可真把你盼到了。”原来这个农民打扮的青年人，就是中共奉天特委派到本溪特別支部，担任支部書記的孙乙泰同志。他来到本溪后，化名王子名，就在这位进步工人老王头家里落了脚。

老王头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矿工。因为他为人直爽，講义气，爱打抱不平，又是山东人，大家就送他一个“山东王”的綽号，这样，本名渐渐就讓大家給忘了。李兆麟同志在本溪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位靠近党的进步工人。这一次接受党的指示，把孙乙泰同志接到自己家里。从此，孙乙泰同志就以普通工人身分作掩护，在柜头上挂了名，和工人們一起下坑劳动，深入工人，领导本溪煤矿的工人运动。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好的落脚点，很快就和不少矿工交上了知心朋友，經常和工人們談心，启发他們的阶级觉悟，并且常常用講故事的形式，来宣傳革命思想。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天上沒有一顆星星，事务科的勤杂工人徐殿浮、宋恩堯和姜殿魁三个人，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三个人边走边唠。“小宋，你說什么是帝国主义？”徐殿浮似乎要考一考他的同伴。“帝国主义？”小宋不加思索地說，“帝国主义就是强盜！”他狠狠地說完最后两个字，还覺得不够解恨。姜殿魁接过去說：“对！老王（指王子名）說过，帝国主义不仅是强盜，而且还是一个燒、杀、

搶、掠，什么都干的大強盜！”三个人說着翻过了一座山，远远看見前面北山腰上的一点昏暗的灯光，象星星一样在那里閃爍，給路人指示方向。三个人一直朝它走去。越走越看得清楚，这是一間破板房，孤立在山腰上，走到跟前，老徐推門一看，嚯！屋里密密麻麻地坐滿了人，足有二三十！老王还在那盞豆油灯前講着什么，这已經是老习惯了。三个人悄悄地走进来，找一个墙角坐下。显然，他們迟到了。只听老王在繼續講：“……在那个国家里人人都平等，誰也不剝削誰，工人和經理都是一样；因为在那里就是由象我們这样的工人管理国家……往后咱們中国也要变成这样的国家。”一个青年工人不解地問：“老王，咱們現在連飯都吃不飽，可得哪年哪月能变成那个样啊？”老王笑着給他解釋：“对！你說的对，可是咱們現在为什么吃不飽飯呢？这就是因为讓鬼子、把头、監工們給刮去了，所以咱們眼前就得先打倒它，然后再来建設这样的国家！”“哎呀！这些人怎样才能打倒呢？”不知誰問了一句。“怎么打倒？你看咱們矿里有多少經理、把头、監工？又有多少工人？只要咱們大伙一条心就不怕打不倒它！”……这些話深深地印在工人們的心里。他号召工人們團結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直到現在，还有一些参加过會議的人清楚地記得他的講話。此外，孙乙泰同志还常在这里給工人們念宣傳抗日的小册子，念完后就把它藏在石縫里。孙乙泰同志就利用北山上这间破板房，进行革命宣傳，把进步工人團結在党的周圍；又以这些人为核心，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本溪特別支部，由徐殿浮（現名徐繼言）担任支部書記；并且秘密地組織了工会等群众性組織。党通过这些群众性組織，广泛地发动和教

育工人，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培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吸收了一些優秀的工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黨組織還經常印發大量宣傳品。1933年的“五一”節前夕，黨支部為了印發大量傳單、標語，把油印機搬進了沈陽日本租界內一間破瓦房里，日夜趕印。印完後，由化裝成商人模樣的徐殿浮等同志，帶回本溪。“五一”晚上為了把傳單散發出去，老王頭的家里又聚集了好幾個人，大伙核計着怎樣出去張貼……

天黑了，外面下着毛毛雨，正是夜班工人上工的時候，公司門前站着一個日本哨兵。突然，在離公司不遠的地方傳來一陣叫喊聲：“你，你凭什么打人？”“哎喲！”“嗨，揍！揍死這小子！”喊聲越來越大，似乎有人在這里打起了群架。

那個日本哨兵聽他們越叫越凶，就跑過來干涉，冲着大伙喊：“八嘎呀路，你們什么的干活？啊！”大伙看來了日本哨兵，就連拉帶扯爭着要他評理，把他圍個水泄不通。工人們仗着人多，一邊吵着一邊動手，把個日本哨兵搞的直冒火，掄着槍，說着生硬的中國話吓唬工人：“八嘎呀路！滾！通通的滾！快，快！死了的有！”

這時，趁着哨兵離開了公司大門，徐殿浮領着另外幾個工人搭起了“送羅漢”，把標語和漫畫高高地貼到公司的牆上，門上。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上班時，僅在大房子附近的牆上，就發現了五六十張五顏六色的標語，上面寫着“打倒日本鬼子！”“工人兄弟團結起來！”“監工真可恨！”等口號。還有幾幅三十二開紙的漫畫，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掠

夺中国煤炭的罪行。与此同时，从坑里上来的煤車上也出现了用白粉笔写的口号：“我们不給日本人干活！”“我们不再做牛馬！”

这时党还出版过不定期的油印《矿工小报》，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意志，显示着工人阶级在不断成长壮大。此外，党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矿工中秘密地发展“矿山义勇軍”，准备随时打击日寇。由于日寇的統治非常殘酷，使得这个組織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只有孙世义、杜貴生等矿工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逃出牢籠，参加了东北抗日联軍，拿起武器，直接和日寇战斗！

这时，工人中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日本鬼子被大房子附近的战斗口号吓得惊慌失措，派出大批警察和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1933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徐殿浮、楊玉兴等三十多名同志被捕入獄，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此，日寇对本溪煤矿的統治更加殘酷了，使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更艰苦的时期。但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党始終坚持了斗争，沒有离开过本溪。1938至1940年間，楊靖宇將軍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軍，时常活动于本溪附近（并在山沟里开过軍事會議），鼓舞了本溪人民和广大矿工的抗日斗争。他們深信，不管敌人統治多么殘酷、多么严密，党是不会放弃领导工人斗争的。

（五）特殊工人

在本溪煤矿东南方的山坡上，有一排旧工房，这就是伪滿时特殊工人住的地方。那时，在这房子周圍，圍有几道鉄

絲網和電網。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小崗樓，密密麻麻地佈滿了它的周圍，各樓內伸出的機槍，都對準院內。院外，荷槍的日本哨兵來回地走着，不時地有一隊全副武裝的守備隊牽着狼狗走過，不停地在電網旁邊巡邏。夜晚，斜射過來的探照燈光，把電網周圍照得如同白晝。這裡充滿了陰森恐怖的气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所謂特殊工人，就是被俘的抗戰人員，這裡有八路軍、國民黨軍和中央軍，另外，還有從山東、河北等地抓來的農民。他們在日寇的嚴密統治下，過着非人的生活，從事着繁重的勞動。每天下井勞動時，都是在兩排刺刀的嚴厲監視下，一直被押到坑口，交給把頭、監工看管。在勞動中不許和任何普通工人接觸，把難干和最危險的工作分給他們。

日寇為了嚴密地監視、管制和區分他們，除了按班、小隊、大隊等形式編制外，還在他們身上加上代號標志：“05”是八路軍，“01”是老百姓，“02”“03”是國民黨軍和中央軍。

那些被俘的抗戰人員，一旦被送到這戒備森嚴、陰森森的人間地獄里，就完全與人世隔絕，過着集中營的生活。

儘管日本鬼子統治得這樣嚴厲、殘酷，也不能使特殊工人屈服。

特殊工人反抗日寇的鬥爭，是以其中的八路軍戰士為主，還有老百姓和國民黨軍、中央軍的下層士兵。在特殊工人中，以山西中條山被俘的八路軍戰士中的共產黨員為基礎，秘密地建立了地下黨組織，進行了抗日愛國教育，使成分複雜的特殊工人團結在黨員的周圍，形成一支堅強的戰鬥隊

伍，与日寇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从战场上巧妙地保存下来一支手枪（拆成零件分别掩藏起来），时刻准备着拿出这唯一的武器和日本鬼子展开斗争。

党员同志和八路军战士在坑下劳动时，乘把头 and 监工不注意，便偷偷地跑到普通工人中，通过谈话来启发和教育矿工，逐渐地把普通工人也团结起来了，力量更加壮大了。在鬼子的眼里，特殊工人是“一根刺”，把头和监工也都不敢放肆地压服特殊工人，怕特殊工人的突然惩罚。在坑内，特殊工人与鬼子的搏斗也常常发生。有一次，因为冒顶事故，把一个特殊工人压在下边，鬼子威胁工人不准抢救，工人集体围上来，吓得鬼子落荒而逃，大家便很快地把那个人扒出来，救活了一个伙伴。他们每次打鬼子和把头，都是一齐动手，骂也一齐开口。打时由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战士带头，其他工人随之动手。矿工中流传着“鬼子和把头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侮”，就是指这个说的。

自从1942年瓦斯大爆炸后，日本鬼子对特殊工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了，而特殊工人的反抗也就更加强烈。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组织逃跑。最初逃跑的规模较小，经常是三五个人。鬼子为制止特殊工人逃跑，采用最毒辣的“联保法”，一人逃跑，全班遭殃。后来工人们便组织起来全班逃跑，规模也大了。

1941年7月20日，天刚蒙蒙亮，外面下着大雾，伸手不见五指。“嘟……”集合的哨声响了，日本守备队急忙跑出警备室，押解着特殊工人正在向大门走去。这时，日本守备队员角田在大雾中失足连人带枪掉进门旁边的水沟里。在角田监视下的九个特殊工人，乘机闪到一排大房子后面，把身

体伏在大树干上。听着其他被押解的特殊工人的脚步声越去越远，一切都渐渐恢复平静。“走！”一个人轻轻喊了一声，大家慢慢地爬下了树，摸向门岗……门岗里的伪军显得有些疲倦，正在哈欠连天地咒骂：“他妈的！这个王八蛋怎么还不来换岗？”突然传来脚步声，伪军以为有人来换岗，轻轻喊了一声“老李！”对方没有回答，却一个箭步蹿上来：“是朋友的别动！钥匙交出来！”一个特殊工人手里握着大鎗监视着他。其余的八个人也都拿着锹、鎗逼上来。伪军一看，人多，手里都拿着家伙，吓得战战兢兢地说：“是……是……”一面从内衣里掏出钥匙，递给特殊工人，嘴里还在哀告：“朋友！绑上我吧！要不，日本人也饶不了我！”一个人过去开门，剩下的几个人就七手八脚地解下伪军的裹腿把他绑起来，嘴也给堵上。“快！别忘了枪！”开门的人在招手喊他的伙伴，几个人拿起伪军的枪，冲出了这个牢门。等到日本鬼子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特殊工人们就这样经常地乘敌人不备，组织集体逃跑，有时也乘电网没电时，用大斧子砍断电网，冲出牢笼。1942年的一天夜里，就有一批特殊工人砍断电网，冲出去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

1945年4月，特殊工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逃跑，后来被一个叛徒国民党员出卖了。当晚，日本守备队就按黑名单到大房子逮捕特殊工人，结果共产党员杨希堯、潘庆高等同志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敌人用尽了酷刑，得到的只是破口大骂。第二天清晨，日本兵端着枪跑到普通工人的房子里大喊：“出去！出去！通通的出去！”用刺刀把工人逼到南山下的一个空场上集

合，鬼子为了“杀一儆百”，当场枪杀了楊希堯和一名青年。楊希堯同志在敌人枪口下临危不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后，从容就义。

特殊工人的反抗斗争，虽然遭到了日寇的血腥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直到光复冲出牢笼的前夕，这种斗争都一直没有间断过。

(六) 矿山自卫队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打败了日寇所吹嘘的“陆军之花”——关东军，解放了东北。从此，东北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光复的前几天，鬼子们个个没精打采，往日那种耀武扬威的“武士道”精神一扫而光。有的日本监工在坑内对工人说：“你们要太君的当了，我们要苦力的干了。”

形势虽然如此，但迫近死亡的日本鬼子，仍然进行临终前的挣扎，迫使特殊工人整天在山上挖战壕、修工事。一天晚上，他们照样被押回了大房子，大家在一起小声地谈论着：“咱们整天修工事、挖战壕，连煤也不挖了，大概小鬼子要完蛋了吧？”“嗯，鬼子尾巴长不了，你看小鬼子一个个晃晃的没精打采，连咱们的‘卫兵’都好象少了几个。”共产党员陶树春向大家提建议说：“看来，鬼子是要完蛋了，说不定会下毒手，现在倒不如乘它兵慌马乱，哨兵少了的时候先干掉他！”“对！”大伙都议论着如何冲出电网。当晚特殊工人就用斧子砍断电网。日本哨兵发现有人砍电网，便

发出一顆信号弹划破了夜空。可是，四周还是一片死寂，日本鬼子并没有来镇压工人，只用刺刀把特殊工人逼回了大房子。

8月15日的清晨，人们发现崗楼里没有鬼子了，就砍断电网，一起冲出牢籠。只見鬼子們跪在神社前痛哭流涕，对着一輪紅日默哀祈禱，但已无济于事了。历史的車輪碾碎了“大日本帝国”的社稷，神圣的“天皇”已淪为人类的战犯，鬼子們只剩下料理后事了。

冲出电网的特殊工人，为了保护矿山免受日寇的破坏，并配合我軍收复本溪，就在陶树春领导下，按班、排、連、营的編制組織起来，当天在茨沟召开了矿山自卫队成立大会。次日又扩大成独立团，陶树春担任了团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員賀覚民担任团长。这支用鎬把、木棒武装起来的独立团，打开了倉庫，重新“装备”一番，每人换上了一套新工作服，脖子上圍条白毛巾，并戴上临时做好的臂章，浩浩蕩蕩地开向本溪湖車站。一到車站，就派几个代表出去喊話：

“路警弟兄們！現在鬼子垮台了！咱們都是中国人，应当保护咱們自己的矿山，希望你们自动放下武器。”铁路警察紛紛放下了武器。独立团繳了路警的枪械之后，队伍又直奔市内警察局，把警察局也繳械了。然后，武装的矿工們，四处出动抓鬼子，抓把头。

正当这支队伍处于节节胜利，迅速发展的时候，队伍里殘存的“02”“03”等国民党軍和中央軍原形毕露了。在独立团团长賀覚民的办公室里，經常出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这个敗类已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几天前还在受着的非人待遇忘得一干二淨，开始勾結奸商、把头，进行投机倒把。有一次，賀覚民暗中勾結商务会长譚胖子盗卖矿山設備，結果

遭到矿工們的阻止，譚胖子就跑來向他求援。兩个人在办公室內的一段談話，却被他的一个勤务兵听得真真切切：

“賀团长！咱們这笔生意做成了，油水可不小哇！”这是譚胖子的声音，只听他接着說：“不过，就是那些煤黑子不大好惹，昨天我派去的人差点沒叫他們打死。还得請团长派去几个弟兄走一走。”只听賀觉民慢条斯理地說：“这，恐怕不太妥当，我只能暗中伸手，要我公开派人，这可和我独立团的名譽有关哪！”“啊！賀团长，这何必，将来这笔生意办完你就随便拿好了，只要給兄弟留一碗飯也就够朋友了。”賀觉民好象笑了笑才說：“我賀觉民倒也不是这么小气，只是現在軍心不安，你不知道团里还有共产党的势力！”

“啊！共——产——党？我听說你們那个什么主任就是个共产党，你怎么能和这种人共事？”賀觉民好象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沒接着說。轉了轉話題，又談起了生意……

賀觉民就这样勾結和掩护奸商进行投机倒把，中飽私囊。并且为了拔除他的眼中釘——共产党，积极策划政治阴谋。在一次所謂他們的內部會議上，无耻地对他的那些亲信、娄罗們宣称：“弟兄們！当前局势还不大安定。最近，蔣委員長电令全国軍民，要我們保存实力，准备迎接中央政府的接收。目前，我們可是直接和共产党打交道，千万要牢牢地抓住实权！听說东北行轅主任杜聿明，馬上就要飞往沈阳。只要我們保住了独立团，到时候一交，弟兄們的前程自然包在兄弟身上……”

賀觉民一心一意想把独立团交給国民党，作为自己进身的台阶。因此，就在团內公开排斥共产党员，把一些重要职务指令他的亲信、娄罗們来担任，并公然在团部門前挂起了

臭名昭彰的青天白日旗，充分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的本質。

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革命隊員們，決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獨占抗戰勝利的果實。在黨組織的會議上，陶樹春號召大家：“同志們！礦山是人民的財產，保衛礦山，把它交給人民是我們每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我們不能聽任賀覺民把礦山交給他的主子蔣介石，一定要把工人團結起來，堅決和他鬥爭到底！”就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兩項決議：一方面向工人們宣傳教育，揭露賀覺民等人的丑惡罪行，號召工人們起來堅決與他們進行鬥爭；另一方面，決定派雷振川同志帶領一部分隊員，前往迎接八路軍收復本溪。不久，雷振川同志就帶領一百多名隊員出發了。臨行前，陶樹春抓住雷振川的手，一再囑咐：“老雷，砂鍋搗蒜，可就在你這一錘子啦！別忘了這是幾十萬本溪人民的期望啊！”雷振川激動地說：“放心吧！陶主任，只要我雷振川在，一定要把咱們自己人找來！”說完，他就率領戰士們離開了本溪。一路上跋山涉水，歷盡了千辛萬苦，終於在錦州遇到北上的我八路軍十六軍分區。會合後，來到沈陽，隨即開到本溪。賀覺民看看大勢已去，美夢落空，就只身逃出了本溪。從此，獨立團改編為十六軍二十一旅六十二團，轉戰於安東、沈陽等地。

1945年9月，我軍正式收復了本溪，礦工們做了礦山的主人。同年10月，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工會。11月進行了清算把頭的鬥爭，並着手改善工人的生活。

正當人們喜慶勝利，歌唱翻身，重建家園的時候，萬惡的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扶植下，發動了內戰，瘋狂地進攻解放區。我軍為了有計劃地擊破國民黨的進攻，撤出本溪南下，礦工們揮淚送走了自己的親人。

四 黎明前的战斗

(一) 接收大員的“振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准备重建自己的家园。卖国贼蒋介石却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峨眉山，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发动了内战，大肆进攻解放区，企图抢夺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

1946年5月，蒋匪二〇七师“青年军”侵入本溪。就在第二天下午，在本溪煤矿公司门前，由几个公司的伪高级职员和把头们组成的稀稀落落的欢迎人群，似乎在等待着迎接什么显要人物。正在这时，两辆飞驰着的“吉普”车，在公司门前停下了。在几声有气无力的掌声中，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着西服的胖子，他就是由南京飞来的“资源委员会”接收大员——张耀增。他耀武扬威地把公司巡视了一番后，就在当晚的欢迎会上，对着那些摇尾乞怜的伪职员和把头们说：“……承诸君的鼎力，为国家保存了财产，这也算大家的功劳，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央政府马上就要着手振兴实业。兄弟是个外行，本矿今后的发展也就有劳各位了……”同时，把日寇统治下的“鞍山制铁株式会社本溪湖分社”改

称为“资源委员会本溪湖煤铁公司”，并在沈阳設了駐沈办事处。这个强盗，从此就把矿山当成他的私产。那些伪职员，罪大恶极的把头、监工們，搖身一变，倒成了护矿的“元勋”。在人事安排上，除了張耀增带来的亲信娄罗外，矿山的要职多由旧日的伪职员和血債累累的把头来担任。張耀增来矿不久就跑回沈阳駐沈办事处去享清福，从此，煤矿的厄运就又来临了。

这些匪徒們侵占了矿山后，除了一切都因襲日伪旧例外，又增添了一群新的恶狼，开始了他們“振兴实业”的计划，把宝贵的物品拿出变卖，笨重的机器就拆成零件出售。从一条破皮条到大机器，凡能卖錢的都不放过，以求盈飽其私囊。从下面一首民謠中，就可以看到国民党对矿山的“振兴”：

国民党，真混蛋，
打着“接收”装大蒜。
来到矿山到处串，
拆卸机器真不慢。
沒有車运用肩担，
送到沈阳把錢換。

就这样，在国民党“振兴实业”的招牌下，煤矿被摧殘得破烂不堪，处于瘫痪状态，生产几乎全部停頓。1946至1947两年，本溪煤矿除发电所和煤矿部直屬的一、三坑尚有一絲活气外，其余全部停止了生产。就是生产的矿井，井下水位也不断上漲，据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給美国經濟調查委

員会的报告材料中說：“煤矿水位繼續上升，現在很难說我們在一年內，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另外，我們再來看一看国民党当局的統計材料。材料上写道，要具备下列条件才能恢复生产，

电力供应：1947年6月需三千二百瓩。

运输方面：电力機車十四輛，經常用的运煤機車一千二百輛，运木貨車二百輛。

头灯：三千六百个。

从他們自己的口中，就不难看出，当时煤矿的破坏情况：

国民党反动派也和日本强盜一样，为了追求利潤，只去开采厚而易采的煤层。这种盲目的开采，对煤矿的破坏极大。不关心生产安全是他們的慣例，明知危險还逼迫工人去开采，所以伤亡事故常常发生。仅1947年4月2日的一次透水事故，就死亡工人六十一名，但反动派对矿工的死活，却抱着滿不在乎的态度。

本溪解放前夕，国民党匪徒的末日来临了。他們为了作最后的掙扎，在北山、南山、太平沟、火連寨和平頂山等处大修战壕。坑里的运输軌道、坑木等都变成了修碉堡的材料；为了解决夜間挖战壕用的照明設備，所有的矿灯都被搶去。同时，更加瘋狂地加紧破坏矿山，使經久失修的五坑和七宝砬坑被水淹沒。各坑口的扇风机室，选煤厂的汽爐、汽包，柳塘大斜井汽爐器都被破坏和恣意盜卖。国民党逼着工人日夜不停地挖战壕，使矿井成了暗水沟，矿內房舍多半倒塌，沒倒的也都弄得缺門少窗。惨遭浩劫的本溪煤矿到处是殘垣断壁，滿目荒凉。这就是国民党接收大員的所謂“振兴实业”！

(二) 国民党的“仁政”

当年，侵入本溪的除二〇七师外，还有蒋匪的两个军。一个是赵公武的五十军；一个是李正一（李大麻子）的二十五军。这几支由地痞、流氓和无赖之徒纠合起来的杂牌军，到本溪后，抢掠打劫，无恶不作。在他们统治的两年零七个月中，把本溪变成了强盗的世界。

这几支杂牌军，为了扩充实力打内战，一到本溪就大肆招兵买马，结果插出招军旗，没有当兵人。于是，就公开进行抓兵。开头还只抓青年人，到后来，根本不管什么老少，见人就抓。为了抓兵，匪徒们几乎全军出动，拉着保甲长，在矿区和市内按户搜索。当时国民党抓兵的情景，老矿工叶连荣回忆自己的一段经历时说：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忽然两个端着刺刀的国民党兵冲到屋里，我一看不好，跳出后窗，直向南山跑去。‘他妈的，跑了！’两个国民党兵叫骂着，追了上来。我一连拐了几个弯也没把‘尾巴’甩掉，眼看前面山穷水尽，心里更急，看看实在甩不掉了，就又拐过一个弯，钻进路旁的一个露天厕所里。

“‘没了？这小子一定藏起来了，搜！’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不见了人。

“我在里面一听，心想：坏了！找上门来了。一横心就钻到粪坑里，粪水直没到下巴底下……直到天黑，我才慢慢爬出来，跑回家。刚一进家门，就把昨天吃的糠菜团和早晨喝的野菜糊涂，全吐了出来。还没等脱完衣服，就听得有人敲门，接着是保长叫开门的喊声。

“‘杂种！你要来硬的，今几个就和你拚了！’我心里暗想，随手拿起了一把斧子钻到板铺底下。保长进门来，一眼看见地上吐的和一件满是大粪的裤子，心里就明白了八成。可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干笑了两声说：‘老叶！这何苦，我又不是来抓兵，何必躲着我。’我想，躲也躲不过了，不管死活出去吧！‘老叶！你光躲着不行，这回上边是按册子要人，跑了和尚可跑不了寺啊！你要一走，别说你们家，就是我保长也担当不了哇！不过，这年头兵荒马乱，当兵，可真是玩命。我看只要你出几个钱，咱们是老街坊了，我给你跑跑腿，上下打点打点，也就了了这桩心事。’

“我明知道他耍敲詐，但没有办法，只得好说歹说，答应三天凑足一千八百元钱，这样，才算逃脱了这场灾祸。”

这就是当年叶连荣同志逃脱抓兵的一段回忆。不过，这还总算侥幸；至于被抓去的，那就更惨了。那时，为了逃避抓兵，不少矿工连家也不敢回，整日躲在矿井里，不敢出来，深夜才提心吊胆地出坑弄点东西吃。时间长了，终于被国民党发现了，于是就派兵死守坑口，但是矿工们不愿意给它当炮灰，宁肯在里面忍饥挨饿，甚至用煤来充饥也不出坑。在国民党统治时真是把人变成了鬼。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它的独裁统治，继续打内战，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死守本溪，日夜不停地挖战壕，修碉堡，由柳塘挖到南山，由南山又挖到蚂蚁村沟；直到火连寨为止。为了挖战壕，把大部分矿工抓来，挖到最紧急的时候，连很少的一部分正在采煤的矿工也被拉来，迫使仅有一丝活气的一坑和三坑也全部停工。广大的矿工和市民，在国民党匪徒的枪托、木棒、刺刀的威逼下，受尽了鞭打脚踢的苦

楚。他們勞苦一天，有時連一頓飯都吃不到，不知有多少人
在挖戰壕時因為飢餓、勞累和遭受毒打而喪失了生命。

隨着國民黨的抓兵、拉夫，跟蹤而來的就是工廠倒閉、
礦山遭劫，大批工人失業。從1947年7月1日到22日，據國民
黨對本溪煤礦失業人數的不完全統計：總務科，長工失業三
十六名，短工六十八名；工務科，長工失業三十二名，短工
二百五十九名。在短短的二十一天中，失業礦工竟達四百人
之多。這些失業的礦工，因為沒有生活出路，只好去做小生
意，甚而沿街乞討。

就是少數沒有失業的工人也不是幸運者，他們每天勞動
長達十幾個小時，得到一百元錢，只能買一斤多糧（當時一
斤高粱米八十元）。加上國民黨為了搜刮人民財富，大量發
行“金圓券”，弄得貨幣天天貶值，一把鈔票甚至買不到一
把米。真是民不聊生。當時有這樣的歌謠：

物價暴漲如洪水，
貧困飢餓緊跟隨。
一袋鈔票一把米，
朝不保夕何所依。

它毫不誇張地描繪了當時糧價飛漲的情景。老礦工曲太
民回憶起1948年米價暴漲的情景時，滿懷辛酸地說：“當我
來到第一家糧店，掏出十六萬元金圓券（月薪的一半）要稱
二十斤米時，掌櫃的点完後沖着我說：‘二十斤米還差四萬
元。’我趕忙跑到第二家糧店，一打听行市是一萬一千元一
斤，我腳也沒敢停就慌里慌張地往第三家跑，結果米價是一

方四千元。这回我可冒汗了，轉身又跑回第一家，可是时机已过，原来一万元一斤的米价，不到二十分鐘就漲了四千元……我看这个光景再也不敢走了，就用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二十斤米，有气无力地背起这点米，心里想：真他媽的！这算什么世道！”

这就是当时的工人生活。后来連米也看不着了。工人每天上班前只能領一块不到二指寬的一小条豆餅，边走边吃，不到井下就吃沒了。最后連豆餅也沒有了，只好吃草根、树皮。矿工王春艺就曾忍着无限悲痛，用两个小女儿換了三斗米，結果走在半路还被匪軍搶去了一斗，回到家里又被保长敲詐去了半斗。象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已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的了。

1947年6月13日，我軍解放本溪的前夕，当蔣匪軍敗退时，把市民和商店洗劫一空。更可惡的是，他們为了逃跑方便，見到工人就扒衣服，这就是轟动全城的“六一三”搶掠事件。

飢寒交迫，家破人亡，这就是国民党的“仁政”給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三) 万盛客棧

自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統治以来，一直是以血腥的統治来迫害人民，特別对工人階級的反抗运动更是加紧鎮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反人民的內战，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它的特务統治更加猖狂和毒辣。但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蔣匪軍兽蹄剛踏入木溪湖畔，还没等站住脚就成立了警

卫大队、中统、军统、CC派等特务组织，使整个矿山处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因此，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也更加勇猛和激烈。

“八一五”光复后，我党在本溪就有了坚强的组织。国民党进攻本溪时，我军已南下，党就转入地下斗争，直接在中共辽东省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组织的城工部设在南芬，以开办万盛客栈作掩护，开展艰苦的地下斗争。王荣村同志作经理兼联络员，城工部长孟博生、傅守仁等同志，就以旅客身分出入在这里，直接领导本溪工人斗争。每天一到晚上，这个客栈就兴盛起来，出入人群络绎不绝。王荣村经常站在旅店门前对行人流利地喊着：“万盛客栈，宽敞舒坦，便宜方便，要赶火车，不误时间……”这时在客栈最东边一间小客屋里，床上放着个小炕桌，桌上摆着麻将和天九，转圈坐着七八个人。有的小声地说着什么，有的在细心地记着什么……这就是党支部会议。煤矿党组织的负责人马忠信同志也在这里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

有一次正在开会，他们忽然听到王荣村大声喊着“西边客屋已经住满，请到东边”的暗语时，都高兴地說：“省委派人来了！”接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个商人。他放下手中的小包，脱下棉袍，从裤脚里拿出个小纸条，孟博生看完介绍信后，他们就互相握手问候。接着那人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在我军发动总攻势前夕，组织一次大罢工……要组织工人护矿……”

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城工部经过周密的研究，就把这任务交给了马忠信等同志。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工人保护了矿山、发电厂，又于1947年7月2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

“大鬧白樓”^① 罷工運動，並取得了勝利。

客棧成了我黨地下活動的中心，也是地下工作人員的食宿處和聯絡點。

1946年國民黨佔領本溪後，雖然實行了一系列白色恐怖政策，給黨的活動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但是，黨的活動也有了有利的一面：在蔣匪軍來本溪以前，我軍曾一度佔領本溪，工人比較了解黨的各項政策，知道黨是窮人的救星。黨又長期在這裡進行地下活動，尤其對礦工的情況很熟悉，容易開展工作，同時本溪市郊就是解放區，可以和第四野戰軍三分區取得直接聯繫。黨充分利用了這些有利條件，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不但在工人中進行活動，同時還把地下工作人員打入敵人機關內部，當時賈鼎訓等同志就是本溪煤礦辦公室的人員。這樣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敵人的內部情況，便於我黨地下工作的開展。

黨利用各種方式進行地下鬥爭。當時，由於安東等地都是解放區，商人要去做買賣必須有路條。黨就利用這個機會，和部分商人建立了關係，從他們口中了解到二〇七師的番號和一百五十多個碉堡的方位。中共遼東省委又通過他們把《遼東日報》等革命刊物和貨物一起帶回，然後經南芬黨組織分發各地組織。

有一天早晨，女子中學的工友老王頭，在操場上檢到很多紅紅綠綠的紙卷，他拿着往校長辦公室走去，迎面來了一群學生，他就說：“姑娘，你們看這是什麼？是不是哪位先生的卷子丟在操場上了？”同學們打開一看，啊：“打倒國

^① 白樓是國民黨時，本溪煤鐵公司辦公大樓的別稱。

民党，解放本溪！”“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同学们越集越多，吵吵嚷嚷，这时校长听说有传单，就咆哮起来：“好大胆子，敢到我们学校来撒传单，快给我搜上来，烧了它！”可是已经晚了，同学们到处三五成群地谈论着这件事，有些同学还偷偷地把传单带到家里。通过这些传单，使市民知道了本溪解放的日子已经快到了。

城工部交通員王財，經常扮成小商人出入工人中間。有一次，他穿着一件肥肥的大棉袍，从南芬回来时，把一些报纸、传单、手册等都放在腰里，胳膊上挎个大猪腰筐，里边装着哈德門香烟、苹果、花生、小人糖……走到門卫时，他把筐送到国民党哨兵跟前，笑呵呵地说：“今天是哈德門烟，好哇！用吧……”国民党的哨兵，一直把兜子装得满满的才放他过去。于是，他把这些宣传品，带到工人中間去散发。在大房子里或井下，工人偷偷地传着看。

当时茨沟的矿工老郭头，非常靠近党，他一再嘱咐王財和其他地下工作同志：“要是来了报纸和小册子，一定得先给我看看！”他经常兴致勃勃地把从报纸上看到的解放区情况，讲给工人们听，告诉他们解放区的幸福生活，土地改革、斗地主、斗把头等等事情。这些都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在党不断的教育下，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工人受到了锻炼，很多工人都积极要求入党，采煤工人王化修、王財等多人就是在这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增加新的血液。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为坚强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冲锋陷阵。

(四) 大鬧白樓

1947年，是国民党处于死亡前夕的一年，也是工人生活最痛苦的一年。党为了拯救处于饥饿与死亡边缘上的工人，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决定乘国民党不按时发放工资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大罢工。

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马忠信和贾鼎训，他们接到这项光荣的任务后，马上组织积极分子，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宣传鼓动工作。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大罢工爆发了。

7月2日下午，在机电厂房背后，一块僻静的地方，马忠信、贾鼎训正和十来个工人开秘密会议。大家都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纷纷向老马汇报了最近以来各矿区工人的情况。老郭说：“这几天工人连口热米汤都没喝上，干起活来一个个肚子里乱叫，两眼冒金花，谁也没心思干下去了。”这时，机电工人小刘，纵身一跃站起来，把帽子往地上一摔，一对火灼灼的眼睛，瞪得溜圆，放开嗓门简直是喊着一样说：“马大哥！我算耐不下去了。我看乘现在还有把子力气，干脆跟他们拚了！先搗死他几个煞犊子，好出这口气！”没等他话音落下，马忠信赶忙把他捺下，尽力压低声音说：“拚是要拚，但是，不能光凭火性硬拚！现在挨饿的不是你一个人，也不是咱们几个人，重要的是把所有饥饿的工人都团结起来。”贾鼎训忙插上一句：“对！要干就得把大家都发动起来，一起干！”

大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老马和老贾的意见。随后，马忠信又向大家详细地布置了行动计划。正在这个时候，老贾

忙对大家“嘘”了一声，抬头一看，从东边远处的小道上，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个人。老馬机灵地一挥手，十几个人便悄悄散开。最后老馬又強調了一句：“一定要注意信号，统一行动！”

走过来的那个人，正是矿工們恨透了的大把头馮子异，外号叫“活閻王”。这小子长着滿臉横肉，斜扭着个鼻子，一肚子坏膿水。平时他却仰仗两片油尖嘴，慣用流氓伎俩，对上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对工人則飞揚跋扈，非打即罵，无恶不作。今天剛从經理那儿回来，說不上又变的什么“戏法”，博得了主子的欢心，喝了几杯酒，带着几分酒意。他袒露着胸脯，手里拎着半瓶白干酒，一边哼哼咧咧地唱着小調，一边歪歪斜斜地直奔电机厂走去。

工人看不見他便罢，一看他进来，就同遇上了冤家对头一样，怒气就不打一处来。大家只是用鄙視的目光，狠狠地瞥了他几眼，可誰都不吭声。馮子异看到进来不得好臉，就一口一个酒嗝地抖起老威风来：

“剛才你們到外边干什么去了？我可告訴你們，現在局勢很紧，保安部成天到处抓人。誰要是想不要脑袋，早点吱声，省得費事！我馮子异的为人，大家是知道的，只要好好干，多咱也亏不了你們。”說着他把酒瓶举过头頂，搖晃了几下，繼續胡說八道起来：“干好了，老子一賞光，月末少不了跟你大爷一块到酒館喝它三杯两盅，也享享这份福。”

馮子异本想这样連吓帶誘两句，馬馬虎虎过去。他斜着肩膀，洋洋得意地想往外走。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憤怒的工人，馬上聚攏过来把他圍住。电工小刘更是火气冲天，一个箭步蹶到馮子异身前，橫腰拦住他的去路，指点着

他的鼻子怒斥道：

“呸！不要臉的‘活閻王’，你小子不要喝了两杯尿水，到这儿来乱放屁，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工人们也都你一言他一語地随着說起来。馮子异觉得势头有点不妙，心里也有些惶恐，想躲又躲不开，就又抖了抖身子，板起尖嘴猴腮的臉，歪咧着个嘴，装腔作势地說：“怎么，你們这些穷小子，还想在我馮子异手心里造反哪！”

沒等他說完，一只粗大的手，抓住他的脖子，象捏耗子一样，險些把他吊到半空，又猛地往后一甩，来个順坡牽驢，把他摔个四仰八叉。旁边的工人喊着：“砸死他个狗娘养的，叫他尝尝我們工人的鉄拳，看看到底誰軟誰硬！”平时，在工人面前張牙舞爪的“活閻王”，翻了个滾，从地上爬起来，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馬忠信，不禁渾身打了一个寒战。瞧瞧四周，一层层的工人，象把老虎钳子一样，把他夹在当中，一双双憤怒的眼睛，簡直象要把他吞掉，吓得他两腿发顫，成了一滩軟泥。这回他改变了口气，还没等站稳就点头哈腰地連声道歉：“都是兄弟錯……都是兄弟錯……”

馬忠信厉声喝道：“今天你到經理家干什么去了？你說，工人三个月的工錢不发，你們給弄哪去了？”馬忠信膀闊腰圓，凭力量，两三个馮子异也頂不住他一个。再加上老馬平时在工人中很有威信，这一切馮子异心里早就有数，他知道今天要是不說实話，馬忠信是不会放过的，他只好吞吞吐吐地按实情說出来：“沒做什么……沒做什么，只是为經理到銀行存……存点款。”

工人一听，經理把工人的工資扣留，存放到銀行里，都

气炸了肺，人群里有人喊道：“我們罢工，不干了！走，找經理去！”工人們也都一齐喊起来。老馬看火候已到，先警告馮子异說：“从今以后，你可要老实点，再要随便对工人撒野，我馬忠信可不能輕饒了你！”这小子說声“是”，就忙从人縫里跌跌撞撞地溜掉了。馬忠信接着对工人們說：

“我們一連累了三个月，得不到一文錢，整天带个空肚子干活，可經理他們却把我們的工資存到銀行里，天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們不干了，大家罢工，找經理算賬去！”

这时小刘看老馬下了命令，就急忙奔到当院，将事先准备好的鉄板，“当！当！”地不断敲起来。

罢工的号角响了，机电厂工人最先出来，紧接着一坑、二坑、三坑的工人，都从四面八方門口集合，人人手里都拿着鉄鍬和棍棒。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时老馬、老賈、小刘，还有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矿工，在前面开道，后面跟着成千罢工的人流，浩浩蕩蕩地直奔煤鉄公司的大白楼而去。

来到办公大楼，罢工的工人馬上把它圍得水泄不通，群情激昂，高呼“增加工資！”“不发工資决不复工！”“坚决斗争到底！”等口号，喊声震天。可是公司大門紧閉着，里面死一般寂靜，沒有人应声。馬忠信料想經理他們事前得到了消息，已經溜了，就揮手向人群喊了声：“向里边冲！”接着一陣鍬鎬声就把大門砸开，人群蜂拥而上，象洪水般猛冲了进去。

公司的专員顧汝成，看到罢工工人包圍了办公楼，正想向保安部打电话求援，不料人群已經冲到屋里面，便惊恐万状，想躲到衣架后隱匿起来。但还未等他躲好，几个工人蹿

过去，一把将他从衣架后拉出来。这时屋里人挤得满满的，手里都拿着铁鎚，顧汝成看到这种情景，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但又故作鎮靜，皮笑肉不笑地說：“嘻嘻！弟兄們辛苦了！各位請里面坐，喝点茶，有什么事咱們慢慢商量商量……”

工人憤怒地說：“少廢話，沒有事找你干什么！別的甭說，赶快給我們发工錢！”接着有几个工人躡过去，从衣架上拿下顧汝成的衣帽，“噼啪”地摔在地上，并把准备好的标語，橫七豎八地貼滿了办公室、走廊、牆壁、桌子、椅子上。这时，老馬等六名代表，从人群里走到顧汝成跟前，吓得他倒退了好几步，直撞到牆上。代表向他严正地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增加工資，按月发放；

（二）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三）不准随便抓矿工当兵。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不答应，工人决不复工！

顧汝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站在牆角里罗里罗嗦地說：“好办，好办，只要大家馬上回去上工，兄弟我一定尽力而为……”老馬看得他是在耍詭計，想支吾搪塞敷衍了事，就当面严詞予以揭露，并坚决要求：“光說不行，空口无凭，还得留据作証！”这时樓内樓外罢工的人群，不断高呼口号，吓得顧汝成周身直冒冷汗。他看到事情越鬧越大，再拖下去，不知将鬧成什么后果。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滿口答应“好，好，好，提出的条件，兄弟一切照办！”然后，当面签了字据。

不一会儿，代表們走出来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我們胜利了！答应了全部条件。”顿时工人中响起一片欢騰。几天以

后拖欠的工資全部照发，斗争赢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的胜利，给摇摇欲坠的国民党与公司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们再也不敢任意拖欠工資和到矿里去抓兵了。这就再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大大鼓舞了工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使全体矿工更加清楚认识到，只要紧密团结起来，跟着党，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大闹白楼的工人大罢工，奏响了迎接解放的战斗的序曲，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了，并将最后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迎接着矿山的黎明！

（五）战斗到天明

英勇的本溪煤矿工人，从来也没有向任何敌人低过头，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工人一批批地逃出去，参加了八路军。在军队中，由于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觉悟不断提高，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狰狞面目，从而，更坚定了革命立场和战斗决心。所以在解放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英雄模范，矿工程兆坤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多次参加担架队，在火线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任任务，后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本溪解放前夕，在军队中，很多人原来都是矿工，因为他们对本溪的地理和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因此，就被派回来进行侦察和发动、组织工人的工作。程兆坤就是被派回搜集情报工作的。可是他一进城就被国民党五十二军捕去，送到师部。敌人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就说他是老八路的侦察，吊起来严刑拷打，百般逼供，但他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敌人从他口中一无所得。最后，就把他送

到小甘沟軍部押起来。几天之后，又捕进一批煤矿工人，其中程兆坤認識一个叫李振林的工人，过去他們曾在一个把头手下干过活。从他的口中程兆坤知道：被捕来的这些矿工都和党有联系。不久，李振林被保釋放。后来在党組織和李振林的努力奔波下，程兆坤也被保出来了，并得到了匪軍发給的“通行証”，这样更給地下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可以到处通行。他經常深入到国民党士兵中去宣傳我軍的优待俘虏政策，从内部瓦解分化敌軍，并搜集了敌人的軍事情报，把所得到的材料通过老工人聶宝成送出去。

共产党员金宝全同志，这时也被調回本溪煤矿开展地下工作。他化装成一个小商人的样子，入城后，就和党組織取得联系，同时把从南芬总部带来的傳单，送到井下給工人傳着看。由于他是参加我軍走的，这次回来就引起了特务們的注意，不幸一天在小市被捕。后来被押到沈阳集中营。在獄中虽遭非刑吊打，但始終不屈不撓，絲毫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敌人只好把他釋放了。但因伤势过重，出獄后，不几天就牺牲了。

在我軍圍困本溪时，党就預料到这群匪徒一定要破坏工厂和矿山的。党为了使这些社会财富不遭到損失，便积极地向工人宣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派共产党员賴汉英等同志經常到工人大房子去宣傳，組織工人起来保卫矿山，并巧妙地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来保护矿山。当时牛心台煤矿的馬車把头游广忠（三理教头子），因国民党借要官車的机会，向他要挟勒索，引起他的不滿，他便跑到南芬，把国民党要破坏煤矿的計劃告訴給我們。党积极組織工人护矿，致使反动派不敢下手。党又写警告信給大小把头，不准

他們进行破坏，争取立功贖罪，以瓦解敌人。因此，敌人在逃跑前想要炸毁发电厂的阴谋，我党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馬上派馬忠信等同志前去組織工人，保护发电厂，不許反动派动手破坏。工人们紧紧地圍住了发电厂。国民党反动派在工人们声势浩大的护厂运动压力下，不得不把炸药挖出来，就这样，发电厂被保存下来了。

1948年10月29日，隆隆的炮声响彻了本溪上空，我軍开始向本溪发动总攻。在我軍猛烈炮火的轟击下，国民党匪徒只能死守着战壕和堡垒作垂死掙扎。

轟鳴的炮声不停地响着，胜利的曙光就要照耀这座英雄的城市。人們都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做着迎接自己亲人的工作。然而，这时他們也都焦急起来，手无寸铁，怎能帮助自己的軍隊共同杀敌！正在这个时候，煤矿党组织給他們指出了方向。工人们馬上行动起来，把开矿用的炸药一箱箱搬出来，連夜偷越敌人的封鎖綫，迅速地送到自己軍隊陣地上。沒等放下炸药箱，軍隊首长和战士都圍攏上来，热情地欢呼，紧紧地握手，大家都流下了热泪。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語言表达出来，真如久別重逢的亲人一样。

这样，我軍便有了充足的炸药，更可貴的是，有了难得的向导。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我軍炮火异常猛烈，部队神速地进入了本溪市內。国民党反动派大小官員惊恐万状，企图逃命，但尽成了落网之魚，一个个束手就擒。我軍于1948年10月30日順利地解放了本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长期艰苦曲折斗争的本溪煤矿工人，跟全市人民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奔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五 解放了的矿山

(一) 当家作主

1948年10月30日，解放本溪的炮声，震散了天空的乌云。这是本溪人民解放的礼炮！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复灭的丧钟！欢腾的本溪人民，潮水般地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矿工叶连荣，激动地紧握着解放军同志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要是再过五天解放，我们就得活活饿死！”这话虽短，然而道出了数十万本溪人民的共同心愿。因为，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在昨天，矿工王春艺，忍痛用自己两个孩子，换来三斗米；就是在昨天，因为抓兵，被逼得不敢爬出矿井的工人，用煤来充饥……解放军一进城，看到这种空前的饥荒惨状，马上决定先救人。于是连夜把被蒋匪军炸毁了的太子河大铁桥，在中段修起浮桥，不分昼夜地往市内抢运救济粮。在刚刚解放的第二天，市民们都分到了五斤苞米和两元五角钱。叶连荣背着分得的粮食，眼里含着热泪回到了家，他妻子看到了黄登登的苞米，高兴得连病都好了大半，赶忙下了炕，揭开了久已不用、满是灰尘的锅盖，刷了刷，煮了一锅香喷喷的苞米楂子粥，全家这下可吃了顿饱饭。叶

連榮端着飯碗，在那兒出神地想：在國民黨時，一天干十六七個小時的活，累得要死，還得挨餓；現在一天活沒干就發糧發錢，真是世道變了。是的，世道變了！礦工們從此當上了國家和礦山的主人。工人們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自己最信任的人做代表，組成民主管理委員會。在十三名委員中，工人占了九名，葉連榮同志就被選為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此外，還有很多工人被選為坑長、科長、班長。工人真正當家作主了。他們扭起秧歌，跳着翻身舞，慶祝這偉大的日子。

工人們有了自己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心里就更有了底。“要翻身，要報仇，就要徹底打垮漢奸和把頭，才能當家作主……”人人心里都在回味着煤礦部主任講的這幾句話。大家心里都在想：有了共產黨給咱工人撐腰，還怕斗不倒這些把頭！想到這里就什麼顧慮也沒有了，全身都是報仇的勁。

1949年12月里的一天早晨，剛下夜班的礦工們都沒回家，三五成群地聚集一起興奮地談論着，似乎出了什麼大事。只听一位工人興奮地說：“這回報仇的日子可到了。”有的憤怒地說：“解放前他可把咱們欺侮苦了。”接着有人說：“那時候咱們算老兒，人家叫你死，你就別想活着。”人，越來越多，大家漸漸走向會場。原來今天礦里召開斗爭漢奸把頭張子斌的公審大會，怪不得大家這麼高興。

會場上大約有兩千多人，除了當班在井下繼續生產的工人外，都參加了這個大會。另外還有不少礦工家屬和受害者的親屬也參加了大會。會場上緊張而嚴肅，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到十點多鐘，一輛戒備森嚴的囚車開進了會場。人們的眼光不約而同地匯集到囚車上，車門開了，首先下來兩個公安戰士，隨後，那個被綁着的血債累累的工賊張子

斌，由公安战士押下車走进会场，人們用憤怒的眼光瞅着他。張子斌，这个万惡的汉奸把头，在人民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头。矿工們，尤其是老工人，看着他那身着囚服，五花大綁的狼狽相，都禁不住想起了他当年的“威风”：一个身穿协和服，脚登大皮靴的張子斌的影子，又出现在劳务系的阳台上。天气阴沉得可怕，已经是十冬腊月了，鹅毛般的大雪好象給大地披上了丧装，寒风在呼啸、盘旋，攪起一团团的雪柱。工人們身上連个枣核大小的棉花球都沒有，穿着露肉的破褲子，冷风象錐子一样，从衣袖、褲筒钻进来，冻得人們“嗦嗦”发抖。就在这样的鬼天气里，張子斌强迫工人，每天早晨下井前在劳务系門前集合，站两个小时向他“致敬”。如果誰稍慢了一点，輕的要挨一頓暴打或罰跪举秫秸棍，重的說不定就要把飯碗也砸了……人們想到了这里，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再看看現在的張子斌，心里真有說不出来的痛快。“哎！真是世道变了，咱們工人还能报仇雪恨，这真多亏了党和毛主席啊！”一位老人的自言自語，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話。

斗争大会开始了。老工人和被害者的家屬，紛紛登台控訴，一字一泪地把自己积压多年的血泪仇，尽情地傾吐出来，台上台下都已泣不成声了，会场上不时地发出“严惩汉奸把头張子斌”的憤怒的呼声。这些血泪的控訴，不只是对这个汉奸惡霸，而是控訴了那个吃人的血淋淋的旧社会，吐出了工人們多年的冤仇。人們怎能不哭，又怎能不憤怒呢！

这时，一位白发蒼蒼双目失明的老人，在公安人員的搀扶下登上了控訴台。矿工們都認得，她就是李大春的母亲。老人的泪水已經哭干了，只有面部的抽搐、痙攣，表达了

她内心无限的悲愤。她摊开了那颤抖的双手，不停地呼叫着：

“張子斌！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老人一声声的哭喊，又使人们沉浸在悲痛的回憶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工人李大春因为受不了張子斌的虐待，跑回家去了，后来被張子斌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象个血人一样才把他放了。老人整夜地守着自己的独生子，眼巴巴地看着他被折腾死了。她伏在儿子的身上，哭干了泪水，哭瞎了双眼，夜里还跑到劳務系門前，呼叫着向張子斌要自己的儿子。

台下的矿工們在无声地啜泣，妇女和孩子们都哭出了声，不知是誰突然喊了一声：“严惩他！”这时，人們从悲愤中迸发出来的呼声汇成了一股巨流：“要求政府严惩張子斌！”“要求政府給大伙报仇！”人們已經愤怒到了极点，有人要上台打这个恶霸，下面的罵声、喊打声响成一片。这个横行一时的恶霸发抖了，两腿再也支持不住身子，“扑通”一声跪下，叩头求饒。政府接受大家的要求，宣布：依法判处汉奸把头張子斌死刑。顿时，会場上沸騰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感謝政府的英明判决！”人們发自内心的欢呼声震得地动山搖。大家跳着，喊着，不少人高兴得流出眼泪，都說：“这回可真出了口气。”

接着本溪煤矿又召开了几次斗争把头大会，先后斗倒了二十多个把头。显赫一时的李大把头，也在斗争会上被工人們彻底斗倒了。从此，禍根除掉了，矿工們倒尽了苦水，彻底翻了身，做了矿山和国家的主人。他們用发自内心的詩篇来歌頌党：

天上无云难下雨，

地上无土难生根，
要是没有共产党，
累断腰骨难翻身。

矿工们不仅歌颂了党，又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他们翻身当家作主，努力建设自己美好幸福家园的愉快心情：

千年枯树开了花，
劳动人民当了家，
当家不忘共产党，
生产劳动来报答。

(二) 万象更新

黎明驱走了长夜的黑暗，东方升起了火红的太阳，在这解放了的矿山里，矿工们正按照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开始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的新生活。但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本溪煤矿，由于长期遭受敌伪的摧残，整个矿区完全陷入了瘫痪状态。从坑底的通风设备直到洗煤厂的汽炉、汽包都被国民党匪徒们盗卖一空，只剩下一坑和三坑还有一丝活气，尚能维持生产。但是，就在这两个能生产的坑井里，水位也时时上涨，时刻在威胁着工人们生命。不能生产的矿井，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变成了暗水沟，活象一具死尸停放在荒凉的山谷里，任凭风吹雨打。但是，困难并不能吓倒这些当了主人的矿工们。随着春意，千万个党醒了的矿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就在这蒿草丛生、残垣断壁、

水淹矿井的廢墟上，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在廢墟上重建矿山，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缺乏資金、器材。工人们看到在恢复时期，国家的經濟还比較困难，就主动提出捐献器材，并且很快在全矿形成了一个献材运动。

工人赵金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回家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远在三十年前，自己还是个孩子，当时一家六口人，一連病倒了五口，可是在那个富人当道的世界里，穷人連飯都吃不上，就是卖裤子当袄也請不起医生啊！結果就在那一年里，眼瞅着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讓死神給拖去了。可怜自己当时还是个孩子，无依无靠，只得沿街乞討，过着流浪生活，后来又被把头騙进了这个鬼門关。唉！什么苦沒受过呢！今天共产党来了，分粮，民主选举，斗把头……这怎么能不感謝党、感謝毛主席呢！……

第二天一大早，赵金昌剛爬起来連飯也沒顧得吃，就跑到民主管理委员会，把一个能耐高溫的小鋼爐献给矿上。矿上奖給他四百八十万元奖金（原东北币，下同）。他漲紅着臉推辞說，“現在我有吃有穿，献点工具又算个啥！”結果一个錢也沒要。全矿在献材运动中象赵金昌这样大公无私，爱厂如家的，真是举不胜举。因此，只几个月的工夫，全矿职工就献出机器和零件一千九百七十九件，价值达二亿四千七百八十九万元。同时，矿工們在廢料堆里，又給国家翻出了价值达一千九百多万元的財富。工人们这种高度的責任感，解决了矿里原材料不足的困难，給恢复矿山生产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础。

紧接着全矿就展开了緊張的复矿工作。为了排除井下的积水，机电工人们把日伪扔掉的廢水泵檢来重新修好，排除

了井下积水。然后又立即下井，捞上来許多水泵、馬达、溜子和鏈子。通过这场急救，使二、四、五、六坑和七宝砢坑都順利地投入了生产。

随着生产的恢复，矿工人数也在逐渐增多，这就需要大量的矿灯。可是敌伪留下的多半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灯，而且就是这些殘破不堪的东西，也被国民党扔得滿山遍野。解放后，工人们抬着大筐把一个个殘破的矿灯捡回来。并把硷性矿灯和酸性矿灯进行了改装和修理，用矽酸鈉和硫酸混合成固体放入电池內，解决了过去矿灯硫硷液和硫酸液损伤工人身体的现象，同时也延长了矿灯的使用寿命。

老工人蔣玉池，看到矿灯光度不强、射程又近，心想，如果能改进旧矿灯，使它灯光亮，射程远些，該是多好啊！因此，他处处留心，钻研技术，终于想出在馬达軸承尖端鑲上一个木疙瘩，再用布包好，然后把矿灯的反光碗套上摩擦，結果射程达到十米以外。

经过矿灯工人們的积极努力，不但将殘破的矿灯修好了，而且也找到了許多零件，配制成九百多套矿灯。在一个短时期里，矿灯就增加到四千多套，比伪滿时期增加了一倍还多。

当时井下采出了煤，运输又成了問題。运输工人干瞅着煤运不上去，急得坐臥不安，看看敌伪时期留下的几台破电車，只有四五台还能运转，其余的都象死蛇一样躺在地上，紋絲不动。在这种情况下，运输班檢委会立即召开了大会，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国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工人热烈响应了这一号召。小组长李維山代表全組十五个人，向大会表示了决心；回到車間，大家就分头动手干起

来。沒有零件怎么办？大热的天，几个人就蹲在廢料堆里翻了个个，总算找到几个老掉牙的齒輪，給它鑲上新牙。沒有銅板，就想办法在弓子上安裝两根銅接觸綫，涂上机油，不但解决了銅板不足的困难，还减少了架空綫的磨損。軸瓦磨細了，就在軸瓦外皮包上鉄皮焊好，他們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修好了十八台电机車，不但保证了本矿的运输任务，还支援石子山两台电机車。

现在看来，已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人們都知道，井下通风对矿工的生命是多么重要，但是由于缺少风車和送风的管路，风就送不下去，直接威胁着生产。于是工人們夜以繼日地在坑下空巷里挖管路。有的老工人象找宝一样，翻山越岭，終于找回了被国民党盜走了的三百馬力风車，一切安装好了，老矿又新生了！

本溪煤矿在这不平凡的复矿工作中，出现了許多英雄模范，老矿工共产党员曲福明就是当时一面光輝的旗帜。在生产中，他总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冲鋒陷陣，哪里困难哪里去。从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初，他经历了四次調动掌子，而这些掌子的工作条件，与全矿其他掌子比較是相当坏的。宝砢西卸大道大掌子平均高度只有〇·七米，人只有躺在底板上才能刨煤，但曲福明从不叫一声苦，总是挑最咬手的地方去干。有一次，他連續六七个班躺在〇·六米高、頂板碎、底板冒水的掌子里刨煤，在他的影响下，全組工人也都鼓起了干劲，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工人們都說：“老曲是好样的，咱們真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曲福明同志在建矿中，不仅领导全組工人不怕艰难困苦，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在生产的民主管理上，也作出

了更为优异的成绩。当时采煤掌子的劳动组织很混乱，一个班长领导七八十名工人，不分组也不分工，工人下井后都随便找好干的地方干。在一个号头里，有支柱工、镐工、小工各一名，支柱工专管棚棚子，镐工专管刨煤，小工专管攉煤，分工十分机械，互不协作。当支柱工棚棚子时，镐工和小工闲着；镐工和小工工作时，支柱工闲着。这样，就造成了窝工，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曲福明看到这种现象后，就和代理班长、工人们讨论研究，提出了把全掌子采煤工人编成三个大组，六个小组，指定工作地段，固定生产任务；把推車、下坑木、打石垛等工人编为四个组，分工协作；开展劳动竞赛；班长领导组长，实行按级分工等合理化建议，从而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掌子里生产的混乱现象也就逐渐消灭了。

由于肯钻苦学，曲福明同志在民主管理上创造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办法，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从而为本溪煤矿建立正常的生产管理作出了贡献。因此，曾被評为全国煤矿劳动模范，并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毛主席亲笔题字的奖状。

本溪煤矿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人定胜天的决心，医治了这奄奄一息的老矿井，不到半年的时间，全矿就全部投入了生产，生产效率达到每天每工〇·四七吨，超过国民党时期最高纪录〇·二五吨，几乎增加了一倍。

复矿了！工人们敲锣打鼓庆贺老矿的新生，庆贺这里万象更新！

(三) “煤矿号”雄鹰

1952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

恢复建设中的本溪煤矿，到处沸腾着一片和平建设的声浪。好几千名矿工正在紧张地劳动。突然，不知是什么事，使矿工们放下铁镐，使行路的人停住了脚步。倾耳静听，原来扩音器中，广播员正激动地广播着朝鲜前线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我矿捐献的飞机‘煤矿号’雄鹰，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执行了全体矿工的意志，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击落了美机两架，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

当这一胜利的喜讯传出后，立刻在全矿传布开来，从坑里到坑外，兴奋的人群，高举铁镐，摇晃着矿灯，欢呼、跳跃……全矿都沉浸在狂欢中。在这胜利的消息中，人们感到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随之，去年捐献飞机、大炮时，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也就很自然地在每个矿工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是1951年6月的事情。

当抗美援朝总会刚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号召时，矿党委马上召开了干部大会。会上决定捐献一架“煤矿号”战斗机，当场就得到矿工们热烈的拥护。于是，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便在全矿迅速地开展起来。

共产党员孙林田，一马当先，抢了头一名，捐献了两个月的工资。老工人叶连荣，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到记账员跟前，把黄登登的金锏子扔在桌子上，他激动地说：“让它也去抗美援朝吧！”顿时，室内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时他看还有点不够火，就又对记账员说：“再给我加上两个月工

資！”一时屋里边，一个个争先恐后，情緒沸騰，有錢的捐錢，有物的捐物，甚至有的职工把准备結婚用的物品都献了出来。一坑第一支部書記滕福山，本来准备結婚，一听说要捐献，就主动推迟了結婚日期，把积蓄几个月的工資，一齐捐献了。他說：“參軍时，我沒去上，这回捐飞机大炮，我有多少力量，就使出多少力量！”

为了使“煤矿号”雄鷹，提前飞到朝鮮，打击美国侵略者，全矿又掀起了第二个捐献高潮。运输工人金德庫，当工資发下来后，除留下买胶鞋的錢外，全部捐献了。許多团员和广大青年，也都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洗煤厂三十八名团员利用休息时间，献了二百七十三个工；青年也不示弱，仅在两个月時間內，就有五百四十二名青年，献了二万九千八百二十六个工。

捐献的消息傳到养老院，那些退休的老工人也被卷入这一热潮中。这些老人，以自己亲身的經歷，深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这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現在，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真是高兴极了，誰都不肯落后。老工人于振田对自己的伙伴们說：“咱們可别落在青年人的后边呀！要想保住咱們的养老院，就应该多捐献，支援前綫，早点把美国鬼子打垮！”七十岁高龄的李玉田也激动地說：“我年岁大了，不能上前綫，可我也要打美国鬼子……”于是他就把自己积下的三万元錢捐献了。养老院里三十一名老人，各尽其力，共捐献了三百二十六万元。

“煤矿号”雄鷹，就在这涓涓滴水成大海的踊跃捐献运动中，很快地誕生了。

1951年12月，一个雪后的早晨，驕傲的“煤矿号”雄鷹，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矿山，展开它那銀白色的双翼，掠过矿山的上空，飞到了朝鮮战場。

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間，本溪煤矿不仅在捐獻运动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报名参军运动中，曾送走宋文义等三十名优秀的矿工。他們沒有辜負祖国人民的委托，到达朝鮮之后，馳騁疆場，英勇奋战，在历次战斗中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矿工李文义，就曾参加过世界战争史上有名的上甘岭战役，冒着敌人的炮火，披惊历险，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为了多出煤支援前綫，早日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全矿职工化憤怒为力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們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掌子是战場，鐵錘是武器！”“多挖一块煤，就是多打死一个美国鬼子！”。在这場剧烈的战斗中，矿工們也夜以繼日地奋战，連連取得輝煌的成績，使采煤率由每天每工〇·五一吨提高到〇·六六吨，創造了采煤最高紀錄，全矿終于以提前十五天的优异成績，超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偉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本溪煤矿职工，始終象那只驕傲的“煤矿号”雄鷹一样，在打击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神圣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四) 大快人心

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喜庆翻身，进行大規模經濟恢复和建設的时候，正当矿工們夜以繼日地在井下排除积水，从死神的手里搶救矿山的时候，那些不甘心本阶级死亡

的反革命分子，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把自己打扮一番，钻进了矿山，企图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潜伏在本溪煤矿伪装成工程技术人员的反革命分子，利用职权篡改图纸，制造废品和事故。潜伏在搬运科的反革命分子姜渭经常故意搬错道岔子，在轨道上放石头和枕木，企图造成翻车事故，还拉拢一些反动军官，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反革命分子尚文书，是伪满和国民党时期的军官，来矿后不但隐瞒其罪恶历史，并发展了一批匪徒，准备待机反扑。他还对自己的喽罗们扬言：“弟兄们，不用着急，我的两个朋友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别看现在上台湾去了，这是策略，不久他们就要反攻大陆来东北，放心吧，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随即展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矿工们纷纷报名参军，要求到前线去杀敌。这时隐藏在矿里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猖狂了。反动军官陈立志拉拢报名参加军校的工人李忠发，并恫吓说：“哎！老李，你怎么傻了？参加军校不过是受两天训就送上前线。你去吧！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啦！”他又在街道、旅馆里拉拢一批没有登记的反革命军官和特务，组织叛乱集团，并策划动手接收本溪。在生产上，也布置他的喽罗们制造事故，阴谋炸毁矿山。反革命分子孟兆才就在茨沟制造了一次人工冒顶，几乎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工人在煤斗里也发现了特务安置的炸药。到了夜间，矿山的周围经常出现信号弹，敌人妄想颠覆我们的政权，眼看着工人阶级的事业要遭到损失。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于1951年4月26日，在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逮捕了这

批潜伏在矿里的反革命分子，展开了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鎮压反革命运动。

矿党委根据鎮压反革命条例的精神，立即在全矿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宣傳教育工作。黑板报、广播站、剧团都圍繞着“鎮反”开展了宣傳活动，使广大矿工进一步学习和体会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另外矿里还有几个逍遙法外的大把头，工人们也一致要求把这些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一起鎮压下去。在这一基础上，矿党委又分別召开了群众性控訴会。在控訴会上，老工人们想起旧社会那段悲惨遭遇，不由得老泪橫流，于是都紛紛向主席写条子，要求控訴。一位姓李的老工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走上控訴台，激憤地說：“同志们！我們永远也不能忘記‘活閻王’——馮子异欠下的血債。伪滿时，我在他柜头上干活，那时他仗着小鬼子的势力，打黑工人，克扣工資更是常事。正象‘活閻王’自己說的：‘我吐口唾沫，就能把你們这些臭煤黑子淹死！’这一点也不假。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二坑的徐福，因为升坑坐了絞車，不幸被他看見，當場就被打得象个血人。打完后，这个‘活閻王’竟不讓他进大房子里，徐福就在这隆冬寒夜里活活冻死了。”說到这里，老李伤心的泪水象雨点般落下来，随手解下脖子上的白毛巾，擦了擦眼泪，又接着說：“还有一次，‘活閻王’看到老張头手里有几块銀元就紅了眼，假惺惺地对老張头說：‘你年岁大了，体格又不好，干这活不行了，到別的地方找个輕巧活干吧！’就这样借口把老張头撵走，不但一个工錢沒給，反而把他手里仅有的几块銀元，也用一年前老張头下井摔坏一盞矿灯为名，霸占下来。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被撵出后，只好沿街乞討，最后流浪到沈阳，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冻死在路旁。”

年近七十的赵大爷，一上台就气愤地说：“在1936年的秋天，一坑有个姓高的工人，因为被把头百般虐待，得了重病，起不来炕，不能干活。‘活阎王’一看，觉得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来，就叫他那帮虎吃食的小娄罗们，用筐把他抬到山沟里活埋了！不久，老高的老婆领着孩子来本溪找他，可是到本溪不但见不到活人，就是连个死的消息也得不到。‘活阎王’为了捞死者最后的一笔‘抚恤金’，便威胁工人说：‘你们谁也不许告诉她丈夫死了！’然后，‘活阎王’又狡猾地对老高的妻子说：‘你来的太不巧了，你丈夫前三天走的，到别的地方去干活去了。’然后又装出一副慈悲的面孔，给小孩几个窝窝头，就把他们母子三人撵出大门外。就这样，她领着两个孩子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提起“活阎王”，矿工们都咬牙切齿地说：“活阎王，他真把我们工人害苦了，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叫他偿还血债！”

诉苦会，又使矿工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家的觉悟提高了，都积极地检举密告，检举信象雪片一样飞来，仅几个月的工夫，就收到检举信数百封，大义灭亲的事迹也出现了。如茨沟有一个矿工的儿子，就检举了当过把头有罪恶和有民愤的爷爷。儿子检举父亲，侄子检举叔叔的例子也很多。保卫科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在审查和搜集检举材料，并向矿工们表示：“反革命分子就是跑到天边，也要把他抓回来，给大家报仇！”

有许多老工人都自报奋勇，要求亲自带领保卫人员奔走各地，追捕潜逃的反革命分子。这充分表现了工人对镇压反

革命运动的热烈拥护。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积极的支持下，把潜逃的反革命分子馮子异抓了回来，并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宣判了死刑，给工人报仇雪恨。

伟大的镇反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提高了全体职工的阶级觉悟。大家一致表示：以后一定要努力生产，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五) 起 宏 图

1953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起点。

在这一年里，党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象灯塔一样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宏图，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出奔向社会主义的锦绣前程！

本溪煤矿，经过短暂的恢复建设之后，早已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伤痕。现在正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重又焕发着青春的活力。那一片片的脚手架，交织着电焊的火花，告诉人们这是新的建筑工地；井下的扩建工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唧唧”的风镐声，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乐曲；往来不绝的汽车、火车，正源源不断地把优质炼焦煤，运向全国各个冶金基地，这一切，令人感到有一种雄伟豪迈的魄力。

然而，这仅仅是大规模建设的开始，矿工们决心在新的时期里，赢得更大的胜利；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矿党委根据党中央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煤矿工业以恢复改建为主，发挥现有矿井潜力，有步骤地选择重点进行建矿”的方针，着手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建设的蓝图。

但是，任何事情的开始总是困难的，新计划的制订也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有一段曲折而又生动的斗争过程：

本溪煤矿，本是个开采将近六十年的老矿。由于日伪统治时期掠夺性的开采，使煤层遭到严重破坏，大大影响了矿山的寿命。当时在职工中存在着“矿山寿命不长了”“没有多大前途”等消极情绪。一些技术人员，也死抱着日伪时代残留下的图纸不放，认为开采到1954年只有九百吨了。于是他们就发出“矿井的储量不多，快要停产了”“关门散伙”等悲观论调。甚至在某些干部中也有着“斜井落后……没有多大油水”的保守思想。这就严重阻碍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究竟煤矿还能开采多少年，建设的宏图能否展开，还是让矿山的主人——广大矿工来鉴定吧！矿党委充分地研究了各方面情况之后，决定把这一问题交给群众去解决，因此，立即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矿党委在会上进一步说明了本溪煤矿所生产的优质炼焦煤，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意义，同时指出“煤”是工业的食粮，多出一吨煤，就能多炼三吨焦炭，多炼四吨铁。经过这次动员后，广大职工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光荣重大，纷纷献策、献宝。

矿党委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便召开了老工人和技术员的座谈会。会上有很多老矿工从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当中，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地质资料。大家一致认为：敌占时期是“吃一块，丢一块”，象老母猪进菜园子，乱啃一阵，一定会有不少可以开采的掌子。

老工人王永泰，有着丰富的采煤经验，对矿井的全部情

况，閉起眼睛也能說得清清楚楚。他在会上首先提出了人們压根儿不知道的宝貴材料。他說：“东三巷以西，有一层煤，厚一米多，因为开采困难，小鬼子就把它扔掉了。”又說：“香段有一处折曲，煤向斜，煤层厚处有三米左右，鬼子也沒采。”經王永泰这一挑头，人們的心馬上亮堂了，会場上也显得活跃起来。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語地談出自己的看法：“三道西香段和一宝砬坑，下香段的煤层，都沒采过。”“西斜井下有水，巷道挖到底板就不作了。一道西，二道西，因地質层的变化，怕向前开凿出水，也停止了开采。”

老工人赵堯，早就急着发言，这次可算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一口气說出了“旧坑一道东、旧二坑的三道西，还有大片煤沒采”。

这些老工人、老技术人員，都是日寇掠夺本溪煤矿当时的历史見証人。对于旧时的坑道情况，还历历在目，他們提出的这些宝貴的資料，都是图紙上找不到的。矿党委很重視这些意見，并根据工人們提供出来的綫索，进行了实际勘察。結果，在破乱不堪的采区里，又找出了大量可供开采的煤层，可以大大延长矿山的寿命。

全体矿工在矿党委的领导下，終于以群策群力，找到了极其丰富的、可供开采的新煤源。这鉄一般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那些認為“煤矿寿命不长了”“沒有多大采头了”等等保守思想和悲觀論調。群众力量和智慧的光輝，重又給煤矿的生产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摸清了煤田儲量的基础上，矿党委制訂了五年計划。在新的計划中規定：原煤年产量要比1949年提高162%；生产率全年平均每个工比1949年提高253%。此外，在扩建矿井，加强技术管理，改进采煤技术，

运用先进經驗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划。

在制訂计划期間，大批优秀的苏联专家，曾提出了許多宝贵的建議。例如将全部冒頂及人工假頂，改用半圓梁子；在放頂方面，逐漸采用“后退式”来代替“前进式”的方法。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生产安全，节省了大量坑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煤的回采率。这些真诚无私的援助，使本溪煤矿显得更有生气，为順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創造了有利条件。

宏偉的计划誕生了，它在矿工面前展現出一幅壮丽的远景，鼓舞了职工們的劳动热情。为了給祖国工业战綫生产出更多的工业食粮，本溪煤矿全体职工，立雄心，展宏图，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擂响战鼓，揚鞭催馬，奔騰在灿烂的五年计划的大道上。

(六) 走在時間前面

紅旗漫卷，战馬嘶鳴，馳騁在五年计划大道上的本溪煤矿的矿工們，正在开展着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新纪录一天比一天高，发明創造一件比一件精，优胜流动紅旗跑遍了全矿，生产图表上的曲綫眼看着要伸直了腰。竞赛的号角，响彻了全矿。

在这个不平凡的劳动竞赛中，跑在全矿最前面的是王恒成青年采煤組。在本溪煤矿只要一提到王恒成，人人都会豎起大拇指連声贊揚：“王恒成，真是好样的，人家才是真心实意地拿着矿山当自己的家哪！”

王恒成，他和成千上万的矿工們一样，在旧社会历尽了千辛万苦。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成了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和热爱。远在1953年，青年采煤组成立时，他就当了组长。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六年如一日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劳动着。他认为：煤是死的，人是活的；风镐是听人使唤的，时间是由人掌握的，只要提高技术，抓紧时间，就能提高生产率。是的，王恒成胜利了，他一直跑在时间前面。1954年他和徒工张秀海，提出一年完成两年的生产任务，轟动了全矿。在五接掌子里，他总结了已有的采煤工作经验，采用了分次开帮操作法，使用半圆木或对头梁子，开帮达两米，打破了过去开帮不许超过一·二米的保守思想，使进度提高了45%，效率提高了40%。同时，他还能认真依靠群众，努力学习技术，很快就学会了“串梁子作业法”“分层采”“双拉门”“斜插拉门”等先进的操作方法。掏一个“梁子窝”，别人用十八分钟，可是他们五六分钟就能掏完。结果，两个人在一年内完成二十三个月的采煤定额（最后还有二十一天的脱产学习），给国家增产了三千三百九十四吨炼焦煤，获得了辽宁省工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全矿和全省都掀起了学习王恒成的热潮，每天都能从广播器里听到振奋人心的高产纪录。

一天傍晚，白班的工人刚刚下班。扩音器又象往常一样响了，传来人们熟悉的广播员清脆的嗓音：“今天白班于成义又在五接掌子创造了单把风镐二百零九吨的最高纪录。”

大家听到了二百零九吨的数字，都高兴得跳起来。有的人兴奋得叫起来：“老子真是好样的！”

原来，于成义和王恒成在本溪煤矿是两个不相上下的好汉。前些日子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煤矿系统先进分子代表大

会，王恒成和于成义都代表本溪煤矿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全国著名风镐手们提出要把风镐效率提高到二百吨的倡议，他们两个人都在倡议书上签了名。

回矿后，于成义就开始向二百吨冲击了，可是几天来纪录总是跳跃在一百七十吨——一百八十吨之间。一天，陈矿长看着他說：“老于，二百吨多咱能上去啊？要是不行，就赶快进京把你签的名擦去吧！”陈矿长带着玩笑的口吻激励他。

“上不去？好，矿长，只要棚棚子的跟上，要是还上不去，你就找我老于算账！”

“那好办，再给你配个木匠怎么样？”

“行，我保证完成二百吨！”他坚定地說。

来到井下，一切都准备好了，矿长、书记都来参观这个新纪录的创造，技术员小佟招表给他计算时间。临到要上阵了，他心里确实有些紧张，恐怕万一完不成任务，辜负了党对自己的期望。小佟喊了一声：“好，开始！”他深深吸了口气，才端起了风镐，心想：砂锅捣蒜，可就在这一锤子啦！

激战开始了，于成义打风镐，两个人棚棚子，一个人拆货，四个人密切合作，锹不停，斧不歇，人人忙得汗流浹背，不到二十分钟就打出了两个垛。

“沉住气，老子，现在还不到二十分钟！”小佟說。

他沉了沉气，风镐开始了有节奏地震动、打煤，起夹石，干得有条不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感到风镐越来越重，剩下几十分钟，嗓子眼象冒火一样，身子微微震动了一下，心里在想：二百吨，二百吨！这可不是我们四个人的事啊！这是党的信任，怎么能辜负党和全矿职工的期望

呢：書記和礦長就站在他的身旁，更給他增添了力量，終於攀上了二百零九噸的頂峰！

這一次于成義是在五接掌子里，使用了他們小組創造的分層采煤法，取得了這個優秀成績的。

為了提高風鑛效率，提前完成五年計劃，礦里又總結了王恒成、于成義、鄭春林等優秀風鑛手的操作經驗，歸納成風鑛采煤綜合操作法，並拿到各單位推廣。

有一次，他們到五區去推廣操作經驗。五區有個技術大工呂剛，技術好，人能幹，是五區的第一把好手。他聽到王恒成要來推廣經驗，心想：王恒成，只是聽說過，可一直也沒碰上。這回你來得正好，非得和你較量較量，比比高低。因此他暗暗拿定了比武的主意。當王恒成一到掌子時，兩個人就賽上了。兩個人在同樣的條件下，要了同樣的工作量干起來，只聽得風鑛象連珠炮似地响个不停。王恒成全神貫注地打着風鑛，緊而不亂，十五個煤垛提前打完了，把工作地點收拾得干干淨淨。這時呂剛正忙得滿頭是汗，嘴里還在不住地喊：“斧子，斧子！”他的助手到處給他找斧子。原来越忙越出事，把斧子也忙活丟了，急得呂剛直轉轉。王恒成一看，趕忙把自己的斧子拿過去，幫着他把剩下的工作干完。這回呂剛擦了擦汗，拉住王恒成的手說：“哎呀，王師傅，真是耳聞不如眼見哪！我算服你了！”王恒成笑着謙虛地說：“你也別服我，呂師傅，這是大伙的經驗哪，你要是掌握了一定能比我快。”兩個人一邊交流經驗，一邊升了坑。真是不打不成交，從此，他們就成了好朋友，並且王恒成的經驗很快就在五區順利地推廣開了。

本溪煤礦在1955年，大力推廣了王恒成等人的先進經

驗。不几个月，就有不少风鎗手，达到王恒成等人原有的水平，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总产值完成指标的111.28%，原煤产量完成原计划的113.4%。通过技术表演，普遍地提高了矿工們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先进生产者也在不断增多。1956年第一季度全矿有五十四名先进生产者；第二季度出現了一百三十八名；第三季度出現了二百四十六名；第四季度就出現了七百五十五名，平均每十三名职工中就有一名先进生产者。到1957年配合整风运动，生产竞赛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进行竞赛的同时，工人們不仅努力增加生产，而且也反对浪费，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議。

巴德奎小组用旧坑木代替新坑木，一年能回收坑木九百三十八立方米，回收煤七百六十一車，价值等于两万元。机电科电气段老工人侯金廷，利用廢品先后制成了电动机三台和减速机一台，不但节省了大量資金，也解决了生产中的困难。

同时，苏联专家也帮助改进了頂板管理方法。在一接和二接先后采用全部冒落頂板管理方法。它縮小了控頂距离，又能减低頂板压力，保证了工作面的安全生产。在中厚煤层实行傾斜分层、木板假頂采煤法，使二、五接回采距离时间，由过去的一年左右縮短到六十五天，并大大提高了回采率。

全矿的职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貫徹执行了党和国家的各項方針政策，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挥了广大矿工的积极性、創造性，终于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几項主要生产指标提前两年零八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其他如

生产效率、回采率、回采工作等机械化程度，也都提前两年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本溪煤矿被评为本溪市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先进单位。古老的煤矿经过五年的有计划扩建和改建，面貌焕然一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辉煌成绩，为社会主义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六 跃进的时代

总路线象灯塔，照到哪里哪里亮。1958年，本溪煤矿的全体职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进发！

(一) 力争上游

1958年8月21日的晚上，矿党委召开了煤炭生产的跃进大会。

是晚，月明星稀，矿区红旗漫展，悬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声嚷嚷，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决心书，贴得到处都是。在会上，更是热闹，区与区，队与队，组与组，个人与个人的挑战书、应战书、保证书、象雪片似地飞向主席台。人们纷纷表示决心：采煤工人保证生产更多、更好的煤炭，供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掘进工人保证及时开出新的掌子，为采煤工人创造条件；机电工人把机械设备维修好，保证原煤生产顺利进行；科室干部做到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生产，有事和工人共同商量，及时发现問題，解决問題；家属保证安排好家务，使职工生活好、休息好，有充沛的精力，安心生产……

路上，吳龍江一邊走，一邊想着會上熱鬧的情景和黨委書記的講話，心里美滋滋的。猛抬頭，呀！早就走过自己家的房門口了。吳龍江返過身來，走進自己的家，屋里還亮着燈，愛人坐在炕上，縫補着衣服等着他，見他回來了，趕忙站起來，騰出個位置給他坐。她滿面喜氣，迫不及待地問：

“會上熱鬧吧？”她回頭瞅了眼炕上早就睡着了的兒子，孩子白胖胖的，臉上露着微笑。接着又惋惜地說：“要沒有這個小崽，我也真得去听听！”

提到開會的事，吳龍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沒等坐定，又站了起來。他手舞足蹈，就滔滔不絕地講開了會上、會下的熱鬧情景，以及同志們的決心，最後自問自答地說：

“你說，這是為了啥？黨委書記說：煤，是工業的食糧，沒有煤，鋼鐵就煉不出來，火車、輪船就不能開動……我們煤礦工人多生產煤，農民多生產糧食，工業、農業發展了，就能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就能早日到來……”

愛人听了，興奮地說：

“到那時，該有多好！”

“所以大家的勁頭才這麼足啊！”

幸福的生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激起了礦工們更大的幹勁，進一步發揮了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在生產躍進大會的第二天，全礦日產量比過去提高了一千七百二十四噸，打響了第一炮。這一勝利更鼓舞了全礦職工的生產熱情，他們決心創造更高的紀錄。

9月15日，西部區八段採煤隊的任务是七百車，他們決心完成九百車，結果完成了一千一百車；于成義採煤隊

的任务是四百五十吨，他們的决心是：不完成五百吨的任务，决不升坑！結果，由于全队工人的努力，团结互助，改进操作方法，以五百六十二吨的优异成绩，超额完成了任务。

車声隆隆，笑声朗朗，矿工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本班的任务后，坐着人車，升坑向党委报捷。一路上，他們个个喜笑颜开，談笑风生。八段工人在談論超额完成本班任务时，更是风趣横生。

“今天我們这掌子煤层，有的才〇·四米，頂板破碎，风鎗一打，岩粉、煤渣象篩糠似地往下漏……”

“哼，要不多亏我人老皮厚，非砸一臉麻子不可！”老王头风趣地說。

不知誰从旁插了一句：“那可找不着对象了。”

“哈哈……”逗得大伙哄声大笑。

鑼鼓敲起来了，工人們抬着捷报牌，准备到党委去报捷。区长一看，发现少了中部区邓吉祥的采煤队，問大家，都說不知道。区长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故了？他满头大汗地跑到井下一看，嚙！上溜子口是邓吉祥、老傅、老張和小陈；下溜子口是老曹、老荣、老呂和小孙。还有推車組長老刘，正、副队长把口，整整齐齐的十来个人“一”字儿排开，真成了井下雁翎队了。风鎗的“嘟嘟”声，煤鍬“叮当”响，工人們还在干哩！

“下班了，怎么还干？”

区长見这情景，就大声地喊。但是，誰也沒有吱声，回答他的只是一片“嘟嘟”的风鎗声。区长急了，上去就拉邓吉祥一下：

“老邓，下班了，怎么还不升坑？”

邓吉祥还是不停地打着风镐，嘴巴向煤壁一努，微笑着說：

“区长，你看这煤多好，地地道道的低磷煤哪！”

“这煤炼鋼才有劲呢！”旁边一个工人說。

区长看着黑得发亮的煤炭，心里确实喜欢，这煤都是供給本溪鋼鉄公司和鞍山鋼鉄公司冶炼鋼鉄用的，但不能不休息啊！他又关切地說：

“快停下，升坑休息……这不行，煤再好也得升坑！”

可是，大伙象沒有听见似的，干得更猛了。区长一看着了慌，就命令升坑，并停止車皮供应。工人们急了，紛紛过来恳求說：

“区长，時間就是煤，讓我們再干会儿吧！”

“好了，好了，早就下班了，升坑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干吧！”

区长耐心地劝說着，但工人们哪里肯听，还是一个劲地糾纏着，要求供給車皮。区长实在憋不过大伙，只好又調来七个車皮，自己也帮着干了起来。不一会儿，工作在一片欢笑中結束了，工人们扫道的扫道，收拾工具的收拾工具。忽然，一处风镐又响了，这是誰呢？邓吉祥过去一看，原来是老曹，他那里頂板碎，活很难干，帮、底还没有采清。这时，有一个工人喊着：

“风镐手，来啊！”

于是，三把风镐齐上，快乐地怒吼起来。“嘟嘟嘟，嘟嘟嘟”，战斗的友誼，同志的爱，在这风镐的大联唱里，高

昂地傳頌着。集体的威力，团結的力量，一下子就結束了整个工作。工人們互相搶扛着风鎬、工具，笑着走出掌子。区长看着一个个高大的身影，暗地思忖：“他們真是好样的！”

時間在前进，生产在提高、跃进！区、队、班、組和个人的生产捷报頻傳，新人新事不断涌現。食堂、各采煤区办公室、矿办公室等門前的光荣榜上，經常出現有新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的生产紀錄；党委办公室門前，不时鑼鼓喧天，成群結队的工人前来报捷；鍋爐房大烟囱上的两个广播喇叭，从早到晚，更是熱鬧，它不断地播送着各项新收到的消息。由于矿党委的正确領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开展和全矿职工的共同努力，原煤生产日产量曾达到比过去提高了两倍的最高紀錄。

生产上每一项新的成績，不但鼓舞着全矿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干劲，同时也鼓舞着每个职工家屬。她們为了使自己的丈夫、儿子能为社会主义建設多貢獻出一分力量，都努力把家庭生活安排好，及时做飯菜；創造舒适安静的休息环境；及时縫补衣服、鞋袜，等等。而每当矿上傳来自己丈夫或儿子在生产上的捷报时，也都喜笑颜开，因为，在这成績里，在社会主义的建設中，也有她們的一份功劳啊！

这天，吳龙江剛起床，爱人就把洗臉水送了过来，回头又去准备飯菜。吳龙江吃完饭，就到矿上班去了。一上山坡，就是矿区大門——一座用木头搭起来的，涂刷着紅、綠油漆的牌楼。門楼两边，扇形似地排列着两趟长长的“光荣榜”和“竞赛台”。大跃进开始，門楼、光荣榜和竞赛台，都作了一番新的修飾，門楼上紅旗招展，路旁山坡上楊树亭

立，紅綠相映，使这古老的矿山变得越发年輕美丽了。矿工們互相打着招呼，个个輕步捷馳，走进大門，偶尔在食堂門前停步，看一眼牆上新貼出来的溪湖区評劇团、本溪市曲艺团或是京剧团等来矿慰問演出的广告。吳龙江瞥了一眼，其实也沒有看清今天演出的是啥节目，就随着上班的人流，一陣风似地直奔坑口去了。

当吳龙江赶到坑口休息室的时候，两个一伙，三五成群，已經挤了不少人。人群里，除了当班的采掘工人外，还有原来在井上的机电工人、各科室干部和医务人员等。他們和矿工一样打扮：身着矿工服，脖子上圍着条白毛巾，腰間束着皮帶，挂着沉甸甸的电瓶，下着高統胶靴，头戴柳条帽，矿灯紅亮，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他們每天都是这样：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和工人一道下井，指导生产，发现問題，解决問題，为工人、为生产服务。

一切为了生产，为了社会主义，科室工作是这样，其他如托儿所、食堂、浴室等部門也都“全矿一盘棋”，同心协力，提高工作質量，服务于生产，新人新事不断出現。

“太阳上东墙，孩儿想念娘”，托儿所的保育員，共产党员赵喜琴，以慈母的心带好孩子，使职工安心工作和生产，被称为紅色的“园丁”。柳塘食堂炊事員，共产党员徐玉梅的事迹，更是被人傳頌，成为服务部門职工的学习榜样。

徐玉梅在1950年就参加了食堂工作，当时左邻右舍有的孀子、大嫂劝她說：

“徐玉梅，你爱人一个月开的工資足够你們过日子，何必干那行又埋汰又沒出息的工作呢？在家里做飯，出門还当个鍋台轉，侍候人，可真沒意思。”

徐玉梅听后，耐心地解釋說：

“我当炊事員，就是为了侍候工人，侍候好了，工人多挖点煤，就算我尽到了一份力量，我才不光是为了掙錢呢，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工作，就是一个錢不給，我也做它一輩子。”

就这样，徐玉梅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常年如一日地工作着，从1953年开始，連續被評为矿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紅旗手，并荣获本溪市第一个五年計划劳动模范、全国和辽宁省妇女建設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大跃进更鼓起了她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她为了讓职工們吃得好，和全体炊事員一道，积极努力提高飯菜質量，粗粮細作，为工人做、送保健飯。該休息，她不休息，該下班回家也不回家，帮着同志們干。有一次，食堂給工人包饺子，本該是徐玉梅下班休息的时候了，但她还帮着大伙儿一起干。管理員老李看她太累了，再三劝她回家也不听，没办法，最后只得把她推出厨房門。可是，不大会工夫，她又从后門跑了回来。老李一見可急了，

“啊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徐玉梅看老李有些生气了，赶忙恳求說，

“管理員，你就讓我干点吧！工人們在井下干得热火朝天的，我怎能睡得着呢？”

管理員一看实在沒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由于全体炊事員的努力，在四天時間里，包了七八万个饺子。当矿工們吃着又肥又香的饺子时，也都想起了徐玉梅，并深受感动地說，

“食堂太关心我們了，我們再沒干勁还行！”

井下，凉风飕飕，电缆、风绳蜘蛛网似地伸向各个掌子；粗大的风筒顺躺在巷道一边，发出“吾吾……”的声响，不断地向着各条巷道和各个掌子输送着新鲜空气；“隆隆”的电机车，拖着长长的列车，放射着耀眼的光柱，“嗚！嗚！”地叫着，来回奔驰；坑木车来了，工人吆呼着：“喔——来车了——”两个人、三个人，齐力推着，头灯一闪，不见了，只听得“隆隆”的车轮滚动声，渐渐远去，消失……；水泵房里，水声“嘩嘩”，一座座高大的水泵呼啸着，把地下水送出井外；调车场上，电话“铃铃”，钢绳“沙沙”，巨大的卷扬机，拖卷着粗硬的钢绳，象巨人的手臂一样，牵引着矿车；把它调送到各个需要的贮煤仓、掌子等地方去；采煤掌子里，“嘟嘟……”响，风镐象机关枪似地在吼叫，和掘进掌子里偶尔传来的“轟轟”炮声交織在一起，真象到了正在激烈战斗的战场上一样。

整个矿井在沸腾，生产在顺利进行。

吴龙江一伙人，一进掌子就摆开阵势，大工打风镐，小工攞煤、运坑木，开始干了起来。随着风镐的怒吼声，大片大片的煤“嘩嘩啦啦”地从煤壁上掉落下来。小工们手持煤锹，左攞右鏟，前后翻抢，把煤攞进溜子，就象一条黑色的长龙向掌子外傲然游动……

“有水！”

突然，老张叫了一声，顺手拉起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下脸。一个小工往溜子里攞了锹煤，说：

“别扯了，这是干掌子。”

“那不就是下雨了？”

“我的奶奶，要是下雨，淋到你头上，那不完了吗？那

是我用的汗！”吳龍江笑道。大伙也都哈哈地笑了。

煤，黑油油的閃着光亮。

吳龍江看在眼里，喜在臉上，他禁不住自言自語地稱贊說：

“這煤真好，象金子一樣！”

“金子，金子算個啥，你看哪噸鋼是金子煉出來的！”老張在一旁插嘴說。

吳龍江一聽說“鋼”字，干劲更高了，他想：“讓高爐吃飽喝足，建設社會主義，也有我的一份功勞啊！”隨着風鎚的震動，吳龍江脖子上的青筋蹦蹦地直跳，臉上的汗水象下雨一樣往下淌。衣衫全濕透了，干脆脫掉了工作服，光着膀子干。他左右開幫，上下掏槽，又是上挑頂，下平底，二十多斤重的風鎚，在手里橫去豎來，輕松自在，由他擺弄。煤，……五垛……三垛……一垛，眼看這最后一垛就要采完了，采完這個垛，就又是個新紀錄。吳龍江滿心喜悅，黑油油的臉上，不時地掠過一陣勝利的微笑。

“——哪。”

突然間，風鎚停止了吼叫，煤不再馴服地往下落了。

“風停了！”大伙不約而同地說。

吳龍江一手提着風鎚，呆呆地站在那裡瞅着煤壁發楞，默默地嘀咕着：

“真別扭，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單在這個時候停！”

黑油油的煤壁頑強地屹立着，好象挑畔似地說：哼！吳龍江，現在風鎚不頂用了，看你還有什麼能耐？吳龍江越看越來氣，心里在翻騰着：采不完這個垛對自己沒有啥，任務早超額完成了，可下班溜子進不來，那就影響他們生產了。

怎么办呢？

“哈，有了。”吳龙江一轉眼，看見了攞煤的鉄鍬，隨手就拿了過來，可是又一想：“不成，哪有用鉄鍬采煤的，這不開玩笑嗎？”吳龙江剛想把鍬撂下，但又提了起來：

“這雖然不是個辦法，但總比沒有工具強，好在就這一點了，時間就是煤哪！”吳龙江想到這裡，舉起鉄鍬就向煤壁砍去……

机电工人小張，檢查完馬達，剛想升坑，忽听“咋喳，咋喳”的声响接連不斷地傳來，以為是掌子來勁了呢，順聲趕來一看，却是吳龙江在用鉄鍬砍煤，也就立即過來助戰。他順手撿起半拉劈木，往溜子裡攞煤。吳龙江一看來了幫忙的，勁頭更大了。砍呀，采呀，攞呀！一口氣，就把一垛煤砍采完了。

笑声响起來了，本班的任務超額完成了。工人們用圍巾擦着汗水，在每個人的臉上露出了勝利的、愉快的笑容。在歡笑聲中，煤炭滾滾，車聲隆隆……吳龙江看着新架起來的棚子，整齊的煤幫，平坦的底板，笑了……

在黨的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礦黨委的領導下，全礦職工個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互相支援，互相協作，不怕任何艱難困苦，分秒必爭，提前二十六天超額完成了1958年的生產任務，以源源不斷的優質煤炭，供應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二）青年常勝采煤隊

1958年，在那轟轟烈烈的生產躍進高潮中，本溪煤礦不僅生產出了又多、又好的煤炭，有力地支援了社會主義建設

的需要，同时，也锻炼出了不少生产英雄和模范。其中王恒成“青年常胜采煤队”的模范事迹，至今还在矿工中传颂着。

故事发生在10月1日这个举国同庆，万民欢腾的伟大的日子里。

早晨，一轮红日东升，金光闪闪，放射着万道光芒。山谷里，轻纱似的晨雾消散了，翠绿的群山，重峰连嶂，紧紧地环抱着矿区。山坡树荫下，红色的、白色的房屋鱼鳞栉比，在这里，是一个个欢乐、温暖、幸福的矿工之家，小鸟在枝头歌唱，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西山坡，是一片辽阔的排矸场，矿车象一条爬虫似地在上边来回蠕动，翻倒着刚从井下掘出来的岩石，“轟隆隆”地发出春雷般的巨响。矿办公室门前，彩旗招展，鼓乐喧天，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红领巾手执鲜花，成群结队，走向节日的广场。《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象长了翅膀一样，在山谷里荡漾……

“恒成，饭要凉了，快吃吧！”

王恒成站在窗前，看着这生活美好、节日欢乐的景象，心早就沉醉在幸福中了。听得爱人唤叫，看了看表，他才发觉自己还没吃饭。当王恒成吃饭的时候，爱人拿出个饭盒，给他准备井下的饭菜。忽然，王恒成的筷子停住在饭碗里，想起了什么，说：

“常玲，你说，我们今天为啥这样干？”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呗！”

“对，为了社会主义。”

王恒成满意地笑了笑，三口两口吃完了饭，一抹嘴，夹起饭盒，出门上班去了。

矿工們急步来到矿上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就匆忙走了；有的不等穿好工作服，肩披上衣，边走边束腰带；有的一边更衣，一边談論着昨天的生产情况，交流工作經驗，表白当班的跃进計劃……

“王师傅来了！”

大伙回头一看，見是王恒成，就紛紛和他打招呼，向他討教先进操作方法。当有人問他今天的生产計劃时，他一边更衣，一边毫不保留地告訴給大伙，并說：

“今天是国庆节，我們要以超額完成生产任务的实际行动向国庆节献礼。”

頓时，人們騷动起来，贊声不絕，学先进，赶先进，紛紛表示决心，向王恒成学习，以出色的成績向国庆节献礼。

今天，王恒成接的是东九道二接大掌子，这是个日产千吨的高产掌子，厚厚的煤层，在矿灯照耀下，油汪汪的，象烏金一样，閃閃发着光亮。工人們一看，个个摩拳擦掌，干劲十分高漲，再次表示决心說：

“一定超額完成任务，讓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檢閱我們的力量！”

說着，工人們各就各位，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入海，勇猛不可挡。“嘟嘟嘟，嘟嘟嘟”随着連珠炮似地风鎗声，煤块象黑色的瀑布一样，从煤壁泻向溜子道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掌子……正当工人們战斗情緒高漲的时候，忽然有人叫了一声：

“頂板来勁了！”

王恒成听了，馬上跑过去，一檢查，呀！几根棚子腿都被压断了，頂板“哇！哇！”地响着，眼看几十米长的大掌

子就要全面来劲了，要不及时抢修，馬上就要冒下来。王恒成馬上拉綫，通知溜子司机，停止溜子运转，并急忙发出命令：

“同志們，馬上停止工作，修理掌子！大工跟我来，小工串木头。”

說着，他就領着大工分头打木垛，倍棚子。頂板、梁子、支柱“咋！咋！”响得越来越厉害，十六厘米的木头支柱都被压断了，呲牙咧嘴的，就象在那里直着嗓子叫喊救命！这时，有个小工稳不住神了：

“够呛，掌子要冒，撤吧！”

撤退，掌子不就完了嗎？一个共产党员能在紧要关头当逃兵嗎？不能，决不能。再說，什么事情都和打仗一样，軍心乱了，士气不足，就难于取得胜利。王恒成想到这里，坚决地說：

“不，不能撤。同志們，活是人干的，有我們在，掌子就一定不会冒下来。撤退了，掌子就非冒不可，那馬达、溜子……全掌子的設備都要埋在里面，而且这又是日产一千多吨的高产掌子，扒就得扒五六天。为了保証生产，为了社会主义，我們一定要坚持陣地。”

王恒成的一番話，穩定了同志們的情緒，坚定了胜利的信心。王恒成手动，耳听，眼观四方，注意着掌子里的一切动静。当他目光触到溜子口的时候，眼前一亮，計上心来：从掌子上下溜子口对头往里修，打好木垛，倍好棚子，只要修透了，掌子就能有救。他把这想法和大伙一說，大伙也都說：“行！”

“我到上溜子口去。”

“我也去……”

“我到下溜子口去。”

.....

工人們都自报奋勇地要求任务，提斧携鋸，扛起坑木，各自冲赴陣地。矿灯在黑暗中閃耀；木头在工人手中流傳；拉鋸、斧击之声响成一片；木垛在长高，棚子在增多；豆粒大的汗珠，在工人們的臉上流淌，但誰也顧不得擦一擦，一心想着：一定要把掌子修好！

“王恒成，怎么样？”

工作正在緊張进行的时候，党委书记和矿长来了。他們是听到情况后特地赶来的。王恒成心里热呼呼的，激动得一时說不出話来。在旧社会采煤工人被称为“煤黑子”，当牛馬使喚，死活不管，可是如今，真是不同了！

“書記同志，放心吧；我們一定能修住。”王恒成終于回答說，声音有些发抖。

这时，書記和矿长早就参加了战斗，和工人們一起往掌子里搬运坑木。工人們看到这一情况，也都深受感动，都暗地想道：

“有書記、矿长在，还怕什么哪！”

工人們的干劲更高了，信心更足了，木头象流水一样运进掌子，一个个木垛越来越高，一架架棚子越立越多……，頂板还在响着往下沉，可是都被新架起来的棚子頑强地頂住了。它們頑强地挺立在那儿，仿佛在对着頂板示威：哼！有我在，你就別想下来！

一个鐘头，两个鐘头，……工人們經過四个鐘头的緊張而激烈的搶修，頂板終于老老实实在木垛和棚子上，显得无能为力，哑口无声了。

“我們勝利了！”

工人們歡呼起來，臉上露着驕傲、快樂的笑容。書記把一桶水提到大伙面前，關切地說。

“同志們，來，歇着喝水吧！”

在這場緊張的戰鬥里，工人們也不知出了多少汗，“咕咚，咕咚”，一氣就喝了两桶半水。這時，工人們才感到身上發緊、冰冷，原來上下衣衫全被汗水濕透了。歇了會兒，王恒成攏着濕漉漉的粘在前額上的頭髮，看着堅實的棚子，微笑着說：

“同志們，乘勝追擊，完成任務，向國慶節獻禮，干吧！”

“對，干呀！”

工人們異口同聲地說。

頃刻間，風鑼又快樂地響起來了，溜子又轉動起來了，煤象潮水似地涌進溜子道，瀉進煤車，運往洗煤廠。真是：幾百米厚的岩石的重量可以計算出來，但礦工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力量，則沒法測定。他們又用了五個小時的時間，采出了原煤六百二十一噸，超額完成了四百噸的生產計劃，創造了新紀錄，向國慶節獻了禮。

當王恒成他們乘着人車來到井上的時候，人聲喧鬧，鑼鼓轟鳴，黑壓壓的人群堵住了去路，原來是黨委書記和礦長帶着慰問隊等候在坑口。書記和礦長迎上前來，把一朵朵鮮紅的光榮花戴在工人們的胸前，熱烈地握手，問好，祝賀。并根據王恒成“青年組”歷年來生產中的先進成績，書記代表黨委授予他們“青年常勝采煤隊”的光榮稱號。

節日的燈火一片輝煌，礦工們紅紅的臉上露出了幸福、

愉快的微笑。鑼鼓声、鼓掌声、称赞声、欢笑声和着“隆隆”的风压机声，整个矿山被淹没在这胜利、欢乐的气氛中了。

(三) 巧夺技术关

随着井下煤炭生产的发展，产量的增加，洗煤厂工人的洗煤任务也加重了。

大跃进前，洗煤车间的工人，一天三班倒，井下煤炭随到随洗，有时还可以打个哈哈。现在可不行啦！煤炭象潮水似地涌来，工人们洗呀，洗呀，怎么努力洗也洗不完。这么多的煤炭，工人们心里又急又高兴。高兴的是：煤是工业的食粮，有了煤，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迅速发展。急的是：煤洗不出来，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为了把煤炭尽快洗出来，工人们都加倍地努力，吃饭时，路上带着小跑，进食堂三口两口撂下筷子，就又走了；要是馒头，有的干脆把菜吃了，拿着一边走，一边啃，急急忙忙跑回车间；要不，派个代表把饭菜打回车间吃。……如不改变现状，不仅要影响煤矿生产的顺利发展，同时，也将影响工人身体的健康。见此情形，厂党委及时召开了党委会，研究解决办法。研究结果决定：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并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号召全厂职工集中力量，突破洗煤技术关，确保煤矿生产的正常发展。职工们个个欢欣鼓舞，欢喜若狂，纷纷说：

“搞技术改革，真是时候！”

“党说的，就是我们想的。”

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厂职工的热烈拥护下，全厂如火如荼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开展起来了。工人姚德山开了第一炮，

提出調节跳汰再洗震次的建議，提高了跳汰周期，保證了精粉質量。机电技術員常柏秋經過反復試驗，制造成功了電熱器、小型皮帶裝石機，并把手選車間改成自動化，機器代替了笨重的體力勞動，不僅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并且提高了勞動效率。可是洗煤廠最關鍵的還是提高洗煤量的問題。于是有人提出，要根本提高洗煤量，就必須改革立式風閘，調整震洗周期。

革新課題提出后，不同的意見也就來了。

“洗煤機是外國人安裝的，我們技術差，誰能擺弄它。”

“畫虎不成反類犬，影響生產，你能負得了責任？”

改革立式風閘，洗煤車間工人的意見紛紛，信心不足，鉗工車間等工人更是感到撓頭。事情是这样的：

1953年，洗煤車間里有一台偽滿時留下來的懸空溜子，高不高，矮不矮，老是撞腦袋。鉗工車間的工人一片好心，為他們進行了改裝，事不湊巧，正在這個時候，洗煤機老出毛病，影響生產順利進行。于是工人就吵吵開了，硬說是給鉗工改溜子動壞了，要鉗工把懸空溜子再改裝過來。沒有辦法，最后鉗工車間被迫又把溜子按原樣改裝了過來。

可是，現在的關鍵是立式風閘的問題啊！不改又有什么辦法呢？

正在這時，張礦長從北京中央煤炭工業部開會回來，說開灤煤礦正在制作臥式風閘。于是，黨委馬上給開灤打了個電報，索取圖紙。不久，圖紙郵來了，技術員謝懷多一看，發現有問題：入風口才四十五度角，這樣風壓不夠勁，如改為九十度角，壓風量就大了。為了慎重起見，黨委決定由何廠長帶領技術員謝懷多和鉗工鄭恩材馬上到開灤煤礦參觀

学习。赶到开鑿，他們已經制好，但因风口角度太小，不好使。問題明确了，于是把风口改成九十度角，进行試制。

說話容易，做起来难。工作一开始，困难就来了。臥式风閥不說沒有摆弄过，就是連看也沒有看过。大家都瞅着面前的一大堆橫七豎八的圖紙发楞，深深感到这项任务的光荣而又艰巨。

“困难吧！”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党委书记，“工作么，总是有困难的，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我們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穷則思变，我們要在一张白紙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現在，我們就要用我們这双手，在洗煤厂里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完成这幅图画的美术家就是你們。”

书记的这番話給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不会就学，他們到图书馆、技术学校、书店，从各处找来了有关风閥的图书、資料，你一本、我一本地分头閱讀、研究，大伙討論，大伙不能解决的就請教別人。最后，臥式风閥的草图终于繪制出来了。但臥式风閥全都采用鑄件，是經過磨光制成的。这样，時間就要长，生产要受到影响。于是，大伙又开了个“諸葛亮”会。有人提議用鋼板焊接代替鑄件，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說：

“立式风閥是鑄件的，臥式风閥原設計也是鑄件的，我們用鋼板，怕不行吧！”

“鑄件是鉄，鋼板是鋼，为啥不行？”

有人提出了采用鋼板的理由，意見統一了。謝怀多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張矿长，好似說：張矿长，你有話講嗎？

自从厂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后，張矿长和何厂长主要負責洗煤車間的革新工作，因此，他們經常来車間和工

人一道研究革新項目，指導工作，解決問題，尤其對改建臥式風閘的工作更為重視。今天這個會他很感滿意，笑容滿面地說：

“好，這會開得很好哇！我也同意大伙的意見，以鋼板代替鑄件。”張礦長深深地吸了口煙，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踩滅了，“當然委，凡是新的工作，總會有困難的，但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決心，就一定能成功，你們不用怕，就是不成功，還可以作個經驗教訓呢！”

沒有設備自己造，沒有原料自己找，工人們在張礦長的積極支持和鼓勵下，信心就更足；干劲就更大了。他們找遍了全廠的廢鐵堆，死牆角，大的小的，厚的薄的，叮叮當當，一人扛，二人抬，真是眾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一個上午的時間，就找來了好幾十塊鋼板。於是臥式風閘的試制工作正式開始了。

全廠職工聽到試制臥式風閘正式開始的消息後，都紛紛前來看望，關心地打聽什麼時候能製造出來；洗煤車間的工人更是關心備至，每當休息或上下班的空閒時間就來幫助工作；幫助搬運鋼材，遞個工具，打送開水；就是自己插不上手，也往往是一直等到上班的時候才迅速離去。有時，食堂主動把飯送到車間。參加臥式風閘制作的工人都深切地感到，黨和全廠職工對他們寄予很大的希望；早日把臥式風閘制作成功，投入生產。為此，技術員謝懷多，鉗工鄭恩材，錘工孫殿臣等十幾個同志，都把行李搬來，住在廠里。

夜，月色朦朧，星星在深灰色的天空中眨着眼睛；群山剪影似的矗立；馬路上，汽車不再奔馳鳴叫；街上，孩子們不再吵嚷；高爐上紅光閃耀；發電廠上空薄霧輕飄；溪湖車

站上，偶尔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划破了夜空，之后，一切又归于宁静。

这时，洗煤车间里灯火齐明，敲敲打打，连锯带锤，非常热闹。工人们正在忙碌着赶制卧式风阀。电焊机在“嗞嗞”作响，发射着蓝色耀眼的火光，谢怀多蹲在地上，拿着卡尺，量这量那……

时间一天、两天……地过去了，第七个早晨来临了，随着电焊机蓝色火花的最后熄灭，一道道银白色的阳光，射进了厂房。这时，一整套卧式风阀试制、安装成功了，欢乐的人群跑跳着，笑着，从四面八方奔向洗煤车间……

车间里，在工作台旁，过桥上，楼梯上，全都挤满了人。其中除有党委书记、张矿长、何厂长等领导同志和洗煤车间的工人，还有其他车间和科室前来参观的职工。人声喧嚷，非常热闹。谢怀多、郑恩材、孙殿臣等几个同志，把机械的各个部分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完全正常。试车开始了，“吾”的一声，电门开了，“呼哧、呼哧……”卧式风阀有力地鼓起风来，随着风阀有节奏的鼓风声，洗煤槽里水波起伏，精煤被源源不断地分洗出来，流出水槽……

“啊，成功啦！”

人们欢呼起来了，掌声雷动。党委书记、厂长等领导同志走过去，和谢怀多、郑恩材、孙殿臣等参加试制工作的同志热烈地握手，祝贺他们的成功。人们的情绪沸腾起来了。谢怀多等几个同志激动得嘴唇牵缩着，说不出话来，眼里含着泪水，看着许多张欢乐的笑脸。最后，他们也使劲地鼓起掌来，欢乐地笑着，欢呼着……

卧式风阀的制作成功，使洗煤量提高了一倍多，精粉的

回收率每月平均可达到73—77%，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8%的指标，从而也就满足了采煤生产的要求，有力地保证了采掘工作的顺利发展。

(四) 开路先锋

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它象大海里的波浪，起伏前进着，而在前进中，有急流，有缓流，有时还会有礁石的阻拦。生产也是一样。但不管是快、是慢，还是有什么困难阻拦，在党的领导下，在英雄的矿工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突破不了的难关，它将永远前进！

1959年2月中旬，中部区的五个采煤工作面，突然有两个工作面遇到了地质变化，不能继续干了，而正在掘进的准备工作面需要在三月末才能交工生产。在这情况下，其他两个工作面的采煤工人，不得不挤到仅有的三个掌子面里工作。这样一来，机械设备没有一点喘息的时间，经常发生断溜子、马达失灵等故障，产量出现了下降趋势。如果不急速开掘出一个采煤工作面，三月份采煤工人就有没活干的可能。

情况非常紧急，当天夜里，采区党总支陈书记立即召集211和213掘进队的工人开会，研究对策。书记把当前采煤缺掌子的严重情况介绍了一下。工人一听采煤工人要没有活干了，产量要跨下来，大家急得直跳。张振山霍地站起来说：

“这个任务交给我们……”

“对，交给我们，”阎玉昌在书记介绍情况的时候就着急，现在听老张一表示态度，就更来劲了，说，“我们保证十天完成任务。”

“说干就干，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工人们也都异口同

声地说，个个摩拳擦掌，有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就象要马上上下井了似的。

陈书记看着年轻、体壮，一个个象小老虎似的小伙子，满心欢喜地说：

“好，这个任务就给你们。”

第二天，工人们一进掌子，就摆开阵势，大工打风镐，小工捞筐、运木头，开始干了起来。谁知往上山^①采掘的閻玉昌小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顶板不但太碎，而且干燥，风镐“嘟嘟”一打，煤渣、岩粉就象下雨似地往下漏，干不一会，就喘得喘不过气来，有的戴上口罩，憋得浑身是汗。閻玉昌看到这种情况，就和大家研究，改变作业方法，采用“拉锯战术”。这个下来，那个上去，轮流着干。这样，工作不停闲，工人们既可减少煤渣、岩粉的熏呛，又可得到休息。结果，张振山小组一班干了三架棚子，閻玉昌干得最猛，创造了四架棚子的新纪录。可是，尽管这样，十天工夫还是不能完成任务。

211掘进队不仅在二区，就是在全矿，也是最硬实，是有名的先进快速掘进队。二区掘进工作，哪有困难，他们就到哪里去，打1953年成立那天起，总是年年月月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至1962年是九年）。队员们也都以此为光荣和骄傲。今天党又把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怎能辜负党的期望呢？先进的光荣感激起了队员们的工作责任心，下定决心，一定按期开出掌子，保证采煤工人有

^① 地层和山脉一样有起有伏，掘进和采煤都随地层变化而起伏前进，起而向上者，叫上山；反之，叫下山。

活干，促进煤炭增产。于是，队长决定开班会研究对策。

采区值班室的外屋，211队的“诸葛亮”会正在进行。屋里挤满了人，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背贴着暖气站立着，有的闷头沉思，有的吸着烟。烟雾腾腾，混合着热烘烘的暖气，散发着熏人的气味。值班室里，不时传来一阵阵急促而清脆的电话铃声。李区长在打电话：

“喂，老于，你们采煤队的情况怎样？……明天换掌子，好哇！……好！……掘进么？……一定想办法跟上去。”

“同志们，听到了吧！”队长说，向大家扫了一眼，“采煤又来打我们的屁股了，看，我们想什么办法吧？”

李区长和队长的话，工人们听在耳里，愁在脸上，唉！掘进——采煤的开路先锋，可现在给采煤队打屁股，这成什么开路先锋呢！工人们面面相觑，默默交流着为难的眼色，好似在问：你想出办法了吗？阎玉昌的脸上更是火辣辣的难受，刚在升坑的时候，听得有个小工有松劲情绪，说：“十天完成任务，这鬼掌子，真难干。”任务是艰巨，可得想办法解决啊！党委书记讲过，完成任务，不能光凭使劲，还得动脑筋。对，光苦干可不行，必须得和巧干结合起来。想到这里，阎玉昌手臂一甩说：

“干工作，总是有困难的，有困难，就要去战胜它，克服它，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改进操作方法。”

阎葫蘆被掀开了，工人们就吵吵嚷嚷，纷纷议论起来。有的提出了工作上的问题，有的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真是集思广益，人多办法多。最后决定：采用拉坑木、打风镐、拉筐循环作业法。

会议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二月的太阳，懒洋洋地照着白皑皑的大地，连巒洁白的群山，拥抱着这古老的矿区，显得格外宏伟美丽。西山上，绞车的起动车声，矿车的奔驰声，和风压机的“隆隆”声，响彻了整个山谷，两股光亮的绞车路轨，从平地升起，沿着陡立的山壁伸向山巅，好象是搭上了一望无际的天际。架线式的电机车，拖着一列长长的矿车，“呜呜”地响着喇叭，飞快地从天桥下向东驰去。

閔玉昌站在路边，呆望着驰去的矿车，他想起了生产上的问题。几天来，由于实行了拉坑木、打风镐、拉筐循环作业法，使进度大大加快了。这样拉筐工人就繁忙了，来回如飞似地跑着；很多捞筐被捞坏了，工人们就自带铁丝，把破筐修补好继续使用。掌子的不断伸延，工作面和溜子相距越来越远，溜子又进不去，拉筐工人要走长长的一段路，捞筐装的又少，工人跑得两脚不沾地，满头大汗，还跟不上掘进，煤炭在工作面上堆积起来，影响着掘进工作的顺利进行。假使能用这矿车，就可以多装，两人一推，又快又轻松，捞筐不也就省了吗？

閔玉昌把自己的想法和队长、区长一讲，他们都說：“行。”区长和运输队一联系，运输队满口答应，借来了一辆车。捞煤出渣用了矿车，劳动强度减轻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小工人们都高兴地說：

“閔师傅真好，什么事都想得周到。”

可是借来的东西用不长，随着全矿掘进、采煤效率的提高，运输队的矿车不够用了，矿车被要了回去。怎么办呢？

“沒有洋的，搞土的。”

“对，我們自己用木头做。”

工人們你一言，我一語，終於想出了辦法。於是，閻玉昌掛帥，大家找木頭和釘子，利用業餘時間，鋸、刨、敲、釘，經過幾次製作、修改，做成了一輛活底漏斗車。工人把車推到溜子跟前，把連在底板上的繩子一松，車底張開，車里的煤就自動地卸落下來了。漏斗車的製造成功，使拉坑木、打風鑽、拉筐平行循環作業得到了正常循環，進一步加快了掘進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結果，只用了九天時間，提前完成了掘進任務，保證了原煤生產的順利進行。采煤工人贊揚說：

“211隊真不愧是個先進快速掘進隊啊！”

在黨的領導下，在全礦職工的積極努力和各個部門的配合下，掘進超過了采煤，洗煤跟上了采煤，全礦超額完成了1959年的煤炭生產任務。全礦職工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勝利地進入了1960年，並向着新的勝利繼續前進！

（五）愛礦如家

十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本溪煤礦經過恢復、建設和發展，礦工們以辛勤的勞動，使古老的礦山恢復了青春。並涌現出了許多勤勞勇敢、熱愛礦山、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英雄、模範和先進的標兵。

第一采煤區準備工人、共產黨員李茂秀，從1949年到現在十二年如一日，勤懇工作，愛礦如家，從沒曠過工，每天都是早來晚走，從不遲到早退，就是全礦許多模範、標兵中的一個，是礦工們敬以為師的學習榜樣。

李茂秀今年已是年近半百了，眼神不好，再加上家住在離

矿井十多里地远的明山站，上下班有很多困难。但是，李茂秀却始终坚持出勤，无论是在烈日当空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九腊月，总是风雨无阻地准时到矿上班。头几年，家里没有钟表，上白班，他经常到邻居家看钟点；逢到上夜班，他就以北斗星计时。后来，他发现每天动身上班时，总有一趟火车吼叫着从明山经过，于是，这班火车就成了他上夜班的时钟，每当火车一过，他就起来上班。所以，在矿山休息室里第一个等候点名的，经常是李茂秀。

从明山到本溪矿，太子河大桥是必经之路。1953年修桥的时候，来往行人都要靠船摆渡。这时，李茂秀大都是上夜班，夜间没有渡船，他就不惜绕道十多里路，多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到南面，经采屯大桥到矿上班。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直到太子河大桥修复为止。

1959年初春，一个寒冷的夜晚，天空阴森森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李茂秀下班往家走，为走近道，经过河滩，横渡太子河，快到对岸的时候，“扑通”一声，不小心失足掉进了冰窟里，冷彻肌肤的河水立刻淹没了下半身。在一阵惊慌中，李茂秀抓住了一根木桩，总算爬了上来，等他回到家里时，两条浸透河水的裤管冻成了冰套，双脚已经麻木，全身冻得发抖，发了一宿高烧，到天亮还没减退。妻子劝他在家休息一天，他不肯，说：

“我是准备工人，准备不好，就没法采煤，耽误煤的生产是个大事。”

“那你还没退烧啊！”妻子又说，爱护的目光看着丈夫烧红了的脸膛。

“这点烧，算个啥！”李茂秀坚决地说，右手指着屋里

的家什用具划了个圈：“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今天我們是为自己干活哪！”

李茂秀看到今天的幸福，又想起了从前的苦难。

李茂秀原籍山东人，二十七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到本溪煤矿当特殊工人。那时，过的可不是人的生活啊！住的是大房子，屋外四周用两道电网围着，屋里屋外都放着岗哨，几百个人挤在一个屋里，上下两层铺，沒铺沒盖。万恶的日本鬼子怕工人跑了，出去大小便，穿了上身就不准再穿下身，穿了下身就不准再穿上身，否則就不讓移动一步。每天，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上班，看着下班，一不称他們心，就是拳打脚踢。一天干十几个鐘头的活，一升坑，就押送着关进大房子，每人两个窝窝头，累了一天，渴得喉嚨冒火，也不給点水喝。工人们渴急了，只好喝臭水沟里的污水，有的工人，因此中毒死了。解放了，才重見天日，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妻子听李茂秀这一說，想想过去，比比現在，現在的生活有多幸福啊！一家九口人，有吃有穿，大儿子念中学，两个小女儿念小学，生活过得虽不太火紅，但也如意。有国才有家，生产发展了，生活也就更提高、更好了。她感到丈夫的話有道理，也就沒再分說，嘱咐一番，目送着丈夫往矿上走去。

采煤掌子里机械設備运轉的好坏，对采煤能否順利进行，有着很大关系。因此，李茂秀总是时时刻刻都为采煤工人創造条件。每回挪好溜子，他都先要試轉一次，等采煤工人下井后，再試轉一次，直到一点毛病沒有了才离开。不仅如此，李茂秀还十分爱护矿里的一釘一木，在上下井时，看見有扔掉的坑木，他都一根不放过地把它收回来。有一次，他在十五道

大掌子放頂，由于頂板破碎，“嘩啦”一聲，頂板冒落了下來。

“呀！”李茂秀不禁叫了一聲，心想這可咋辦哪？三十多根木头全埋里面啦！這是國家的財產呀！現在坑木又缺，一根木头五六元錢，三十多根木头，就得二百來元錢哪！李茂秀想到這里，就貓着腰，鑽進了掌子里。掌子里，黑呼呼的，又矮又窄，礦燈一晃，冒落了的岩石呲牙咧嘴，象要吃人的野獸一樣，十分可怕；岩渣沙沙拉拉，不時地掉落下來，說不定什麼時候還會壓下塊大石頭來，人要被壓着，那就要粉身碎骨，埋葬在里面。但是，李茂秀全不管這些，他弓着腰，小心地在里面爬來摸去，尋找着，挖掘着埋在岩石底下的坑木。累了，胳膊疼了，腰背酸了，他就坐下來歇會兒，然後再繼續工作。他找呀，挖呀，拔呀，整整花了四個來鐘頭，終於把全部坑木收了回來。工人們都贊揚他說：

“李茂秀，真是好樣的！”

1959年秋，有一天，李茂秀下班回到家里，妻子一邊給他準備飯菜，一邊說：

“你吃飯吧，吃完了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先吃吧，吃完再告訴你。”妻子還是一句話。什么事呢？偏得吃完飯才能說，李茂秀真是納悶：

“爹死娘亡，也得吃飯，你說吧！”

但妻子還是沒有說，李茂秀憋不過妻子，只好先吃飯。吃完飯，妻子悲痛地拿出一份電報，說：

“你爹在家病重，叫你回去。”

由二十七歲到四十六歲，十九年來，李茂秀一直沒有回

过家。1948年，本溪解放后，他給家里写了封信，父母知道儿子还活着，高兴得老泪横流。李茂秀兄妹四个，两个兄弟，全被日本鬼子害死了，家里有个姐姐，也出嫁了。父母多想念儿子——唯一的儿子呀！儿子也想念父母——十月怀胎，把自己撫育成人的骨肉亲人呀！父母思儿，儿思亲，都想見見，家里再三来信叫回去，可是，李茂秀沒有回去。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祖国人民不再受压迫和剝削，他留在矿山，和矿工們一道，积极参加恢复矿山的工作。但为了不使父母想念，就照了張相寄回家去。之后，又是矿山建設、发展……現在父亲病重，回去吧，正是大跃进，生产很繁忙，准备工作跟不上，就要影响采煤工人生产的順利进行；不回去吧，叫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怎么办呢？事情被采区党总支部书记知道了，就給了他一个月的假，并关切地說，

“李茂秀啊！你回去吧，一来給父亲治病，二来看看他們俩老人家，工作么，有同志們哪，放心吧！”

李茂秀紧握着书记的手，激动得說不出一句話来，他嘴唇蠕动着，双手发抖，一股兴奋、感激、幸福的激情，象泉水一样从心底冒上脑門，鼻子酸了，眼泪夺眶而出。李茂秀哭了，但他不是悲伤，而是幸福。在旧社会，他和全国受苦的劳动人民一样，受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压迫和剝削，有国作不了主，有家回不去，有亲娘見不到面。如今，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党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是这样的关心备至，体貼入微，这怎能使他不深感幸福啊！

李茂秀回到家，父亲已經病故，他用几天工夫料理好家事，就回矿了。当时，山东家乡发洪水，从李茂秀家到兗州有、

二百八十來里路，偏巧到兗州火車站的這段公路有幾處被洪水沖壞了，暫時不通車。鄉里鄰居都勸李茂秀在家多待幾天，母親這大年紀了，怕以後也沒有機會再見了，母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更不讓他走。但李茂秀關心生產心切，向母親說好說歹，安慰一番，除了自己路上用的盤川，把余下的七十多元錢全部留給了母親，並囑托姐姐經常到家看看，自己用了兩天多工夫，徒步二百八十來里路，趕到兗州乘火車回本溪。一回家，就馬上上班了。黨總支書記和同志們見了，都驚奇地問：

“老李，你怎么十來天就回來啦？”

李茂秀說：

“生產是一個人頂一項活，不用說不上班，就是晚來一會，也要影響生產的！”

1960年8月4日，本溪受到特大洪水襲擊，在這樣的日子里，李茂秀這年近半百的老人，不上班也不会有人責怪他的，但他還是一天沒歇，雨里來、水里去的照常上班。

這天，大雨傾盆，洪水暴漲，許多房舍都被淹沒在水里，家具什物給洪水沖走了。李茂秀的家也上了水，鄉里鄰居都紛紛從家里往山上搶搬東西。李茂秀把孩子送到山上一個老鄉家安置好，就要往礦上走。妻子一看急了，忙說：

“看你，這時候你還走，家里東西……”

“家里這東西算得了啥！”李茂秀雙手一摟，圈了個電滾大小的圓圈說，“礦里這麼大點東西（電滾），就比家里這些玩藝兒值錢。”

接着，李茂秀又把家里的事向妻子、大兒子囑咐一番后，自己就打着傘走了。李茂秀走到太子河大橋的時候，

河两岸人声喧嚷，来往奔跑，人们正在紧忙着抢救，打捞河里的东西。忽然，狂风大作，顿时，瓢泼样的大雨，浇淋到身上。李茂秀没顾这些，趟着过膝的水道直往矿上走，被水从山上冲下的石头直绊脚，高一脚低一步，一步比一步难走，但他还是坚持走到矿上。同志们看他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就说：

“老李啊，你年岁大，身板软，还是串个班歇歇吧！”

但李茂秀那肯呀，他看了眼泡在水里的矿区，正在抢救矿山的人群，回答说：

“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歇，要和大家一起保护矿井。”

说着，身子一闪，就钻进抢救矿山的人群里去了。

十二年，漫长的十二年！李茂秀就是这样：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爱矿如家，处处以生产为重，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凡是经李茂秀手安置起来的机械设备，很少发生运转失灵等现象；更没有因为旷工、迟到、早退使准备工作不及时而影响采煤工人的生产。因此，有力地保证了采煤工人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所以，工人们都纷纷说：

“能有李茂秀为我们打前哨，完成任务就有了依靠！”

“在我们的成绩里，也有准备工人和李茂秀的一份力量啊！”

雪花纷飞，炮竹、锣鼓齐鸣，1962年的春节到了！

在这合家团聚、万民欢腾的古老的节日里，矿工们和往常一样，为了供给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更多、更好的煤炭，日夜战斗在矿坑底层。老工人李茂秀更是辛勤，每天在晨星稀疏、路上行人还很少的时候，就迎着西北风，踏着太子河的冰层及时赶到班上，和伙伴们把溜子铺得更加平直，进一

步提高棚子的規格質量，把大杠、电动机綁好挪穩，把掌子打得更牢固，处处注意安全，給采煤工人創造有利的生产条件。工人們都众口同声地称贊說：

“李茂秀真是人在矿井，心在矿井啊！”

七 幸福的生活

(一) 愉快的劳动

清晨，矿山奏起大跃进的晨曲，朝霞迎接着上工的人群，三三两两的矿工，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飘过来一阵一阵爽朗的笑声。他们一面谈着怎样突破当天的跃进指标，一面走进更衣室，换上工作服，领到了安全帽、安全灯、靴子、手套等，然后走向坑口，坐着人车下井。人车上还安装着老工人赵金昌发明的安全钩。有了这个东西，就是绞车的绳子断了，车上的人也可以自动煞车，连万一的危险都可以避免了。

坑口有一台扇风机，不断地向坑道内输送大量的新鲜空气。到了冬季，还要把外面的冷空气加热送到井下；在井下，还安有一万多米长的洒水管，进行防尘，保障工人身体的健康。

可是旧社会的煤矿工人，他们不仅是在饥饿，而且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数不清的死神在跟踪他们。当年的本溪煤矿，由于长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这些强盗只知道追逐金钱、利润，根本不顧工人的死活，因

此，安全設備極其簡陋，大小事故層出不窮。日本帝國主義所掠奪的每一塊煤，都浸透着工人們的鮮血，他們燒的不是本溪的煤炭，而是本溪礦工的血肉！

解放以後，工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不但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且安全生產也被提到第一位。幾年來，礦黨委在生產中堅決貫徹了黨的“安全為了生產，生產必須安全”的方針，制訂了一系列改善勞動條件、增設安全設備的措施，組成了一個嚴密的安全網。在機械運轉設備上，都安設有防爆開關和安全保護裝置，這些新設備的安裝，徹底改變了井下面貌，使礦工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證。在掌子裡，采煤不再用手鑿一鑿一鑿地去刨，而是放炮後，用沖鋒槍一樣的风鑿去采。刮板運輸機或皮帶運輸機（統稱為溜子）代替了繁重的人力運煤工作，采下來的煤塊順着溜子運裝上煤車，或先運送到儲煤倉裡，然後再裝車運往洗煤廠。

工人結束了一天緊張而愉快的勞動，升坑後，就可以到礦工浴池輕鬆地洗個澡，再在太陽燈下增補一番人造紫外線；然後，換上自己心愛的服裝，到“柳塘工人食堂”就餐。

這個食堂不但以衛生、便宜、飯菜多樣，深受工人們的贊許，而且在1958年生產大躍進中，又把保健飯送到礦井下，有力地支援了生產。

每當傍晚，落日的余輝映紅了礦山，山路上三三兩兩的礦工們，帶着勞動後的歡悅，說說笑笑地走回自己幸福的家。

自從1957年下半年開展整風運動以後，隨着人們社會主義覺悟的空前提高，生產熱情的高漲，出現了一個安全生產的新高潮。在各項工作大躍進的同時，在礦黨委領導下，全體

职工贯彻执行了党的“安全为了生产，生产为了安全”的方针，因此，本溪煤矿人身事故基本消灭了，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煤，闪闪发光的乌金，每天都要象滔滔的江水一样，从这里流向炼焦厂、炼钢厂……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散发着光和热。

是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里，劳动已经不再是人们的负担，而变成一种愉快而豪迈的事业了。

劳动创造了幸福，幸福的歌儿永远唱不完。

(二) 文化还家

1958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深入开展，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运动，也象春风一样来到了，于是这座古老的本溪煤矿，就显得更加茁壮、年轻起来了。

每当太阳刚刚露头的时候，你会听到从柳荫下、房檐下、坑内、马路上，不断地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三五成群的矿工，人手一册《速成识字读本》，在念着、背诵着，还不时地在地上画几笔。其中有一位年近半百的老矿工，最引人注目：他神采奕奕地踱来踱去，嘴里反复叨念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好象背格言一样，很怕漏掉一个字。这时一队小红领巾，抬着块小黑板走来，其中的一个小女孩走上前去，规规矩矩地打了个队礼，用清脆的声音说：“伯伯！您认得这行字念什么吗？”老矿工抬头一看，原来是识字监督岗的红领巾，来帮助学文化来了，就笑呵呵地对着黑板端详了一番说：“毛——主——席”。小红领巾们一齐说：“对了！”这一句类似夸奖的赞语，把他说得眉

开眼笑，笑得他滿臉皺紋都舒平了許多，心中有說不尽的快乐。他立即編了四句順口溜：

社会主义好，
毛主席来领导，
生产大跃进，
文化要学好。

老矿工半扭半唱地作了这段精采的表演，道出了内心学文化的喜悦，逗得一群小紅領巾“咯咯”地笑起来。

上面看到的是本溪煤矿在大鬧文化革命时的一个小景。那位勤学苦练的老矿工，就是扫盲运动中的学习积极分子老何。提起老何学文化的劲头为什么这样大，在二区的矿工中，流傳着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

大跃进一开始，轟轟烈烈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就在全矿开展起来了。献計的献計，出策的出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何也深深为大跃进的热情所激动，积极投入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洪流中，刻苦钻研，改造工具。可是由于不識字，就带来了很大困难。画也画不出来，記也不会記，想到后边，前边就忘記了，憋得他滿头大汗，干着急也沒办法。后来，只好求人把改革工具的方案写在紙上，放在宿舍方桌的茶盘下，准备第二天一早就送到技术革新办公室去。正好同宿舍的老陈，这天求别人写了封家信，也压到老何放方案的地方。

老何一夜沒有睡好，一大早，別人還沒起来，他就穿好衣服，拿了他的革新“方案”，跑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办公

室。因为来得太早，办公室的人还没有来，他就把“方案”投进门前的建议箱里，满意地走了。后来，办公室的同志整理意见，发现了一封家信，一时也摸不着头脑，直到看完下面的名字，才慢慢体会出其中的奥妙。于是就把老陈找到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给老婆的‘建议书’，怎么也送到我们这来了？”说得屋里的人都笑了。老陈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弄得莫名其妙，说不上葫蘆里卖的什么药。不一会儿，老何也来了，他本想问一问他提的“方案”合不合适，这才真相大白。原来那天早晨，老何把老陈的家信当作方案，给投进建议箱里边；老陈也就把桌上老何放的方案当作家信邮走了。从闹出这场笑话以后，老何深深感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便如飢似渴地学起文化来。

这一段引人深思的故事，告诉我们，广大矿工是多么渴望学习文化，迫切要求摆脱“睁眼睛”的痛苦。

文化本来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但旧社会矿工在三大敌人残酷压榨下，被人视为“窑黑子”，終年过着飢寒交迫、血泪交流的生活，哪还有条件进学校读书识字呢！所以，那个时候，全矿有90%以上的矿工，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解放后，党给矿工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几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不断提高，广大工人也有了学文化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到来，许多工人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更加感到没有文化的苦恼。有的工人说：“我连图纸都不认识，哪里能搞什么革新创造！”五区老工人李陵，因为不认识字，在修理工具时，只好在墙上画“正”字，代表修理五把镐，但往往无意中被人擦掉。采购员林守之，在外面采购时，因为不会开条，还

得跑回办公室求人給写，給工作带来了許多困难，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束縛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創造性。同时，人們更清楚地知道，要建設社会主义与实现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沒有文化是不行的。这充分反映了广大工人迫不及待地要求摘掉文盲帽子，做文化主人的强烈願望。

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需要，滿足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的要求，全矿从1958年4月开始了扫盲。在矿党委领导下，書記亲自挂帅，成立了扫盲委员会。各区組織也都相应地迅速建立了扫盲机构，又实行了車間办学，訂立师徒合同，包教保学，把文化送上門。群众情緒沸騰，学习勁头更加高漲，形成了有文化的教，沒文化的学，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包教保学，有空就学的学习空气。

机电工人張希勤，在坑下利用休息時間練習写字，把墙壁、車皮上，到处都写滿了粉笔字。他回到家里还向在初中念书的女儿学习。鬢发斑白的老矿工刘秀坤，虽然已过了退休年龄，也不甘心落在年輕人后面。因为他年岁大，学起来有很多困难，眼睛不好使唤，看不清黑板的字，写起字来手还不住地发抖，有些爱开玩笑的人逗他說：“你这么大年紀了，还学习个啥勁？”他說：“过去咱不識字，象个瞎子似的，現在毛主席叫咱們学文化，怎么还能不好好学呢？”所以，他每天学习都来得很早，总是坐在第一排凳上；回家后，戴上老花鏡，伏在桌上，象描花样一样，一笔一划地耐心写字，一張紙几个字就被他写滿了。写完了，总是拿起来端詳一番，然后，再細心保存起来……每当老师发下練習本，看到自己得到了五分，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就高兴得象孩

子一样。他常对人說：“別看我老了，戴上花鏡可比年輕那陣亮多了。”

在矿党委的领导下，由于矿工們的努力，使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因此，被評为本溪市扫盲先进单位，荣获“扫盲冠軍”的光荣称号。經過扫盲学习的矿工，有的达到高小水平，有的还达到了初中水平。

当这些矿工摘掉文盲帽子，拿到“脫盲証”的时候，每个人都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紛紛写詩、写信来感謝党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一位工人在詩里写道：

旧社会，当牛馬，
哪有心思学文化，
成天干活累断腰，
人家罵咱睁眼瞎。

新社会，当了家，
干完活儿学文化，
只因来了共产党，
再也不当睁眼瞎。

(三) 幸福生活

在北京人大会議的小組会上，一个青年小伙子的发言，引起代表們极大的兴趣。他那紅潤的臉膛，由于过分的兴奋和激动，显得更加丰满結实，閃着光亮。說起話来虽然不太流暢，但句句都是心里的話語，声音高昂宏亮：“我是一个

矿工。十五岁那年，由山东黄县来到本溪。十七岁进了本溪煤矿当小工，苦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皮鞭、棍棒、打骂和侮辱……解放了，工人当了家。党又培养我入了党。在生产上作出点成绩，人民又选我做代表，叫我到北京开会。我连做梦也不敢想，一个旧社会的‘臭煤黑子’，能够坐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旁，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看看现在，矿工的地位变化得多大啊！”说着，说着，激动和幸福的泪水淌了下来。

这就是新中国的一名普通矿工，本溪煤矿著名劳动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党员王恒成同志。他曾先后八次见到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出国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到过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兄弟国家。

王恒成的话，道出了全体矿工所要说的话；王恒成的心情，表达了矿工们共同的心情，本溪煤矿工人们都以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只要看看今天矿工的生活，那么，这是不难理解的。解放后，矿工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斗倒了把头，翻了身，永远结束了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他们不但能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矿山，而且每年都有大批优秀的工人，被提升为矿里党、政、工、团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在实行了“两参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制度后，矿工更直接参加了生产管理，从而也更加增强了广大矿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除了管理矿山外，许多人还参与了国家政权的管理。每

年也还要选拔出一些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出席矿、市、省和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新中国的矿工，如此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这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发挥出无比强大作用的动力与源泉。

几年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广大职工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从1949年到1960年，平均一个采掘工人的年工资提高四倍多。除此以外，还有各种津贴、奖金、福利费用等等。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矿工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不但获得了很大改善，而且各项福利事业，也都有了迅速的发展。早在1949年就实行了劳保，1957年劳保资金就达三十六万六千多元。在生产中，不仅基本上杜绝了伤亡事故，同时对职工的生、老、病、残、死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

在柳塘的南山上，整齐地排列着一幢幢洁白的房屋，这就是本溪煤矿工人集体宿舍。里面雪白的墙壁上，张贴着一些彩色的图画，整洁的被褥铺迭在南北炕上，桌子上放着热水瓶和茶具，还有各种书报、杂志……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屋里，就显得分外明亮。每当春夏百花盛开的时候，山野里就会送来阵阵幽香……

当矿工们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回到这舒适的宿舍里，休息、下棋、学文化、打球，或到俱乐部去看电影……总之，幸福的夜晚，给矿工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欢乐。

为了让集体宿舍的矿工生活得更好，矿党委还专有一名副书记抓宿舍工作，在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政科确定专人管理宿舍，工会确定由俱乐部负责组织宿舍文娱活动。如经常举行时事测验、扑克赛、赛诗会、故事会、说书会、球赛等等。宿舍服务员除了打扫、收拾房屋外，还为矿工们拆

洗、縫补衣服、被褥，办理汇款、领邮包、换粮票等事項，把工人生活事务性的負担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之，矿工們都說：

“咱們的宿舍，比家还好。”

在日寇、国民党統治时期，资本家、把头中飽私囊，工人架着皮鞭、棍棒干活，有誰来关心矿工們的生活啊！

在矿工俱乐部东面的山下，是工人家屬住宅区，走下山；第一栋房子就是老矿工高振海的家。高振海是个七級采煤工，每月收入一百多元，一家四口，过着幸福的生活。两个孩子也都上学了，大孩子在本溪煤矿技术学校学习，二孩子在煤矿工人子弟小学讀書。他的屋里清洁干淨，家具陈設布置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上，高挂着毛主席象，象下的方桌上，摆着一台收音机，靠墙角还有一台縫紉机……看到这些誰会相信，这是二十年前，披着洋灰袋子的高振海的家呢！可是，事实是最雄辯的，这里还是讓主人告訴你他那段悲痛的經歷吧：

“那是1937年2月，全家为生活所迫，被把头从河南驅到本溪煤矿。半路上，母亲就在‘悶罐’里給折磨死了。过了几天，那不满周岁的弟弟也眼巴巴地餓死了，只剩下父亲領着我哭哭啼啼到了本溪。从此，便象进了鬼門关，整天挨打受罵地干活，很快父亲染上矽肺病，但把头还照样逼着下井。有一次，正是腊八月，冷风刺骨，看看父亲那越来越枯黄的臉，我不忍讓他一个人去，就披上洋灰袋子，在前边給父亲拿着矿灯引路。可是，因为連餓带冷，走着走着，父亲就跌在地上了。我忙上前去把父亲扶起来，他勉强坐起来，摸摸我的肩膀，‘唉’地叹了一口气，就抱头痛哭起来……后

来，在1942年瓦斯大爆炸时，终于夺去了他老人家的生命，结果连个尸首也没找到……”

说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他顺手拉过扶在床上的小儿子，抚摸着他的头说：

“咱们今天这幸福的生活，是党和毛主席给带来的啊！”

正是这样，老矿工高振海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他也懂得今天的苦，是为了明天的甜，苦尽甘来。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社会主义早日建成，他克勤克俭，精打细算，除了必需的日常开支外，每月发薪后，把多余的錢全部存到储蓄所里，支援国家建设。

十几年来，本溪煤矿工人的生活逐渐提高了，这里我们看到的仅是许许多多普通矿工家庭中的一家而已。

谈到今天矿工的幸福生活，人们少不了要看看那些在养老院里度晚年的老人，和托儿所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今天却同样生活在新时代的幸福之中。

在南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坦的广场和几幢白墙红瓦的平房，四周是天蓝色的木格围墙。广场上，有儿童用的木马转盘、滑梯、秋千。室内粉刷得雪白，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屋里格外亮堂。靠墙是一排排整齐的小床和摇篮。在光滑的地板上，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摆弄着积木、小兔、洋娃娃、皮球和小铃当；稍大一点的，随着阿姨的琴声，学唱歌，跳着轻快的舞蹈。这群祖国的花朵——矿工的孩子，就是这样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大花园里，使他们从小就懂得集体、友谊、文明和礼貌；懂得热爱劳动、热爱毛主席，使孩子的

爸爸和媽媽每天都能无忧无虑地安心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設
献出全部力量。

在工人家屬住宅区南面的山上，挺立着四栋白房，那就是本溪煤矿工人养老院。这是在1952年7月1日，党为了照顧无家可归的老人修建的。現在全矿有五百多名退休的老矿工，其中有五十六名在这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里环境优美、清雅，是一个适于老人养老的胜地。养老工人的生活，是經過民主选举，由他們自己組成管理委员会，来料理一切事务。此外，矿里还派了許多最好的工作人員，专门为他們服务。养老工人按工龄的长短，每人每月可領到三十至七十元的养老金，除了每月担負十几元的伙食費外，其余都由个人支配。他們的生活比普通矿工还要好。吃完了飯，有的人打开收音机，听一出戏，有的坐下来“将一軍”，有时矿工的孩子們、学校里的紅領巾也到这里来，帮老爷爷們干零活、栽花、种树……圍前圍后地請老爷爷講故事。每逢节日，矿里的领导都要来看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感到幸福啊！

可是，在旧社会里，矿工到了晚年，从何处能找到他們的归宿呢？他們不是被榨尽最后一滴膏血，被活活地累死，就是被逐出矿山，流浪在大街上討飯，最后餓死、冻死在荒野。

老工人姜清林，就是在1942年瓦斯大爆炸中，僥幸脫險的九个人中的一个。他常常激动地說：“我当了多半輩子的牛馬，不知道末了喂狼还是喂狗？共产党来了才救了我，又把我送上了人間天堂。”愉快的生活，幸福的晚年，他們怎能不由衷地感謝党和毛主席呢！

上面的一切証明，矿工們的生活，和旧社会比較起来，真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矿工們并不满足于这种幸福生活，他們都知道，这种新的生活，还仅仅是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一个开端，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还需要我們亲自去締造。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因此，更加需要发揚发憤图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建成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我們相信，在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这座英雄的矿山，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会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創造出更出色的成績！

后 記

《紅色的矿山》一书，是我們在党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指导下，在中共辽宁大学历史系党总支的领导下，走出課堂，到社会实际中去学习的成果。1960年2月，我們到本溪煤矿进行矿史調查，参加調查的同志有：潘喜廷、刘志芳、魏增力、宋代恩、金桂芬、袁树勋、高振多等七名同学。在調查訪問期間，曾得到中共本溪市委宣傳部、中共本溪矿务局党委、中共本溪煤矿党委等单位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使我們工作进行得非常順利。回到学校后，由潘喜廷、魏福祥、刘荣森三名同学，組成了編写小組，进行編写。当时，由于時間短促，資料不全，又缺少編写經驗，因此，在編写过程中，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大家的信心不足。后来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党、政领导同志大力支持和鼓励之下，特别是在历史系苑士兴主任亲自指导下，我們終于写成了初稿。

初稿完成后，最后又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补充，才算完成了这部历史的編写工作。这本书虽然是由我們几个人执笔，其实它就是一部集体的創作。因此，我們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再一次表示对帮助和支持我們的同志致謝！

在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階級教育，使我們加强了对旧社会階級压迫的憎恨，加深了对新社会的热爱，从而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觉悟。但由于我們水平的限制，又缺乏实际工作的經驗，史料搜集的仍感不足，挂一漏万，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关心我們的同志和广大讀者，提出批評指正。

編 写 者

1962年7月31日

